暮光之城-新月（下）

13章　凶手

我开车前往拉普西，路旁是茂密的森林。我摇摇头，暗自思考，如果不是雅各布，把

该多好啊。
我仍不确定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但我还有理由去见见他。
我不能饶恕雅各布和他的朋友的所作所为。现在我终于明白他昨晚说的话——

也许再也不想见他——我可以像他说的那样打个电话，但那是胆小鬼的行为。至少，

我欠他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我要当面对他说我不会对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我不可能

和杀人凶手交朋友、放任他们胡作非为、让杀人案无休止地发生.....不然，我同残忍

的怪兽又有什么两样?
但是，我不可能不去警告他，我要尽我所能地保护他。
我在布莱克家门口停住车，紧紧地抿着双唇。我最好的朋友是狼人，这已经让人

无法接受，难道他就不能做个善良的狼人吗?
屋子里漆黑一片，没有灯光，但我不在乎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我怒气冲冲地用

拳头捶打着大门，声音在屋子里回响。
“进来。”一分钟后我听到比利的喊声，里面亮起一盏灯。

暮光之城-新月（下）

我转动门把，门没锁。比利没有坐在轮椅上，而是倚靠在厨房的门口，肩上搭着一条

浴巾，他看到进来的人是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但很快恢复了平常的漠然。
“早上好，贝拉，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嘿，比利，我要和杰克谈谈——他在哪儿？”
“恩......我不知道。”他显然在撒谎。
“你知道查理今天早上去干吗了吗？”我为他的遮遮掩掩感到恼怒。
“我怎么知道？”
“他和镇上一半的男人都到森林里去了，带着枪，去抓那群巨狼。”比利的脸上闪过短暂的讶异。
比利撅着嘴，过了好久才说：“我想他还在睡觉。”他朝狭窄的走廊点点头，“

最近今天他都很晚才回来，这孩子需要休息——也许你不应该叫醒他。”
“轮到我打扰他休息了。”我嘟囔道，怒冲冲地朝走廊走去，比利叹了口气。
雅各布的卧室是个狭小的储藏室，是一码长的走廊上唯一的房间。我没敲门，狠狠地

将门推开，房门撞到墙上发出砰的响声。
雅各布还穿着昨晚那套黑色的运动服——斜躺在双人床上。这张床占据了房间的

大部分空间，床边和墙壁之间留着一点空隙。尽管他是斜躺着，但床还是不够长，他

的头和脚都撑到了床外。。他睡得正熟，张着嘴巴，微微地打鼾，根本没听到房门撞

击墙壁的声响。
他的脸在沉睡中显得特别平静，愤怒时显出来的皱纹没有了。我从没注意到他

的眼睛下有黑眼圈。虽然他身材高大魁梧，但现在看上去很年幼、很疲倦，我的心一

下子软下来。我退了出来，轻轻地关上身后的房门。
比利好奇而警惕地盯着我走回到客厅。

“我还是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
比利点点头，我们注视着前方，我很想质问他在整件事中承担的责任，他对儿子的变

化有什么想法呢？但是，我知道他从一开始就站在山姆那边，对于杀人犯他一定也不

以为然，我无法想象他如何能够坦然面对这件事。
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但是他也没有吱声。
　　“好吧，”我打破了沉默，“我到海滩去待一会儿。如果他醒了，告诉他我在等他

，好吗？”
“当然，当然。”比利满口答应。
　我对他的回答表示怀疑。管他呢，如果他不告诉雅各布，我就再来一趟这里。
　　我把车开到第一海滩，停在空无一人的泥地上。天还是灰蒙蒙的——阴天天亮前

的阴郁——我关了车灯，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四周的黑暗，在杂

草丛生的荒地上寻找道路。海滩边很冷，海风一阵阵刮过来，我把手塞进外套口袋，

所幸的是雨已经停了。
　　我沿着海滩向北面的海堤走去。我望不见圣詹姆斯和其他岛屿，只能隐隐约约地

看到海上的波浪。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岩石，生怕被浮木绊倒。
　　　终于到了，我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寻找这个地方。在不远处的昏暗之中，它朦胧可

见：一棵高大、灰白的浮木深深插入岩石地中，朝向大海的树根纠结在一起，好像无

数脆弱的触角。我不确定这就是雅各布和我第一次交谈的地方——从那次谈话以后，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错综复杂——但是，大概就是在这附近。我在

我曾经坐过的地方坐下，望着若隐若现的大海。
回想起雅各布的模样——熟睡时无辜、柔弱的模样——我的憎恶和愤怒全都烟

消云散了。我不能像比利一样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但我也不能将所有的过错都怪

罪到雅各布身上。爱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在乎一个人，就没有办法理性地对待他

的所作所为。不管雅各布有没有杀人，他始终都是我的朋友，我自己也不清楚应该如

何是好。
一想到他安然沉睡的样子，我就有一股要保护他的强烈冲动，我就完全失去理性。
不管理性与否，我完全沉浸在对他的回忆之中，也许想着他那张安宁的脸庞，就能想

出庇护他的法子。天这时渐渐亮起来。
“嗨，贝拉。”
灰暗中传来雅各布的声音，我吓了一跳。他的声音温柔，甚至带有一丝羞怯，但

他靠进时没发出一点声响，着实吓坏了我。借着日出前的光亮，我看见了他的轮廓—

—高达壮实。
“杰克？”
他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紧张地交替着双脚站立。
“比利告诉我你去过家里——没花你多长时间，对吗？我就知道你会猜出来的。”
“是的，我记起来了。”我轻声说道。
我们沉默了许久，尽管四周很暗，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我觉得他似乎在仔细观察

着我的脸色。我感到浑身不自在，针刺般的难受。他一定是看清楚了我的表情，因为

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变得尖酸。

“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他粗鲁地说道。
我点点头：“我知道。”
雅各布朝我走过来。我竖起耳朵听他的动静，在海浪声下，只微微听见他轻触岩

石地的脚步声。而刚才我走过的时候，岩石地就像响板一样嘎嗒作响。
“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他问道，没有停下怒冲冲的脚步。
“我想，面对面地谈谈会更好。”
他哼了一声：“好得多。”
“雅各布，我得警告你......”
“关于护林员还有那些狩猎人？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知道了。”
“不用担心？”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杰克，他们有枪！他们设了陷阱，还提供了

奖金，还......”
“我们能照顾好自己，”他愤愤地说，仍朝我走着，“他们什么也抓不到，他们只会

让事情越来越糟——不久，他们自己也会失踪。”
“杰克！”我叫道。
“怎么了，这只是事实。”
强烈的憎恶又涌上心头，我冷冷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想？你认识这些人，

查理也在其中！”一想到这一点，我的胃里就一阵不舒服。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我们还能做什么？”他反问道。
太阳出来了，我们头顶的云彩被染成了粉色的彩带。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

他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失落，似乎遭人背叛。
“你能不能.....不要做.....狼人？”我低声地试探道。
我抬起一只手，“我别无选择！”他说道，“既然你担心人们失踪，我不做狼人就能

解决问题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怒视着我。眯着眼睛，大声吼道：“你知道是什么让我愤怒到恨不得破口大骂

吗？”

我被他充满敌意的样子怔住了。他似乎在等我的答案，我摇了摇头。
“你真是个伪君子，贝拉——你坐在那里，被我吓倒！这样公平吗？”他的手抖得厉

害。
“伪君子？！我被怪兽吓倒，这也算伪君子？”
“啊！”他痛苦地呻吟着，颤抖的双拳使劲按住太阳穴，眼睛紧紧地闭着，“听听你

自己说的话吧！”
“什么？”
　　他朝我走了两步，俯下身子，恶狠狠地盯着我。“好吧，抱歉，我不是那种适合

你的怪物，贝拉。我没有吸血鬼那么伟大，对吗？”
我跳了起来，同样愤怒地盯着他。“对，你没有他们伟大！”我嚷道，“不是因为你

是什么，笨蛋，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咆哮着，气得浑身发抖。
爱德华的声音这时候突然出现，我惊讶不已，“千万小心，贝拉，”他温柔地提醒我

，“不要逼迫他，你得让他冷静下来。”（心电感应啊——撒花——）
即使是他的话，在今天也同样让人费解。
但我还是照他说的话做了，我会为了这个声音做任何事情。
“雅各布，”我恳求道，语气温柔、平和，“真的非得杀人吗，雅各布？就没有别的

什么方法？我是说，如果吸血鬼可以不杀人而活下来，你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他突然直起身子，我的话仿佛电击令他一震。他扬起眉毛，眼睛瞪得圆圆的。
“杀人？”他问道。
“你认为我们在谈什么呢？”
他不再颤抖，用解脱之后满怀希望的眼神看着我：“我以为，我们在谈你对狼人的憎

恶。”
“不，杰克，不。不是因为你是一匹……狼。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向他承诺，

这句话完全发自肺腑。我的确不在乎他会变成一匹巨狼——他仍然是雅各布。“如果

你可以不再伤人......这是让我心烦的事。他们都是无辜的人，杰克，像查理这样的

人，我也无法忍受他们抓捕你.....”
“仅仅是因为这样？真的吗？”他打断了我的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你只是因

为我是杀人凶手而害怕？仅此而已？”
“难道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
他笑出声来。
“雅各布?布莱克，这件事并不可笑！！”
“当然，当然。”他赞同道，还是咯咯笑着。
他朝前跨了一大步，把我紧紧地揽入怀中。
“你真的一点儿也不介意我会变成一匹巨狼？”他在我耳边问道，声音中充满欣喜。
“不介意，”我喘着粗气说，“呼吸——困难——杰克！！”
他松开胳膊，握住了我的双手：“我不是凶手，贝拉。”
我盯着他的脸，看得出他说的是实话，我立刻松了一口气。
“真的吗？”我问道。
“真的。”他严肃地回答。
我张开双臂搂住了他。这让我想起了第一次骑摩托车的那一天——他比那时更加高大

，我觉得自己此刻比当时更像个小孩子。
他像从前一样轻抚我的头发。
“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叫你伪君子。”他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叫你杀人犯。”
他笑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推开他，盯着他的脸，焦急地皱着眉头，“那山姆呢？还有

其他人？”
他摇了摇头，如释重负般笑着：“当然不是，记得我们怎么称呼自己吗？”
往事历历在目——我正在回忆那斓男 埃骸氨；ぁ撸俊?
“没错。”

“但是我不明白，森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失踪的游人，还有血迹？”
他的脸色立马变得严肃、焦虑：“我们在尽力完成我们的使命，贝拉。我们设法保护

他们，但是每次都迟了一步。”
“为什么要保护他们？难道森林里真的有熊吗？”
“贝拉，亲爱的，我们对抗的目标只有一个——我们唯一的敌人，这是我们存在于世

界上的原因——因为他们也存在。”
“劳伦特，”我轻声说，“他还在这里。”
雅各布眨了眨眼，把头歪向一边：“谁是劳伦特？”
我理了理纷乱的头绪，回答道：“你知道的——你在草地上见过他，你当时在场.....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你当时在场，保护我不被他伤害.....”
“哦，是那个黑头发的吸血鬼吗？”他咧嘴一笑，笑容里带着一丝凶恶，“那是他的

名字？”
我浑身一抖。“你不害怕吗？”我低语道，“他很可能要你的命！杰克，你不知当时

有多危险.....“
他又笑着打断我的话：“贝拉，一个吸血鬼势单力薄，根本不是我们这么一大群狼人

的对手。一切易如反掌，我们都还没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呢！”
“什么事情易如反掌？”
“杀死了那个想要杀死你的吸血鬼。我认为这算不上是杀人案，”他马上补充道，“

吸血鬼压根不是人。”
我简直说不出话：“你......杀了......劳伦特？”
他点点头、“对啊，其实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他更正道。
“劳伦特死了？”我自言自语道。
他变了脸色：“你不会是为了他的死伤心吧？他当时想杀了你——他确实想杀你，贝

拉，我们对此确信无疑才会袭击他。你知道的，对吗？”
“我知道。不是，我不是伤心——我是......”我实在站不住了，向后退了一步，小

腿碰到了浮木，一下子倒坐在上面，“劳伦特死了，他再也不会来找我。”
“你疯了吗？难道他也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我抬起头盯着他，感到一阵眩晕，但内心充满了被解救后的欣喜

，我开始有些语无伦次，眼睛渐渐湿润，“不是，杰克，我太......太高兴了。我以

为他会找到我——每天夜里我都担心他会来找我，我只希望他放过查理。我真的很害

怕，雅各布.....但是，怎么可能？他是个吸血鬼！你们怎么可能杀死他？他那么强壮

，那么坚硬，像顽石一样......”
他在我身边坐下，结实的手臂温柔地搂着我：“这是我们的使命，贝尔，我们也

很强壮。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你的恐惧，其实你没必要感到害怕。”
“那段时间我找不到你。”我陷入沉思中。
“哦，是的。”
“等等，杰克——我以为你知道我的害怕。昨天晚上，你说在我的房间不安全。我以

为你知道吸血鬼有可能来找我，难道你指的不是这件事？”
他露出疑惑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埋下脑袋：“不是，不是这件事。”
他充满愧疚地看着我：“不安全的那个人不是指我，而是指你。”
“什么意思？”
他眼睛望着地上，脚踢着旁边的岩石：“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是有许多原因的，贝

拉。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们的秘密，这是其一。另外，我和你在一起对你来说非常危险

。如果我太生气.....太烦乱......也许会伤害到你。”

我仔细地想着他的话: “你生气的时候.....我朝你大吼大叫的时候......你的身子在

发抖.....”

“是的，”他又低下头，“我当时真是太傻了，我应该努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之前我还发誓，无论你对我说什么我都不能生气，可是......一想到我会失去你.....

一想到你不能接受我是......我就心烦意乱。”

“如果你太生气.......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轻声地问道。

“我会变成一匹狼。”他也轻声地回答道。

“你们不是在月圆的时候才会变成狼吗？”

他转了转眼珠。“好莱坞的电影不太现实。”他叹了口气，神情严肃，“你不用

这么紧张，贝尔，我们将会处理好一切。我们会特别留意查理还有其他人——不会让

他受到任何伤害。相信我。”

有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我早该察觉——但是我一直想象着雅各布和他的朋友们同劳伦

特进行殊死搏斗的情景，一点也没有留意——直到听到他的话里的将来时，我才如梦

初醒。

我们将会处理好一切！！

这一切都还没有完结。

“劳伦特死了。”我喘着粗气，全身冰凉。

“贝拉？”雅各布紧张地问道，轻抚我苍白的脸颊。

“如果劳伦特一个星期前.....死了.....那么现在行凶的一定另有其人。”

雅各布点点头，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们是一对。我们以为他的伴侣会来报仇

——传说中说，如果有人杀死了他们的伴侣，他们会非常生气——但是她躲躲闪闪，

不找我们寻仇。要是我们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事情会变得容易得

多。她不露痕迹，

总是在边缘地带活动，似乎在伺机突破我们的防守，进入某个地方——但是进入哪里

呢？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山姆认为她企图调虎离山，把我们分开，她就有机可

乘.....”
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模糊，仿佛来自一条深远的隧道，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楚，额

头上冒出粒粒汗珠，好像又染上了肠胃感冒一样难受。没错，就像染上了肠胃感冒。
我迅速地转过身，靠在树干上，发出声声呻吟。身体不断的抽搐。我因为惊吓过度而

感到一阵恶心，尽管胃里空无一物却仍想要呕吐。
维多利亚在这里。她在寻找我，她在森林里杀害无辜的人们，查理也在森林里.....
我感到头晕目眩。
雅各布伸手抓住我的肩膀——我就快倒在旁边的岩石上。我的脸颊感觉到他的温暖的

鼻息。“贝拉！怎么了？”
“维多利亚。”我喘着粗气，强忍住身体的抽搐和胃部的痉挛。
一听到这个名字，脑海里爱德华的声音开始愤怒的咆哮。
我的身体逐渐下沉，雅各布支撑着我。他拉着我坐到他腿上，将我耷拉的脑袋靠在

他肩膀上。他尽力让我保持平衡，不再左摇右晃，又伸手抚开我脸颊上被汗水浸湿的

头发。
“谁？”雅各布问道，“能听见我说话吗？贝拉？贝拉？”
“她不是劳伦特的伴侣，”我靠在他的肩膀无力地说道，“他们只是老朋友.....”
“想喝水吗？去看医生吧？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他惶恐地问道。
“我没有生病——我只是害怕。”我轻声地向他解释。害怕这个词似乎不足以形容我

此刻的感受。
雅各布轻柔地拍拍我的后背：“害怕维多利亚吗？”
我点点头，身子一抖。
“维多利亚是不是一个红头发的女人？”
我又是一阵颤抖，呜咽地说：“是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他的伴侣？”
“劳伦特告诉我詹姆斯是她的爱人。”我解释道，那只带着伤疤的手不自觉的抖动

一下。他用厚实的手掌稳稳的捧着我的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眼：“他还对你

说过什么，贝拉？这太重要了。你知道她想要什么吗？”
“当然知道，”我低语道，“她想要我。”
他突然睁大眼睛，然后又眯缝着眼问道：“为什么？”
“爱德华杀死了詹姆斯。”我轻声说，雅各布紧紧地抓着我，我根本不用去捂住

胸前的伤口——他强而有力的支撑就是我的止痛剂，“她确实.....非常生气。但是劳

伦特说，她觉得杀我比杀爱德华更公平。这叫以牙还牙，爱人换爱人。她不知道——

至今都不知道——我们......我们.....”我哽咽地说，“我们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关系

了，至少对于爱德华来说已经不是了。”
雅各布听得入神，脸上露出不同的表情：“就是这样一回事吗？卡伦一家是因为

这个理由而离开的吗？”
“毕竟我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解释道，虚弱地耸耸肩。
似乎有一阵低嚎——那是一种类似于人类咆哮时发出的声音——在雅各布的胸膛里回

荡：“那个白痴吸血鬼真是太愚蠢了......”
“不，”我伤心地说道，“不，别这样说。”
雅各布犹豫片刻，点点头。
“这件事太重要了，”他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这正是我们想

要知道的事情，我

们必须马上通知其他人。”
他站了起来，搀扶我站稳。他用双手搂着我的腰，保证我不会倒下。
“我没事。”我撒了谎。
他腾出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走吧。”
他扶着我向小卡车走去。
“我们去哪啊？”我问道。
“我还不确定，”他说道，“我会召集一个会议。嘿，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他

让我靠在小卡车边上，松开了我的手。
“你去哪里？”
“我很快就回来。：他承诺道，然后转过身，快速地穿过停车场，接着穿过马路，

窜进了路边的森林。他在树丛中轻快地穿梭，像只鹿一样敏捷、迅速。
“雅各布！”我扯着嗓子喊道，但他已经无影无踪。
这个时侯单独待在这种地方实在不是明智之举。雅各布刚刚消失在视线之处，我就感

到呼吸加速。我吃力地爬进车里，使劲按下车栓，但是一点安全感也没有。
维多利亚一直在找我。她没找到只不过是因为我运气好——运气好再加上五个年轻狼

人的保护，我喘着粗气。不管雅各布怎么安慰我，一想到他靠近维多利亚就让我毛骨

悚然，不管雅各布在愤怒时会变身成什么样子，我满脑都是维多利亚可怖的形象，野

蛮的脸，似火的发，杀人不眨眼，无人能匹敌.....
但是，雅各布说，劳伦特死了。这是真的吗？爱德华——我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曾告诉我杀死吸血鬼是件很难办到的事，只有另外一个吸血鬼才有这个能力，可杰

克却说狼人生来就是为完成这个使命......

他说他们会特别留意查理——应该相信狼人能保证我父亲的安全，但是，我怎么

可能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安全！特别是雅各布，如果他介入维多利亚和查理之

间......介入维多利亚和我之间。
我又感到一阵恶心。
车窗上突然响起急促的敲打声，我吓得尖叫起来——是雅各布，他回来了。我松

了口气，用颤抖的手指打开车门。
“你吓坏了，是吗？”他边问边钻进车里。
我点点头。
“别怕。我们会照看好你——还有查理，我发誓。”
“让你发现维多利亚比让她发现我更恐怖。”我轻声说。
他笑了起来：“你应该对我们充满信心，别太小瞧我们。”
我摇了摇头，凶狠残暴的吸血鬼我见得太多了。
“你刚才去哪里了？”我问道。
他撅起嘴，什么也不说。
“怎么了，难道是个秘密？”
他皱着眉头：“不是，但是听上去有些不同寻常，我不想吓着你。”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不同寻常的事情。”我想笑但却笑不出来。
雅各布轻松地冲我咧嘴一笑：“我想你也应该习以为常了。好吧，告诉你，我们

这些狼人变成狼以后，可以......听见对方。”
我疑惑地皱了皱眉。
“不是指听见对方的声音，”他继续说，“而且.....内心的想法——彼此都能听见—

—不管我们相隔多远。当我们追踪敌人时，这一点确实帮了不少忙，但在其他时候，

它却带来了不少麻烦。有时候真叫人难堪——连一点秘密都藏不住。不同寻常，是吗

？”
“昨天晚上，你说，虽然你不愿意告诉他们你见过我，但不得不向他们坦白。你当时

就是指得这回事，对吗？”
“你真聪明。”
“谢谢。”
“你竟然能够接受这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我以为说出来会让你害怕。”
“不会.....其实，你不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有这种特异功能的人，所以我并不觉

得奇怪。”
“真的吗？等待，你说的不会是那些视血如命的家伙吧？”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称呼他们。”
他笑了笑：“好吧，卡伦一家，可以吧？”
“不是.....只是爱德华而已。”我假装自然地抬起一只胳膊挡在胸前。
雅各布看上去有些吃惊——面露愠色：“我以为这些只不过是传说而已，我听说有些

吸血鬼拥有......特异功能，但我以前以为这些只不过是传说，并非事实。”
“如今还有什么传说不是事实呢？”我不太高兴地问他。
他皱了皱眉：“也许没有了吧。好了，我们去以前骑摩托车的地方和山姆还有其

他人碰头。”
我发动了小卡车，朝大路上开去。
“你刚才是不是变成一匹狼。为了和山姆说话？”我好奇地问道。雅各布点点头，显

得有点尴尬：“我只简短地说了几句——我试着不去想你，这样他们就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不然，山姆不会让我带你一起去。”
“他阻止不了我。”我始终没有摆脱坏蛋山姆的印象，一听到他的名字，我还是会感

到深恶痛绝。
“但是，他可以阻止我，”雅各布犹豫地说道，“还记得昨晚我说话时的吞吞吐吐吗

？还记得我多想实话实说却欲言又止吗？”
“记得，你看上去就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喉咙。”

他苦笑了一下："形容得真贴切。山姆告诉我任何事都不能对你说，他是......群狼

之首，是老大。当他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不能做什么事情——如果他决意已

定，那么，我们就必须照做。"
"真奇怪。"我咕哝道。
"非常奇怪，"他赞同道，"这就是狼群的习性。"
"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
"是啊，还有很多类似的规矩——狼群的习性，我仍在学习。我无法想象山姆是如何

独自度过难关的。即使有一群狼人陪在我身边，我都无法忍受其中的痛苦。"
"山姆是独自一人？"
"对，"雅各布压低声音，"第一次......变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

最.....恐怖。最可怕的事情——简直超乎我的想象，但我不是孤单一个人——我脑

子里有很多声音，它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应该怎么做。正是这样，我才不至于

惊慌失措。但是山姆....."
他摇了摇头，"没有人帮山姆。"
我脑海中对山姆的一贯印象渐渐转变。听着雅各布如此诉说，很难不动恻隐之心

。我不断提醒自己，没有理由再继续憎恶山姆。
"我和你一起去，他们不会生气吗？"我问道。
他扮了个鬼脸："也许会。"
"也许我不应该...."
"不，没关系，"他向我保证，"你知道许多能够帮助我们的事情，并不像其他人一

样一无所知。你像是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间谍或者什么，你曾经深入敌

人内部。"

我紧锁眉头。难道这就是雅各布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帮助他们战胜敌人的内

部消息？我不是间谍，我从没有刻意搜集过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是，他的话还是让我

感到自己像个叛徒。
可我希望他能消灭维多利亚，不是嘛？
不是。
我确实希望维多利亚被消灭掉，最好是在她折磨我至死之前，或者撞上查理之前

，或者杀害其他无辜者之前被消灭掉，但我不希望雅各布去追踪她、消灭她，我不希

望雅各布靠她太近。
“比如吸血鬼也会心灵感应这类事，”他继续说着，没有发现我正在陷入沉思，“

这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信息。那些传说竟然是事实，真让人沮丧，我们面临的问题更

加棘手了。嘿，你认为维多利亚也有特异功能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想了想，叹了口气，“如果有的话，他应该会提起。”
“他？哦，你是说爱德华——哎呀，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说起或者听到他的名

字。”
我轻轻地揉了揉肚子，尽量不去想胸前的阵痛：“不太喜欢。”
“对不起。”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雅各布？有时候，我觉得你似乎也能读着我的心思。”
“不，我只是比较留心而已。”
我们到了雅各布第一次教我骑摩托车的泥路上。
“停在这里？”我问道。
“可以，可以。”我开到路边，关掉发动机。
“你还是非常不开心，对吗?”他低声问道。
我点了点头，茫然地盯着阴郁的森林。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现在的生活比从前更好？”
我慢慢地吸了口气，然后缓缓地呼了出来：“没有。”

“因为他不是最适合.....”
“求你了，雅各布，”我打断了他。轻声地请求道，“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我受不

了。”
“好吧，”他深吸了口气，“抱歉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别自责了。能够找人诉说苦恼、分担心事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只是我的情况不

同。”
他点点头：“的确如此，向你保守秘密的那两个星期实在不好过。找不到任何人倾诉

，就像在地狱里受煎熬一样。”
“确实是煎熬。”我赞同道。
雅各布猛吸一口气：“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你确定吗？”他推开车门时我问道，“也许我不应该来这里。”
“他们会接受的，”他说道，接着咧嘴一笑，“你是不是害怕这群巨狼？”
“哈哈。”我笑了笑。我从车里下来，快速地绕过车头，紧挨在雅各布身边站

着。在草地上见到的巨型怪兽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我的双手同之前雅各布的手一样

颤抖不停，不同的是，我是因为恐惧而不是愤怒。
杰克握住我的手轻轻地捏着：“我们走吧。”

14章　家庭

我缩在雅各布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森林，等待其他狼人出现。当他们从树丛中大步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巨狼的形象深深刻在我

的脑海中，而眼前只是四个身材高大，上身赤裸的男孩儿。
我又一次联想的四胞胎兄弟。他们步伐整齐地走出森林，站在路的另一边。清一色的

红棕色皮肤下是一块块结实的肌肉，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如出

一辙。
他们行动时小心翼翼，一看到躲在雅各布身后的我，他们一下子全都变的怒气冲冲。
山姆仍是他们中最魁梧的一个，尽管雅各布就快要和他差不多了。山姆其实不算

是男孩儿，他看上去更成熟——倒不是指他脸上刻有岁月的痕迹，而是他的神色中带

有几分稳重和镇静。
“你都做了什么，雅各布？”他质问道。
其中一个人我没认出是谁——杰瑞德或者保罗——从山姆身边冒出来，没等雅各

布开口解释就嚷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守规矩，雅各布？”他喊道，抬起双臂举到空中，“你到底怎么想的?

难道她比一切都重要——比整个部族都重要吗?
比那些无辜的死者更重要吗？”
“她能帮助我们。”雅各布平静地说。
“帮助我们！”愤慨的男孩儿叫道，他的臂膀有些颤抖，“噢，太对了！我相信吸

血鬼的情人宁死都要帮助我们！”
“不许你这样说他！”雅各布被他的话激怒，也大声叫了起来。
那男孩儿像被电击中了一样，从肩膀顺着脊柱浑身抖动。
“保罗！放松！”山姆命令道。
保罗不停地摇着头，不是反抗山姆的命令，而是在努力使自己集中精

神。
“天哪，保罗，”另一个男孩儿——好像是杰瑞德——嘟哝道，“管好你自己。”
保罗朝杰瑞德扭过头去，愤怒地咬着嘴唇，接着，他又把视线转回到我这边。雅各布

向前走了一步，挡在我身前。
战争终于爆发了。
“好啊，你护着她！！”保罗狂吼道，身子跟着一颤，像痉挛一样抽搐着。他仰着头

，对着天空一声长啸。
“保罗！”山姆和雅各布同时叫道。
保罗像是要扑倒在地，身体剧烈地颤动，快要着地的时候，传来响亮的爆裂声，他变

身了。银灰色的软毛从他的身上冒出来，他的体形一下子比刚才增大了五倍多——变

成了一个巨大的蹲伏着的形状，似乎正准备一跃而起。
他的牙齿外面长出了狼的嘴鼻，又一声长啸从宽大的胸膛里咆哮而出，那双黑色

的杀气腾腾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就在这时，雅各布向道路另一边的怪兽狂奔过去。
“雅各布！”我尖叫出来。
雅各布浑身颤抖，他迅速地朝前跃起，头朝下俯冲过去。
又传来了一声刺耳的爆裂，雅各布也变身了。他的皮肤一寸寸裂开——黑色和白

色的衣服碎片散落在空中。他的转变太快了，似乎我眨眨眼就会错过这一切。前一秒

钟他还是奔跑着的雅各布，现在却变成了一匹巨大的红棕色的狼——我实在搞不清雅

各布的身体里怎么可能容下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他和那匹蹲伏着的灰狼相互对峙。
雅各布正面迎击另一个狼人的进攻，他们凶狠的嚎叫似雷鸣一样在森林里回荡。
黑色和白色的碎片——雅各布的撑破的衣服——飘落在他变身时的那

块地上。
“雅各布！“我又尖声叫着，琅琅牡?白呷ア?
“站在那儿别动，贝拉。”山姆命令道。在两只狼的搏斗下，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

什么。他们互相咬扯，锋利的牙齿直冲对方的颈项咬去。雅各布变成的那只狼似乎占

了上风——他比起另一只狼来更高大，看上去也更壮实。他不断用肩胛猛撞那只灰狼

，想把对手撞进森林里。
“带她去艾米丽那儿。”山姆朝另两个男孩儿叫道，他们正出神地看着眼前的搏斗

。雅各布成功地将灰狼推进森林，他们消失在树丛之中，但愤怒的咆哮声依然清晰。

山姆踢掉脚上的鞋，跟着他们跑了进去。奔入树林的那一刻，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咆哮和咬扯的声音逐渐远去，突然，所有杂声戛然而止，路上又恢复了平静。
一个男孩儿笑了起来。
我回过头盯着他——我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一下都不敢眨。
他好像是因为我脸上的表情发笑。“瞧瞧，这可不是你每天都能看到的好戏。”

他傻笑着。他的脸有些熟悉——比其他人更瘦削.....恩布里?卡勒。
“我能，”另一个男孩儿杰瑞德说道，“每天都能看到。”
“哦，保罗可不是每天都会发脾气，”恩布里笑着表示反对，“也许隔三差五吧

。”
杰瑞德从地上捡起一块白色的东西，递到恩布里面前，那东西从他手上软塌塌地

悬吊下来。
“完全撑破了，”杰瑞德说，“比利说过他再也买不起新鞋——看来雅各布从此要光

着脚了。”

“这里还幸存一只，”恩布里说道，捡起一只白色帆布运动鞋，“杰克可以单脚跳

着走路。”他边笑边补充道。

杰瑞德收拾着散落在地上的碎布：“拿上山姆的鞋，好吗？剩下的这些都扔进垃圾

箱。”

恩布里抓起鞋子，一路小跑进了森林，山姆刚才就是在那一带消失的。过了一会

儿，他跑了出来，手臂上搭着一条运动牛仔裤。杰瑞德拾起雅各布和保罗的碎衣服，

把它们揉成了团。突然间，他似乎意识到我还站在一旁。

他仔细打量着我。

“嘿，你不会昏倒或者呕吐吧？”他问道。

“我想不会。”我喘着粗气。

“你好像不大舒服，也许你应该坐下来。”

“好的。”我有气无力地说道。这是我今天上午第二次把头放在两个膝盖之间。

“杰克应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恩布里抱怨道。

“他不应该把女朋友牵扯进来，他想做什么呢？”

“咳，狼人的秘密被泄露了，”恩布里叹了口气，“你干的好事，杰克。”

我抬起头盯着这两个男孩儿，他们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你们难道不担

心他们吗？”我问道。

恩布里惊奇地眨了眨眼：“担心？为什么？”

“他们会伤害到对方！”

恩布里和杰瑞德哄然大笑。

“我希望恩布里咬他一口，”杰瑞德说，“给他点教训。”

我吓得脸色发白。

“那可不一定！”恩布里反对道，“你刚才没看见吗？就连山姆那不可能像杰克那样

飞跃起来。他看出保罗必败无疑，还击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不是吗？他有天赋。”

“可是保罗经验更丰富，我和你赌十美元，保罗赢。”

“就这么定了。杰克是个天才，保罗一点希望也没有。”

他们握了握手，怪笑着。
我想借他们轻松的谈话安慰自己，但是狼人搏斗时的残忍场面始终缠绕在我心头，空

荡荡的胃和昏沉沉的脑袋都疼得厉害。
“我们去艾米丽那儿吧，她肯定做了好吃的东西。”恩布里低头看着我，“不介意开

车过去吧？”
“没问题。”我慢吞吞地说。
杰瑞德翘起一边的眉毛，“还是你来开车吧，恩布里。她看上去像是要吐的样子。”
“好主意，钥匙在哪里？”恩布里问我。
“在点火开关上。”
恩布里拉开靠近副驾驶座位的车门。“进去吧。”他愉快地说道，一只手把我从地上

拉起来，塞进车里。他看了看车里剩下的空间，“你得坐在后面的拖车板上了。”他

对杰瑞德说道。
“没关系。我可不想坐在前面看着她吐，我会受不了的。”
“我赌她不会吐，她可是和吸血鬼待在一起的人。”
“五美元？”杰瑞德问道。
“一言为定。就要拿走你的钱了，我深感惭愧。”
恩布里上了车，发动引擎，杰瑞德也敏捷地跳上拖车板。刚关上车门，恩布里就悄声

对我说：“别吐，好吗？我刚赌了十美金，如果保罗真的咬了雅各布.....”
“好的。”我轻声地回答。
恩布里带着我们朝村庄开去。
“嘿，杰克为什么会违背禁令呢？”
“什么.....令？”
“恩，禁令，就是，不能散播我们的秘密。他怎么会对你说起呢？”
“哦，原来是这件事，”我说道，想起来雅各布昨晚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模样，“

他没有泄密，是我自己猜到的。”
恩布里撅起嘴，看上去有点儿吃惊：“恩，似乎有道理。”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问道。

“艾米丽家，他是山姆的女朋友....不，现在应该是未婚妻了。等山姆解决好那

两个小子的问题，等保罗和杰克找到新衣服穿上，如果保罗那家伙还有新衣服的话，

他们会到艾米丽家同我们会合。”
“艾米丽知不知道.....”
“知道，对了，别盯着她看，山姆会不高兴的。”
我朝他皱了皱眉：“我为什么要盯着她看？”
恩布里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你刚才也看到了，和狼人待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

”他很快转换了话题，“嘿，你不会在意我们把草地上那个黑发吸血鬼除掉吧？他看

上去不像是你的朋友，但是.....”恩布里耸了耸肩。
“不是，他不是我的朋友。”
“那太好了。我们不想惹任何麻烦，不想违反条约。”
“哦，是的，杰克很早以前向我提起过条约这回事，为什么杀死劳伦特就违反了条约

呢？”
“劳伦特，”他哼着鼻子重复道，好像觉得吸血鬼也有名字是件好玩的事，“我

们杀死他的时候其实是在卡伦家的地盘上。我们不可以在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上攻击别

人，至少不能攻击卡伦一家——除非是他们首先违反条约。我们不知道那个黑发吸血

鬼是不是他们家的亲戚或者别的什么。你好像认识他。”
“那他们怎么做算是违反了条约呢？”
“如果他们伤害了人类，就违反了条约，杰克可没那份耐心等着他先违约。”
“哦。谢谢，幸亏你们没有多等。”
“不用谢。”他略带自豪地说道。
恩布里开过大陆最东面的房子，转弯绕进一条狭窄的泥路。“你的卡车真慢。”他说

道。
“抱歉。”
泥路的尽头是一所小房子，房屋上灰色的油漆几乎脱落殆尽。褪了色的蓝色大门

旁有一扇窄窄的窗户，窗台下种了一排鲜艳的橘黄色金盏花，花给这个地方添了些明

亮的色彩。
恩布里推开车门，深深吸了口气：“恩，艾米丽在做饭。”
杰瑞德跳下车，朝大门走去。恩布里用一只手拦在他胸前，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清了清嗓子。
“我没带钱包。”杰瑞德说道。
“没关系，我不会忘记的。”
他们跨上门口的一层台阶，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我怯生生地跟在他们后面。
这房子和比利家的差不多，客厅几乎是当厨房用。一个年轻女子站在水槽旁的餐桌边

，取出罐子里松饼，把它们一个个摆在纸盘子上。她的铜色的皮肤光滑细腻，乌黑的

长发柔顺自然。我顿时明白了恩布里为什么不让我盯着她看，因为这个女孩儿实在太

漂亮了。
“你们饿了吗？”她的声音温柔动人。她转过身正对着我们，只有左边的脸蛋上挂着

笑容。
右边的脸蛋上，从前额到下巴，有三道深深的红色疤痕。尽管伤口早已愈合，印记看

上去还是很刺眼。其中一道伤痕从她那杏仁般的黑色眼睛边划下来，另一道扯住右边

的嘴角，使她的右脸永远都是一副苦相。
好在有恩布里事先的警告，我赶紧把目光转移到她手中的松饼上。松饼的问道闻上去

棒极了——就像是新鲜草莓的香味。
“噢，”艾米丽吃惊地问，“这位是谁？”
我看着她，尽量把视线集中在她左边脸蛋上。
“贝拉?斯旺，”杰瑞德告诉她，耸了耸肩。很显然，他们曾经谈论过我，“还能有谁

？”
“一定是雅各布泄露了秘密。”艾米丽自言自语道。她盯着我，曾经楚楚动人的脸上

没有丝毫友善，“那么，你是那个吸血鬼女孩儿。”
我直起身子：“是的，你是巨狼女孩儿吗？”
她笑了起来，恩布里和杰瑞德也笑了。她的左脸蛋看上去友好了许多。“我想我是的

。”她转过身对着杰瑞德，“山姆呢？”
“贝拉，恩，刚才让保罗受惊了。”
艾米丽转了转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啊，保罗，”她叹了口气，“你觉得他们还要都

久才回来？我真准备煎鸡蛋。”
“别担心，”恩布里安慰她，“如果他们赶不上吃饭，我们也不会浪费任何粮食。”
艾米丽咯咯笑着，打开了冰箱。“毫无疑问,”她赞同道，“贝拉，你饿了吗？去吃点

松饼吧。”
“谢谢。”我从纸盘子上拿起一块松饼，一点点地吃起来。松饼的味道好极了，

我那虚弱的胃立马恢复了元气。恩布里一口气吃掉了两个松饼，他又拿起了一个，整

个吞了下去。
“给你的兄弟们留一些。”艾米丽责怪道，她用木勺把儿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她的话

让我有些惊讶，但其他人都不以为然。
"真是头猪。”杰德瑞责骂道。
我靠在餐桌边，看着他们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互相逗弄。艾米丽

的厨房很温馨，

白色的橱柜和浅色的地板将这个地方映衬得亮堂堂。
　　小小的圆桌上摆着一个带裂纹的蓝白相间的的瓷水罐，罐子里插满了五颜六色的

野花，恩布里和杰瑞德在这里显得特别自在。
　　艾米丽将好几打鸡蛋在一个黄色的大碗里捣碎。她卷起淡紫色衬衣的袖子，我这

才看到那几道伤痕一直从她的胳膊延伸到她的右手手背上。和狼人待在一起是非常危

险的，恩布里说的太对了。
大门打开了，山姆走了进来。
　　"艾米丽，"她唤道，声音里满是浓浓的爱意我看着他大步穿过客厅，用宽厚的

手掌捧起了她的脸，我感到有些尴尬，觉得自己似乎打扰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他弯下

身子，亲吻了她右脸上的伤痕，又吻了吻她的唇。
"嘿，别这样，"杰瑞德抱怨道，"我在吃东西呢。"
"那就闭上嘴好好吃。"山姆回应道，又吻了吻艾米丽受伤的嘴唇。
"诶哟。"恩布里叫道。
　　这一切比任何爱情电影里的情节都完美，它是如此真实，充满了快乐、生命和真

爱。我放下手中的松饼，在胸前抱着双臂。我盯着桌子上的野花，不去在意他们正在

享受的安宁，也不去理会胸口难忍的疼痛。
　　我很庆幸雅各布和保罗走了进来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震惊的是他们俩竟然有

说有笑。我看到保罗朝雅各布的肩上打了一拳，雅各布朝他腰上回击了一拳，两人开

心的笑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雅各布将屋里扫视了一番，他的视线停在我身上。我笨拙地靠在厨房一角的餐桌边，

同周围的气氛格格不入。
“嘿，贝尔，”他很高兴地向我打招呼，从桌上抓起两个松饼，走到我的身边，“

刚才真抱歉，”他轻声地说，“你还好吧？”
“别担心，我很好，这松饼的味道不错。”我拿起我的那块松饼，又一点点地咬起来

。有雅各布在身边，我的胸口不再那么痛。
“噢，天哪！”杰瑞德喊了起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朝他那边看去，他和恩布里正在察看保罗前臂上的一道红印。恩布里得意扬扬

地笑了起来。
“十五美元。”他欢叫道。
“是你干的吗？”我低声地问雅各布，记起了恩布里和杰瑞德的赌注。
“只是轻轻地碰了他一下，日落时伤口就会愈合。”
“日落时？”我看着保罗的手臂。奇怪的是，这伤口似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这也是狼群的特性。”雅各布低语道。
我点点头，尽量不让自己显出大惊小怪的样子。
“你没事吧？”我轻声地问他。
“一点上也没有。”他得意地答道。
“嘿，小伙子们，”山姆高声喊道，打断了屋子里所有人的谈话。艾米丽站在炉子旁，将捣碎的鸡蛋倒在平底锅里，山姆的一只手自然地抚摸着她的后

背，“雅各布有事情对我们说。”
保罗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吃惊。雅各布肯定已经对他和山姆解释过了，或者.....

他们听到了雅各布内心的想法。
“我知道那个红头发的家伙想要什么。”雅各布冲着杰瑞德和恩布里说道，“这正是

我刚才想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他踢了踢保罗坐着的椅子。
“什么事？”杰瑞德问道。
雅各布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她正想法设法替他的爱人报仇——但不是我们杀

死的那个黑发吸血鬼。去年，卡伦一家除掉了她的爱人，所以他现在想要的是贝拉。

”

这对我来的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我还是忍不住一阵颤抖。
杰瑞德、恩布里和艾米丽张大了嘴巴，惊讶地盯着我。
“她只是个小女孩儿。”恩布里抗议道。
“我知道有些不可理喻，但这正是那个吸血鬼不断避开我们的原因，她的目的是福克

斯。”
他们张大嘴巴盯着我看了好久，我低下了头。
“太好了，”杰瑞德终于开口说话，嘴角渐渐露出一丝笑容，“我们现在有诱饵了。

”

雅各布极其迅速地拿起餐桌上的开罐器，朝杰瑞德扔过去。杰瑞德的反应速度简直超

乎我的想象，他抬起手，在开罐器快要打到他脸上的那一刻一把抓住了它。
“贝拉不是诱饵。”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杰瑞德镇定地说。
“所以我们得改变方式，”山姆没有理睬他们的争吵，“我们可以在地上挖些陷

阱，也许她会掉进去。我们不得不分头行动，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是，如果

她的真正目标是贝拉，她也许不会趁机袭击我们。”
“奎尔就快要加入我们了，”恩布里低声说，“这样我们就能均分成两队。”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我瞥了一眼雅各布，他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就跟昨天在他家

门口时一个样。在幸福、融洽的厨房里，这群狼人乐观、豁达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但

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朋友也变成狼人。
“算了，我们先不要这样想。”山姆压低嗓门说道，接着，他又

恢复了平常的声

音，“保罗、杰瑞德的恩布里负责外围防守，雅各布和我负责内线。如果她落入陷阱

，我们就马上回合。”

我注意到艾米丽不太愿意山姆待在更加危险的内线，她担心的样子让我也着急地

朝雅各布看了一眼。
山姆发现了我的不安：“雅各布认为你最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拉普西。虽然她不会这

么容易就找到你，但我们得做好防范，以防万一。”
“查理怎么办？”我问道。
“森林里的疯狂搜捕仍在继续，”雅各布说道，“我想比利和哈利有办法让查理下班

后待在我们这里。”
“等待？”山姆抬起一只手，他看了看艾米丽又看看我，“这是雅各布认为最好的办

法，但是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你应该认真地衡量两种选择的危险性。你上午也看到了

，待在这里也很危险，他们很容易就失去控制。如果你选择和我们在一起，我不能保

证你百分之百安全。”
“我不会伤害她。”雅各布嘟哝道，他埋下脑袋。
山姆就好像没听见他说的话：“如果你觉得有其他更安全的地方.....”
我咬着嘴唇。我去哪里才不会是任何人卷入危险之中呢？一想到蕾妮会牵扯进来，我

就打了个冷战——把她拽进我所在的目标圈内.....“我不想把维多利亚引到其他任何

地方。”我轻声说。
山姆点点头：“的确如此，最好让她待在这里，我们就地了结。”
我又被吓得一阵颤抖。我不希望雅各布或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同维

多利亚作了结！

我看了一眼杰克，他一脸轻松的样子，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变成狼人之前的雅各布，他

对于追捕吸血鬼一点也不担心、不害怕。
“你会小心的，对吗？”我声音哽咽地问道。
这群男孩儿哄堂大笑，每个人都在笑我——除了艾米丽。她和我四目相对，我突然看

到她毁容的那半儿脸的真实面貌。她的脸是那么美，脸上流露出的不安和焦虑甚至比

我更强烈。我逼自己移开视线，因为那种不安和焦虑所掩盖的爱意已经让我的伤口隐

隐作痛。
“开饭啦。”她叫了一声，关于作战方案的讨论就此打住。男孩儿们都快速地围

坐在餐桌边——餐桌显得太小了，似乎要被他们压垮——大口地吃着艾米丽放在他们

中间的一大锅煎蛋。艾米丽和我靠在炉台边上吃——避开餐桌上的混战——她神情地

看着他们，那表情分明在说这些男孩儿就是她的家人。
总的说来，我从没料想过狼人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我在拉普西待了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在比利家。他给查理的电话和警局留言，查

理在晚饭时间带来了两个比萨饼，幸好他买的是尺寸最大的比萨饼，雅各布一个人就

吃下了一个。
查理整晚都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俩，特别是变化明显的雅各布。他问了问头

发的事，雅各布耸了耸肩，告诉他这种发型更易于打理。
我知道我和查理一回家，雅各布就会开始行动——变成一匹狼，在周围奔跑，

他在白天偶尔也会这样。他和他的兄弟们毫不松懈的监视四周的动静，寻找维多利亚

的蛛丝马迹。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把她赶出了温泉区——雅各布说把她赶往了加拿大

——她还没开始新一轮的突然袭击。
我根本就不指望她打消进攻的念头，我没这么好运。
晚饭后，雅各布送我上了我那辆小卡车，他在车窗边迟迟不肯离去，等查理把车开走

。
“今晚别害怕。”雅各布说道，查理还没发动他的车，假装安全带出了问题，“我们

会在那儿守卫。”
“我不会为我自己担心的。”我承诺道。
“你真傻。追捕吸血鬼是件乐事，这可是一顿乱摊子中最顺人心意的一部分了。”
我摇了摇头：“如果我傻，那你就头脑不正常。”
他咯咯笑了起来：“好好休息，贝拉，亲爱的，你看上去精疲力竭。”
“我会的。”
查理不耐烦地按了按喇叭。
“明天见，”雅各布说，“明天一大早就过来。”
“知道了。”
查理开车跟在我后面，他的车灯照在我的后视镜上，我却没留意到。我心里想的

是山姆、杰瑞德、恩布里、保罗他们晚上会在哪里，雅各布会不会同他们在一起。
一回到家里，我就匆匆朝楼梯走去，但查理紧跟在我身后。
“发生了什么事，贝拉？”他在我逃开之前问道，“我以为雅各布参加了什么帮派，

你们两个为此吵的很凶。”
“我们和好了。”
“那个小团体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谁能了解这些小男孩儿呢？他们总是神秘兮兮的。我今天见到山姆？

乌利和他的未婚妻艾米丽，他们对我很好，”我耸耸肩，“以前的事也许都是些误会

吧。”
他变了脸色：“我倒没听说他和艾米丽订婚的事，真是件喜事，那女孩儿太可怜了。

”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被一头熊抓伤，在靠北面的地方，那时正是马哈鱼产卵的季节——恐怖的意外事

故。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了，我听说山姆为了这事心情一团糟。”
“太恐怖了。”我重复道。一年多以前，我敢说那时候拉普西只有一个狼人。一想到

山姆每次看到艾米丽的心情，我就不寒而栗。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和比利、雅各布

、查理共进晚餐，在布莱克家焦急等待雅各布的漫长午后，艾米丽家的厨房，可怕的

狼人之战，与雅各布在海滩边的谈话。
我想起了雅各布早上所说的话，关于伪君子的那部分，我想了好久，我不愿意把

自己认作伪君子，可是，对自己说谎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蜷缩成一团。不，爱德华不

是杀人凶手，即使他有着灰暗的过去，他至少从不伤及无辜。
但是，如果他曾经伤及无辜，我会怎么办？如果我和他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他和

其他吸血鬼一样杀人不眨眼，我会怎么办？我会因为这些原因离他而去吗？
我伤心地摇摇头。爱是没有理智的，我提醒自己。你越爱一个人，你就越缺乏理智。
我翻了个身，试着想想其他事情——我想到雅各布和他的兄弟们正在黑暗中奔跑，我

想象隐匿在夜色中的狼群正在守护着我，我渐渐入睡。梦里，我又一次来到了森林中

，但这一次我没有走动，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我牵着艾米丽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我

们眼望着面前阴郁的森林。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狼人归家。

15章　气压

福克斯的春季休假又到来了。星期一早上，一觉醒来，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去年春

假时，我也被一个吸血鬼追逐着，真不希望这种追逐成为每年一次的惯例。
我已经习惯了拉普西的生活，周日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海滩度过，查理和比利则待在

布莱克家的房子里。我应该同雅各布在一起，但是雅各布有其他事情要做。我只能一

个人在海滩上散步，对查理Ｊ厮忻孛堋?
雅各布偶尔会到海滩上来看看我是否安全，他为冷落了我而感到抱歉。他告诉我

，他从没像现在这样忙碌过，再除掉维多利亚之前，所有的狼人都处于红色警备状态

。

当我们有机会一起散步的时候，他总是会牵着我的手。

这让我想起了杰瑞德的话，他曾说过雅各布不应该把“女朋友”牵扯进来。我

想，在外人看来，我们的确是男女朋友关系。只要杰克和我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

大可不必在意外人的看法。如果不是雅各布总喜欢叫别人误解，我也许根本不会把这

件事放在心上，但是，他的手是那么的暖和，握着他的手让我感到温暖。

星期二下午我要工作——雅各布骑着摩托车跟在我的车后，确保我安全到达——迈克

看见我和他在一起。

“你在和拉普西的那个男孩儿约会吗？二年级的那个？”他问道，语气中带着明

显的反感。

我耸耸肩：“严格地说，没有，虽然我大部分时间和雅各布在一起，他是我最好的朋

友。”迈克狡黠地眯缝着眼睛：“别骗自己了，贝拉，那家伙都被你弄得神魂颠倒了

。”

“我知道，”我叹了口气，“生活太复杂了。”

“女孩儿们太残忍了。”迈克低声说道。

我们俩都做了简单的论断。

这天晚上，山姆和艾米丽也来到比利家，他们同我和查理一起吃甜点。艾米丽

带来了蛋糕，即使是比查理更难对付的人也会被她的蛋糕征服。我们一桌人轻松、自

然地闲聊着，我看得出，查理对拉普西小团体的忧虑完全烟消云散了。

杰克和我走到屋外，想单独待一会儿。我们来到他的车库，坐进“兔子”车里。雅各

布仰头倚靠在座椅背上，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
“你应该睡一觉，杰克。”
“有时间我会睡的。”
他握住我的手，他的皮肤像是在燃烧一样发烫。
“这也是狼的特性吗？”我问他，“我是说体温。”
“对。我们比一般人的体温要高一些，大概四十二摄氏度或者四十三摄氏度，我再也

不会感冒了，我可以”——他指了指只穿着一件外套的上半身——“像这个样子站在

暴风雪中，而且一点事也没有，雪花落在我周围都会化作雨点。”
“你们有很强的复原能力——这也是狼的特性，对吗？”
“对，想见识一下吗？简直酷毙了。”他兴奋地睁大眼睛，咧嘴大笑。他打开仪表板

下的储物柜，在里面摸索了半天，掏出了一把折叠刀。
“不，我不想看，”我意识到他要做什么，叫了起来，“把它拿开！”
雅各布咯咯地笑着，把折叠刀有扔回了原处：“好吧，不过，能够自我复原确实是件

好事。我们的体温这么高，是正常人的话早就死了。如果去看医生，医生肯定会被吓

坏的。”
“没错。”我想了想，“.....还有，体形魁梧——这也是特性之一吗？所以你们才会

担心奎尔？”
“不仅是因为奎尔身材高大，他的祖父说这孩子的额头烫得可以煎鸡蛋。”
　　雅各布露出绝望的神色，“要不了多久了。然后，突然间.....”他停了下来，

半晌才开口说话，“如果时常感到特别伤心或者心情不大好，变身会提前发生，但是

我从没觉得伤心——我向来很快乐，”他苦笑了一下，“主要是因为你而快乐，所以

我的变身来得更晚一些，但是，我体内的那股能量一直在积蓄——我就像是一枚定时

炸弹。你知道我是怎样被引爆的吗？看电影的那天，我回到家里，比利说我看上去怪

怪的，就这样，我发作了。接着，我——我开始变身，我几乎要把他的脸给撕烂了—

—我亲爱的父亲！”他身子一抖，脸色惨白。
“真的这么糟糕吗，杰克？”我不安地问道，希望自己能有法子帮他，“是不是感到

特别痛苦？”
“不，不痛苦，”他说道，“再也不会痛苦。你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而在此之前，

日子确实不好过。”他朝我靠过来，脸贴在我的头上。
他沉默了半天，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我不想知道。
“什么时候最难熬？”我轻声问道，仍希望能帮上忙。
“最难熬的时候就是觉得.....完全失控，”他慢慢地说，“觉得连自己都无法

相信自己——觉得你不应该待在我身边，任何人都不应该待在我身边，我是一个会伤

人的怪兽。你看到艾米丽的样子了，山姆一下子失去控制....而她当时离他太近了。

如今，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一切。我听到他的心思——我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感

觉....
“谁愿意变成魔鬼、变成怪兽呢？“变身对我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在这

方面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娴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比起恩布里或者山姆更没人性？有

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会迷失自己。”“变回自己很难吗？”
“刚开始时，”他说道，“需要多多练习，但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比

较容易。”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伊弗列姆?布莱克是我的父亲的祖父，奎尔?阿蒂拉是我母亲的祖父。”“奎尔

？”我疑惑地问道。
“他的曾祖父，”雅各布解释道，“你认识的那个奎尔是我的第二代表弟。”
“你的曾祖父是谁跟变身有什么关系呢？”我问道，想让他振作起来。
“最大的好处，”他突然笑了起来，“就是速度。”
“比摩托车还要快吗?”
他激动地点点头：“简直没法比。”
“你们能跑多快.....”
“快？”他接过我的问题，“足够快。怎么说呢？我们追到了.....他叫什么来着

？劳伦特吗？我想你就能明白我们究竟有多快了。”
我确实明白了。我没想到——狼竟然比吸血鬼跑得还要快。卡伦一家人跑起来就像阵

风似的，速度快得惊人。
“好了，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吧，”他说，“关于吸血鬼的事情。你怎么敢和

他们在一起？难道不觉得心惊胆战吗？”
“不。”我简单地回答道。
我的语气让他迟疑了片刻。
“那么，你的吸血鬼到底为什么除掉那个詹姆斯？”他突然问道。
“詹姆斯想杀了我——这对他来说就像是玩游戏，但他失败了。你记得去年春天我住进了凤凰城的医院吗？”
雅各布深吸了口气：“那他岂不是快要得手了？”
“他差一点点就得手了。”我摸了摸伤疤。雅各布注意到我的动作，因为他正握

着我移开的那只手。
“这是什么？”他握住我的右手，仔细地看着，“是你的伤疤，冰冰凉的伤疤。

”他又凑近了一些，睁大眼睛盯着那道疤，喘着粗气。
“是的，你想得没错，”我说，“詹姆斯咬了我。”

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深褐色的脸变成了奇怪的蜡黄色，他看上去像是要吐。

“如果他咬了你....你不就是.....”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爱德华救了我两次，”我轻声说，“他帮我把毒液吸出来——像处理毒蛇咬的

伤口那样。”我的胸口一阵剧痛，整个身子抽搐起来。

身体颤抖的人不止我一个。我能感到身旁的雅各布也在不停抖动，连车身也跟

着颤动起来。

“小心，杰克，放松，冷静下来。”

“是的，”他大口喘着气，“冷静。”他的脑袋迅速的前后晃动着。过了一会儿，只

有他的手还在抖动。

“还好吗？”

“是的，好多了。说点别的什么吧，让我想想其他事情。”

“你想知道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闭上眼睛，使自己集中精神，“说说特异功能吧。卡伦家的其他

人有.....特异功能吗？比方说心灵感应？”

我犹豫了一下。这个问题似乎是对间谍而不是对朋友提出的，但是，我隐瞒我

所知道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不重要了，况且说出事实还能帮他平静下来。

于是我很快回答了他。脑子里一想到艾米丽那张毁容的脸，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我无法想象“兔子”车如何容纳一匹深褐色的狼——如果雅各布此刻变身，整个车库

都会被他摧毁。

“贾斯帕可以.....控制周围人的情绪。当然不是用这个本领来干坏事，而是帮助

人们镇定下来，诸如此类。也许这招对保罗很有用。”

我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爱丽丝能够预见将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预见未来，

但也不是那么准确。如果当事人中途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她所遇见的事情就不会发

生.....”
比如，她曾预见我会死去......我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而

且其中一件永远都不会发生。我有点儿头晕目眩——似乎没办法吸入足够的氧气，我

的肺似乎消失不见了。
雅各布完全恢复了镇定，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你为什么总是这个样子？”他问道，轻轻地拉着我压在胸前的手臂，但是我紧

紧按着胸口，迟迟不肯松开，他只好作罢。连我自己也没意识到我是什么时候抬起手

臂的，“你伤心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
“一想到他们，我的胸口就疼痛难忍，”我轻声说，“好像不能呼吸....好想要

粉身碎骨.....”此时此刻，我竟然对雅各布敞开心扉，我们之间再也没有秘密了。
他抚摸着我的头发：“没事，贝拉，没事。我不会再提起他们，对不起。”
“我没事，”我喘着粗气，“总是这个样子，不是你的错。”
“我们俩真是糟糕的一对，不是吗？”雅各布说道，“我们都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
“可怜。”我赞同道，仍然上气不接下气。
“至少我们拥有彼此。”他欣慰地说道。
我也感到莫大的安慰：“至少是这样。”
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风平浪静，但雅各布肩负着一个必须去完成的危险

使命，这样，我不得不经常一个人独处，为了安全，我只能留在拉普西，整天无所事

事，那些愁情烦绪终日缠绕着我。
　　在比利家，我感到无所适从。我复习功课，准备下周的微积分考试，但我不可能

长时间和比利聊聊天——这似乎是社会潜规则造成的强制行为。可是，比利并不是个

善谈的人，我们的谈话常常陷入僵局，于是，我的无所适从感与日俱增。
每个周三下午我会去艾米丽那里换换心情。刚开始我还觉得很愉快，艾米丽性格开朗

，似乎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拔除刚刚冒出来的野草，修理坏掉的门铰链，在一台老

式织机上费力的纺线，其余的时间她都用来做饭。她抱怨男孩儿们因为整天奔跑而大

大增加的食欲，但看得出来，她非常乐意照顾他们。和她在一起我感到舒心——毕竟

，我们俩现在都是巨狼儿女孩了。
　　可是，我在她家刚刚待上几个小时山姆就回来了。我总是简单地向他打听雅各布

是否安全，然后就匆匆离去。他们两人之间的浓情蜜意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就这样，我只能一个人在海滩漫步，在岩石地上徘徊。
　　独处对于我来说毫无益处。自从向雅各布坦白了心声，我再也无法停止对卡伦一

家的谈论和回忆。不管我怎么努力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操

心：我为雅各布和他的狼人兄弟们而牵肠挂肚；我为查理和其他在森林狩猎的人们而

担惊受怕；虽然我没有同雅各布发展下去的打算，但我却越来越离不开他，我不知道

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真实迫切的想法和急需解

决的问题都无法

令我忘却胸口的伤痛。最后，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只感到呼吸困难。我在一片潮

湿的岩石地上坐下来，将身子蜷缩成一团。
雅各布在这个时侯来到我身边，我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完全理解我的心情

。
“对不起。”他一见我就说道。他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用双臂紧紧地搂住我的肩膀。

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冻得像冰块。他温暖的身体让我打了个寒噤，有他在

我身边，我又能自如地呼吸。
我们一起沿着海滩散步。“是我破坏了你的春假。”雅各布自责道。
“不，你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安排，反正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春假。”
“明天上午我休息，他们没有我也能应付，我们可以做点有趣的事。”
“有趣？”这个词似乎与我现在的生活毫不相干，听上去都让人觉得奇怪。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趣的事。嗯.....”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海浪，仔细地考虑着

。他扫了一眼海平线，突然有了主意。
“有了！”他欢叫道，“履行另外一个诺言。”
“你说什么？”
他松开我的手，指向海滩的最南角，一堵陡峭的海崖截住了弯月形的海岸线。

我盯着那座悬崖峭壁，还是不理解他的意思。
“我不是承诺过要带你去按压跳水吗？”
我身子一抖。
“确实，会很冷——但是不会像今天这么冷。你没感觉到天气的变化吗？气流的变化

？明天会更暖和。你想不想去？”

暮光之城-新月（下）

昏暗的海水看上去一点也不适合跳水，而且，从我们站立的角度望去，那些绝壁

似乎比平常更高一些。

但是，我有好些日子没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了。这也许正是所有愁情烦绪的源头。

我太痴迷于这个幻想中的声音，如果太久没有听到，心情就会越来越糟，从悬崖上跳

下来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去，做点有趣的事。”

“这算是个约会。”他说道，手臂绕上我的肩膀。

“好——但现在你必须去睡一觉。”他的黑眼圈似乎是要永远留在他的脸上，而这不

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悄悄地将潜水的行头装进小卡车里。我猜想查理应该会同

意我们今天的计划，就像他曾经支持我学骑摩托车一样。

我想到将要暂时摆脱所有的烦恼就觉得兴奋，也许这将会是件快乐的事，与雅

各布约会，与爱德华约会.....我暗自高兴。杰克有理由说我们是糟糕的一对——而我

才是那个真正糟糕透顶的人，我竟然把狼人视为完完全全的正常人。

我以为雅各布会在他家门口等我，每次一听到小卡车的声音，他都会出来接我，

但这次他没有，我想他应该还在睡觉。我可以等——让他拥有充足的睡眠。他需要休

息，而且晚一点出发天气会更暖和。杰克对天气的判断很准确，气温的确升高了许多

。厚厚的云层压在头顶，像是一床灰色的毛毯，让人感到格外闷热。我脱掉毛衫放在

车里。

我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吧，贝拉。”比利说道。
他坐在餐桌边吃着凉的燕麦粥。
“杰克还在睡觉吗？”
“恩，没有。”他放下勺子，眉头紧锁。
“发生了什么事？”我急切地问道。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一定有什么是发生了！
“今天一大早，恩布里、杰瑞德和保罗发现了一些新的足迹。山姆和杰克过去帮忙了

。山姆希望——她躲在山边，他们就有很好的机会结束这一切。”
“噢，不，比利，”我轻声说道，“噢，不。”
他笑了起来，声音低沉：“难道你舍不得拉普西，想要延长在此监禁的时间？”
“别开玩笑了，比利，这么恐怖的事情实在开不得玩笑。”
“你说得对。”虽然他嘴上表示赞成，但脸上仍然一副毫不担心的样子。我简直

无法从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读懂他的意思，“这一次的确应该小心谨慎。”
我咬了咬嘴唇。
“但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危险。山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应该担心的人是你自

己。吸血鬼的目标不是他们，她只是在想法子绕过他们找到....你。”
“山姆怎么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质问道，完全漠视他对我的关心，“他们只杀

过一个吸血鬼——而且很有可能是凭运气。”
“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所做的事情，贝拉。他们学到的东西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

的，没有一点疏漏。”
他想要安慰我，但是我还是放不下心。维多利亚凶残、野蛮的形象一直深深印刻

在我脑海里。如果她没法绕过狼群，她肯定会跟他们一决高下。
比利又开始吃早餐，我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调换电视频道。没过多久，我

就感到自己被困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窗帘遮住了窗外的风景，让我觉得恐惧不安。

“我去海滩。”我突然对比利说道，然后匆匆奔向门外。

但是，来到户外情况并没有好转。厚厚的云层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往下压，似乎

要将我包围。我朝着海滩走去，森林里出奇的空荡，没有任何动物——没有小鸟，也

没有松鼠，我也听不见鸟鸣声。这种寂静叫人发慌，就连风吹过树丛都没有任何声响

。

我知道这时天气的原因，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烦躁不安。气压是如此强大，连

我这个不太敏感的人都能感觉到，似乎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我抬头望了望天

空，尽管没有风来吹动，云层仍在空中缓缓地翻滚着。最低的云层像烟雾一样灰蒙蒙

的，透过低云层的缝隙，我能看到另一层可怕的紫色云朵。天空中正孕育着一个危险

的计划，动物们一定都躲藏起来了。

一到海滩，我就后悔不该来——我来了太多次，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漫无目的地散

步。这里同噩梦中的海滩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我还能去哪里呢？我又走到那棵浮

木旁坐下，身子倚靠在纠缠的树根上。我仰望着云海翻腾的天空，等待着第一滴雨滴

坠落，打破所有的寂静。

我不愿去想雅各布和他的朋友们深处的险境，雅各布不可能有事的，可是，这样

想不过是自欺欺人。我已经失去了太多——难道命运还要将仅存的一点安宁打破？这

样也太不公平了，太不合理了。也许是因为我犯了天理
受了诅咒，也许是因为我深陷传说、神话中不能自拔，也许.....
不，雅各布不会有事的，我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不然，我再没法支撑下去了。
“啊！！”我痛苦地叫出声，跳了起来，我不能坐着一动不动，这比漫步更让人难

以忍受。
我原本期待着今天能听到爱德华的声音，这是让我熬过漫长的一天的唯一动力。胸

口的疼痛变本加厉地折磨我，似乎是在报复雅各布前些日子带给我的片刻欢愉，伤口

像被灼烧般火辣辣的疼。
我沿着海滩走着，海浪渐渐汹涌起来，冲击着岸上的岩石，但始终无风。我觉得

自己被被暴风雨前的强气压钉在原地，所有事物在我周围旋绕，只有我站立的地方静

止不动。空气中带着微弱的电荷——我能感受到头发上的静电。
海上的波浪比岸边的更加汹涌。海水拍打着崖壁，激起巨大的白色浪花。空气中一

丝风也没有，云层却翻滚得更加迅速。云层看上去怪怪的——它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

志移动着。我为之一颤，虽然我知道出现这种景象不过是气压在作怪。
悬崖峭壁映衬在青灰色的天空下像是黑色的刀刃，我盯着它们，想起来雅各布

对我说起山姆和“帮派”的那一天。我回想起那些男孩儿——狼人——在空中跃起的

样子。还有他们急速下落的模样，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想象着他们下落时的无拘无

束....我想象着脑海中爱德华的声音——愤怒的、温柔的、完美的.

...胸口的伤痛似

火燃烧。
一定有法子熄灭胸口的这团火，疼痛每分每秒在加剧，我呆呆地看着陡峭的山峰和澎

湃的海水。
对了，为什么不在此刻就将它熄灭呢？为什么不呢？
　　雅各布承诺过要带我悬崖跳水，不是吗？仅仅因为他不在，我就应该放弃这一次

摆脱所有烦扰的机会吗？我是多么渴望得到这样的机会啊——正因为雅各布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我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机会来赶走心头对他的担忧。事实上，雅各布是在为

我铤而走险。如果不是因为我，维多利亚不会在这里杀害无辜的人们....她会到一个

狼人遥不可及的地方。如果雅各布有什么闪失，全都是我的错。想到这里，我感到一

阵钻心的痛，我朝着比利家走去，朝着我的小卡车走去。
　　去悬崖的近道我非常熟悉，但我还得找寻通往跳水点的小道。
　　我摸索着，研究每一个转弯和岔口，我知道，杰克计划带我从半山腰而不是山顶

跳水，但是，蜿蜒曲折的小路一直把我引到了崖顶。我没时间再返转下山了——暴风

雨马上就要来临。风终于刮了起来，云层似乎抬手可及。我沿着泥路到达山顶的时候

，雨水开始滴落在我脸颊。
　　其实我根本就不用说服自己再折返回去——我就想从山顶跳下去！这是我蓄谋已

久的计划，我想体验长时间待在空中的飞翔版的感觉。
这是我做过最愚蠢、最鲁莽的事情，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禁笑了起来。胸口的疼痛已

经减轻了许多，似乎我的身体也意识到马上能听到爱德华的声音。
海浪声听上去非常遥远，比起我在山间小道上听到时要远得多。
想到海水的温度，我撇了撇嘴，但我不会因此退缩。
风越刮越猛，雨水在我身边形成了一个个小旋涡。
　　我走到悬崖边上，盯着前方的一片空白。我盲目的向前挪动着脚步直到无路可走

，脚趾不停地摩挲着岩石的边缘。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屏住了呼吸....等待着。
“贝拉。”
我笑了，吐了口气。
　　“怎么了？”我轻声回答道，生怕我的声音会破坏这个美丽的幻影。他听上去是如

此真实，如此亲近。只有当他像现在这样阻止我的时候，我才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

的声音——温柔音质和动听语调所构成的最完美的声音。
“别这样。”他恳求道。
你要我做个凡人！我提醒他，好了，看着我跳吧！
“求你了，为了我，别这样。”
可是，无论怎样，你都不会和我在一起....
“求你了。”雨声几乎掩盖了他的声音。风雨吹打着我的头发和衣服，我浑身湿漉漉

的——好像刚从海里潜水出来。
我踮起脚尖。
“不，贝拉！！”他有些生气，而生气时的声音显得更加迷人。
　　我笑了笑，举起伸直的手臂，仰起脸迎着雨水，摆出潜水前的姿势，但是，多年

来在公共游泳池养成的习惯动作根深蒂固——记得我第一次在那儿游泳的时候，是脚

朝下如水的。我朝前倾，躬起身子，争取更强的弹力....
我猛地一蹬腿跃了出去。
　　我像流星一样在空中坠落，我尖叫起来，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极度兴奋。空

气无力地抵抗着不可战胜的万有引力，它将我螺旋转动，我仿佛是即

将撞击地球的火

箭。
棒极了！！落入水中的那一刹那，这句话在我脑中回荡。海水冰凉，比我预想的更冷

，但是，这一丝寒意令我更加兴奋。
我在冰凉的海水里越沉越深，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一点也不害怕——只有

按耐不住的激动。真的，从峭壁上跳下来一点也不可怕。那么，悬崖跳水的挑战性究

竟在哪儿呢？
当海水把我包围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之前，我只留意到陡峭的悬崖，只担心它的高度和陡峭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危险，

丝毫没有意识到等待着我的海水。我从没想到真正的威胁来自下方，来自汹涌的海面

之下。
一波波的海水似乎为了争夺我而搏斗着，它们把我拉过来扯过去，像是要将我撕成几

块，共同分享我这个战利品。我懂得如何应付激流：沿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游，但是

，我现在无法判断海岸在什么方向，这点知识压根儿帮不上忙。
我甚至无法判断海面在哪个方向。
四周是黑糊糊的海水，没有光亮指引我向上。引力在空气中是万能的，但面对海

水，它却束手无策——我觉察不到向下的重力，没有向任何方向下沉的感觉。澎湃的

海水把我当作玩具皮球一样翻转、投掷。
我强憋住一口气，紧紧地闭上双唇，锁住仅存的一点氧气。
爱德华的声音再次出现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他早该出现了，因为我正在垂死

挣扎。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我竟然如此确定自己必死无疑。我就会被淹死，我是一个

即将死去的人。
“接着游！”爱德华急切地恳求我。
游向哪里？漆黑一片，无处可游。
“不许这样想！”他命令道，“不许你放弃！”
冰凉的海水使我四肢麻木，我隐约觉得自己仍在游动，但那也只是在水里无力和无助

地旋转。
　　但是，我听从了他的命令。我使劲伸开双臂、踢动双腿，但是每一次我都游向

不同的方向。一点用都没有，再努力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游！”他嚷道，“见鬼，贝拉，继续游。”
为什么？
　　我不想再游了。我乐意待在这里，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头晕目眩，也不是因为海水

冰凉，更不是因为我四肢无力、精疲力竭，而是因为我庆幸，一切都将画上句号。比

起我所面临的其他死亡方式，这是一种更舒服，更轻松，也更安宁。我突然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临死前，你的一生将在你眼前闪现。我幸运的多，什

么也没有看见，谁愿意看重播的情节呢？
　　但是，在我放弃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他的形象如此清晰，比以往任何一次回忆

中的印象都分明。我在潜意识保留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爱德华，直到最后关头他才会出

现。我望着他那张精致的脸，好像是他就在我的面前；我看着他的冰冷皮肤、他的嘴

唇、他的下颌、他那双愤怒的金色眼睛。他因为我的放弃而怒气冲冲，紧紧地咬着牙

齿，连鼻息都带着怒气。

“不！贝拉，不！！”

我的耳朵里灌满了冰凉的海水，但是他的声音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不去管他

说了些什么，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声音。既然我乐意待在这里，又何必挣扎求生呢？

尽管我的肺急需空气，我的腿痉挛不止，但是，我很满足，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真

正的幸福了。

幸福，是它让死亡的过程不那么痛苦。

海水完全征服了我，将我猛推向一个坚硬的东西，我估摸是黑暗中的一块岩石。

它像坚硬的铁棒一样狠狠地直撞到我的胸膛，仅存的一口气迅速涌出胸腔，化成了许

多银色的小气泡。海水冲入我的喉咙，让人感到窒息、刺痛。那铁棒似乎在用力拽我

，硬拖着我离开爱德华，深入黑暗之中，潜入大海之底。

再见了，我爱你！这是我最后的念想。

16章 帕里斯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头冒出了水面。

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一直确信自己是在下沉。

海水一刻也不停歇，将我推向更多的岩石，一块块的岩石猛烈

而有节奏地直撞

我的后背，把我肺里的水击了出来。大量的海水如湍流般从我的嘴巴和鼻子里涌了出

来。海盐刺激着我的嘴鼻，肺里火烧火燎，喉咙被水堵住简直不能换气，岩石还在不

停地撞击我的后背。尽管周围波浪起伏，我却停留在原地。除了朝我拍打过来的海水

，我什么也看不见。
　　“呼吸！”一个急切、焦虑的声音命令道。我认出了这个声音，心里感到一阵刺

痛——因为这不是爱德华的声音.....
　　我没法照他说的做，从我嘴里源源不断流出的水根本不给我机会呼吸，胸腔里满

是冰凉的海水。
岩石又一次猛撞我的后背，正好撞在两片肩胛骨之间，肺里的海水又涌出了许多。
“呼吸，贝拉！快！！”雅各布着急地说。
我的眼前出现了无数的黑点，它们越变越大，几乎挡住了所有的光亮。
岩石再次撞了我。
这岩石不像海水那么冰凉刺骨，它撞到我时，我感到它是热乎乎的。我这才意识到，

是雅各布的手在帮我把肺里的水拍击出来。
那个拽我离开大海的铁棒也是.....热乎乎的....我一阵晕眩，黑点终于遮挡了一

切.....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我不喜欢这一回的感觉——比不上刚才那一回。眼前黑漆

漆的一片，没有什么可以看，没有什么值得看。轰鸣的海浪声渐渐消失于黑暗之中，

变成了宁静的、轻柔的流水声，这声音似乎是从我耳朵里发出来的.

....
“贝拉？”雅各布叫道，他的声音还是那么焦虑，但没有先前那么急切，“贝尔！亲

爱的，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感到天旋地转，脑袋里就像注入了汹涌的海水一样翻腾着....
“她失去知觉多长时间了？”另一个人问道。
这个不属于雅各布的声音让我一惊，我的神志逐渐清醒。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静止不动的，没有海水推动我——有波涛起伏的感觉是因为

我头晕目眩。身下是平展的、静止的地面，我的胳膊能触到地面上的沙砾。
“我不知道。”雅各布着急地回答，他的声音如此之近，有一双手——这么温暖

的手一定是他的——抚开了我脸颊上的湿发，“几分钟吧？把她拖上岸没花多长时间

”
之前听见的宁静的流水声并不是海浪发出的声音——是我大口地呼气、吸气的声音。

每一次呼吸都是煎熬——呼吸道像是被钢丝绒摩擦过一样皮破肉绽，接触到空气就是

一阵揪心的刺痛，但至少我能呼吸了。
我浑身冰凉，刺骨的冰雨从天而降，击打着我的脸和手臂，真是雪上加霜。
“她在呼吸，她会醒过来的。我们不能让她待在这么冷的地方，她的脸色有些吓

人.....”这一次我认出了山姆的声音。
“你觉得可以移动她吗？”
“她跳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伤到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他们犹豫了片刻。
我试图睁开眼睛，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成功。我看见暗紫色的云层向我投来无数冰冷的

雨滴。“杰克？”我低哑地说。

雅各布的脸立即出现在我眼前。“噢！”他喘着粗气，如释重负，他的眼角挂着雨水

，“哦，贝拉！！你还好吗？能听见我说话吗？有没有哪里受伤？”
“只有——我的——喉咙。”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嘴唇瑟瑟发抖。
“我们带你离开里?rdquo;雅各布说道。他把胳膊伸到我背下，轻轻地将我抱了起

来——就像抬起一个空箱子。他赤着的胸膛十分温暖；他耸着肩，为我挡住雨水。我

没精打采地将头倚靠在他的手臂上，茫然地盯着汹涌的海水，看着海水冲击他身后的

沙滩。
“好了吗？”我听到山姆问道。
“好了，这里交给我吧。你回医院去，我过了一会儿到那里找你。谢谢，山姆。”
我的脑袋里还是一阵眩晕，完全不理解他在说些什么。山姆没有回答，周围一点声响

也没有，我想他可能已经走了。
雅各布抱着我离开，海水卷起了我们身后的沙石，似乎因为我的逃脱而怒气冲冲

。我疲乏地盯着海面，一点亮色吸引了我游离的目光——在海湾深处，黑色的海水之

上跳跃着一团红色的火焰。这个景象简直不合常理，我怀疑自己仍处在神志不清的状

态。我的脑海里想的尽是漆黑、翻滚的海水——还是那个迷失方向、不分上下的我，

我迷失在深海中……但是，雅各布却能…..
“你是怎样找到我的？”我嘶哑地问道。
“我有线索，”他说道，他抱着我在雨中一路小跑，沿着海滩朝大路跑去，“我跟

着轮胎印找到了你的小卡车，然后听到了你的尖叫……”
他身子一抖，“你为什么要跳呢，贝拉？你没有发现暴风雨来了

吗？难道你就不能

等等我？”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恼怒，如释重负后的轻松感消失不见了。

“对不起，”我小声说道，“我太蠢了。”

“对，确实蠢。”他点点头赞同道，头发上的雨水滴落下来，“你能不能等我在

你身边的时候再做这些蠢事？如果知道你会背着我跳悬崖，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干自

己的事情。”

“当然，”我满口答应，“没问题。听上去我就像一个嗓音沙哑的烟鬼，我清了

清嗓子——立马露出痛苦的表情，似乎有把匕首插入了喉咙，“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找到她了吗？”尽管紧挨着他温暖的身体，我并不觉得太冷，但一提到这

件事，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雅各布摇了摇头。我们到了大路上，他仍然朝着他家慢跑。“没有，她逃到海里

了——吸血鬼在水里比较有优势。这是我赶回来的原因——我担心她会游上岸，而你

总是待在海滩边....”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喉咙有些哽咽。

“山姆和你一起回来的.....其他人也都到家了吗？”我不希望他们还在外面搜寻她

。

“对，也许吧。”

我在雨中眯缝着眼睛，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他的眼神中充满忧愁和痛苦。

我突然间明白了刚才没有理解的那些话。“你说过......医院，刚才对山姆说的

。有人受伤了吗？他和你们搏斗了？”我的嗓音徒然抬高了八度，再加上喉咙的嘶哑

声，听上去怪怪的。
“不，没有。山姆和我回来的时候，恩布里在家里等着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是哈里

?克里尔沃特在医院，哈里今天早上心脏病发作。”
“哈里？”我摇了摇头，不愿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噢，不！查理知道了吗？”“知

道了，他和我爸爸都在医院。”
“哈里不会有事吧？”
雅各布的眼神又流露出一丝犹豫：“现在的情况很不妙。”
突然间，我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为了愚蠢的悬崖跳水而深感内疚。这个时侯

大家担心的人不应该是我，我在不恰当的时间做了不恰当的事情。
“我可以做些什么？”我问道。
这时，雨停了。直到雅各布穿过屋子的大门，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回到他家，暴风雨

仍在猛烈地击打着屋顶。
“你可以待在这里，”雅各布边说边把我放在沙发上，“我不是开玩笑——就待在

这里，我去给你拿些干衣服。”
雅各布在卧室里粗手粗脚地找着衣服，我让眼睛逐渐适应屋里的黑暗。比利不在

，狭小的客厅显得空荡荡的，甚至有些荒凉，似乎带着什么不详的预兆——也许是因

为知道他在医院里，我才会有这种感觉。
雅各布很快回到客厅，他扔给我一堆灰色的衣服。“你穿肯定太大，但这些是我

能找到的最好的了。
我，嗯，出去一下，这样你可以换衣服。”
“那里也别去，我现在太累，还不想换，和我待在一起。”
雅各布在我身旁的地板上坐下，背倚靠着沙发。我怀疑他很长时间没睡过觉，他

看上去疲惫不堪。
他把头靠在我旁边的坐垫上，打了个哈欠：“也许我可以休息一下.....”
他闭上眼睛，我也合上眼睛。
可怜的哈里，可怜的苏。我想，查理一定会受不了，哈里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尽管杰克已经作了消极的判断，我仍迫切地希望哈里能恢复健康。为了查理，为了

苏，为了莉亚和赛思.....
比利家的沙发正靠近电暖炉，我觉得暖和多了，虽然衣服还是湿漉漉的。我的肺

疼痛不已，这种疼痛让我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而不是令我保持清醒。也许现在

不应该睡觉.....难道溺水造成的脑震荡？雅各布开始轻轻地打鼾，他的鼾声像温柔的

摇篮曲抚慰人心，我很快便进入梦乡。
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梦，仅仅是模糊地回忆往事

片段——凤凰城耀眼的阳光、妈妈的脸庞、摇摇欲坠的树上小屋、褪了色的被褥、挂

满镜子的墙壁、黑色海水上的火焰.....每一个景象都转瞬即逝，我一个也没记住。
唯一留在我脑海中的是最后一个景象，它毫无意义——只是个舞台布景。深夜的

阳台，一轮描画的圆月挂在天空，我看见一个女孩儿穿着睡衣倚靠在阳台栏杆上，自

言自语地说着话。
毫无意义.....但是，当我渐渐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脑中闪现朱丽叶这个名字

。
雅各布还在熟睡，他整个人倒在地板上，呼吸均匀而有力。屋子里比

刚才更暗了，窗

外也是一片漆黑。我身子僵硬，但却觉得温暖。衣服差不多快干了。我每吸一口气，

喉咙里就像是被火灼烧。

应该起身走走——至少去拿杯水喝。但是，我的身体只希望毫不费力地躺着，再

也不想动弹。

我们有起身，而是又想起了朱丽叶。

如果罗密欧离开了她，不是因为被放逐他乡，而是因为对她失去了兴趣，朱丽叶

又会怎样呢？如果罗莎琳德对他痴心不改，他们俩重修旧好，朱丽叶会怎样呢？如果

他没有娶朱丽叶，而是从此消失不见，朱丽叶又会怎样呢？

我想，我完全明白朱丽叶的感受。

她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生活，恐怕再也不能了。她不可能再开始正常的生活，我

对此确信无疑。即使她一直活到年迈体衰、两鬓霜白的年纪，每当她合上双眼，她一

定还会看到罗密欧的脸庞，她最终会接受这个事实。

她会不会为了取悦父母、维持和睦而嫁给了帕里斯。不会，不太会，我这样猜

想着，可是，故事并没有过多地讲述帕里斯。他只是个配角——是一个仗势欺人、危

险分子，也是她的死敌。

但是，如果帕里斯是另外一个人呢？

如果帕里斯是朱丽叶的朋友呢？如果他是她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是她唯一的倾诉

对象，能倾听她诉说罗密欧的一切？如果他是她唯一的知己，能帮助她点燃重生的希

望？如果他既耐心又友善？如果他保护着她？如果朱丽叶发现自己离

开他就无法生存

？如果他真心深爱她，衷心希望她幸福快乐呢？
还有......如果她也爱帕里斯？当然不是像爱着罗密欧那样，但是，这份爱足以令她

也由衷地企盼他幸福快乐？
屋子里只有雅各布舒缓、有力的呼吸声——像哼唱给小孩子听的摇篮曲，像摇椅的轻

摇声，像老钟不紧不慢地滴答声......这声音听上去让人心安神宁。
如果罗密欧走了，再也不回来，朱丽叶是否接受帕里斯还重要吗？也许她应该试着习

惯　　　没有他的日子，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最大的幸

福。
　　我叹了口气，叹息又刺痛了喉咙，我忍不住痛苦地呻吟。我完全曲解了故事情节

，罗密欧永远都不会变心，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记住他的名字，才会将他们两个人的

名字成双的摆在一起：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才是值得千古传唱的动人故事。“朱丽叶

被抛弃，与帕里斯终成眷属”一定不可能成为热门的戏剧。
　　我闭上眼睛，又开始浮想联翩。我不再去想那出毫无意义的戏剧，而是回到现实

之中——我想到了跳崖这件事，多么愚蠢错误啊。不知是跳崖，还有骑摩托，还有所

有不负责任的冒失行为。如果我出了事怎么办？查理怎么办？哈利的心脏病发作突然

让我把一切事情看得透彻。而这种透彻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如果我接受了它——

这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是，我真的能改变吗？

也许能。虽然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放弃幻想、学会成熟对于我来说简直

是痛苦的煎熬。但是，也许我应该试试，也许我能做到，只要有雅各布陪着我。
这个问题实在令人苦恼，我现在没法做出决定。于是，我又回想起其他事。
我想回忆一些令人愉快的画面，但是，下午惊心动魄的场面一直在我脑海中挥散

不去..... 坠落时空气的阻力、一片漆黑的海底、汹涌的海水....爱德华的脸庞.....

我舍不得把思绪从他身上移开。雅各布温暖的双手，拼命地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紫色云层投射下来的刺骨的雨滴.....海面上奇怪的火焰....海面上的这点光亮似曾相识，当然，它不可能真是火焰....
屋外传来汽车的声音，我回过神来。我听见车在屋前停了下来，接着传来开关车

门的声音。我想坐起来，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下子认出了比利的说话声，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听上去沙哑而阴郁。
大门开了，灯亮起来。我眨了眨眼，被光亮照得视线模糊。杰克惊跳起来，喘着粗气

。
“抱歉，”比利深沉地说，“吵醒你们了吧？”
我盯着他的脸，渐渐读懂了他脸上的表情，我的眼睛顿时被泪水浸湿。
“噢！不，比利！！”我呜咽着。
他慢慢地点点头，神情悲伤痛苦。杰克赶快朝父亲走去，握住了他的双手。因为

伤心至极，老人的脸看上去像个孩子——脸庞和身体似乎不属于同一个人。
山姆站在比利的身后，推着轮椅穿过大门。他以往镇定的脸色全然消失，只留下

痛苦的表情。

“真叫人难过。”我轻声说道。
比利点点头：“所有人都会觉得难以忍受。”
“查理呢？”
“你父亲在医院陪着苏，还有好多.....事情要安排。”
我说不出话来。
“我回医院去了。”山姆低声说，匆匆朝门外走去。
比利从雅各布手中抽出双手，转动着轮椅穿过厨房，进了他的房间。
杰克盯着他的背影看了许久，接着又回到我身旁的地板坐下。他用手捂着脸，我

轻抚他的肩膀，想找些话来说却又开不了口。
过了很长时间，雅各布抓着我的手，抚上他的脸庞。
“你感觉怎么样？还好吗？也许该带你去看医生。”他叹了口气。
“别为我担心。”我的声音嘶哑。
他扭过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你看上去不太舒服。”
“我的确觉得不太舒服。”
“我开车送你回家——等查理回去了，最好能有你陪陪他。”
“对。”
我无神地躺着沙发上，等他去开我那辆小卡车。比利在房间里一声不响，我仿

佛是个偷窥者，从裂缝中偷看别人的心事，偷看不属于我的伤心事。
杰克很快就把车开了出来，小卡车发动机的响声打破了沉寂。他将我从沙发上扶

起来，什么也没说。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门外的寒气让我瑟瑟发抖。他主动坐到

驾驶座上，拉我紧挨着他，胳膊依旧紧紧地搂着我，我的头倚靠在他的胸膛。
“你待会儿怎么回家？”我问道。
“我不回家了，我们还没抓到那个吸血鬼，不是吗？”
我浑身一阵颤抖，这次绝不是因为寒冷。
一路上我们都很安静。冰凉的空气令我睡意全无，我的头脑格外清醒，努力而快速地

思考问题。
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
我无法想象失去雅各布的生活，甚至连想象到这一点都让我心寒。他已经成为我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太残忍了，就像迈

克指责的那样？
　　我记得我曾希望雅各布是我的兄长。如今我意识到，我所要做的是向他表明我

的真实想法。他这样搂着我的时候一点不像是兄长。我觉得这个样子很舒服——温暖

、安宁、熟悉，还有安全，雅各布是安全的庇护所。
我可以表明一切，我应该这样做。
　　我得告诉他我的感受，这样才算对他公平。我得对他好好解释，这样他才会明白

我不适合他，我远远配不上他。他已经知道我受过伤，但他不了解这伤的有多深。我

得向他承认我有些疯狂——因为我总能听到某个人的声音，我必须在他做出决定之前

表明这一切。
　　尽管我觉得有这个必要，但我确信，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接受我，他会毫不犹

豫地接受我。但我得坚持向他表明一切——将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我毫无掩饰地展现

给他，这是唯一对他公平的方式。我会这样做吗？我能这样做吗？
　　为什么我这么希望雅各布幸福快乐呢？我对他的爱丝毫比不上先前付出的爱，我

的心仍在远处游荡，痛苦地追随着我的那个狠心的罗密欧。为什么我还这么希望雅各

布幸福快乐呢？
　　雅各布在黑漆漆的房子前停了车，四周突然安静下来，跟从前一样，他似乎又一

次读懂了我的心思。

他的另一只胳膊也揽住了我，将我紧紧地拥在他胸前，似乎要把我和他黏在一起。这

种 感觉一如既往的舒服，我好像又恢复为一个完整无缺的人。

我以为他在想哈里的事，但他开口说话时，语气里满是歉意："对不起，我知

道你和我的感受不同，贝尔。我发誓，我不介意。我只是非常高兴你愿意听我唱歌—

—而其他人根本不愿意听。"我的耳边响起他独有的笑声。

我的呼吸加快，喉咙里像有千万颗沙砾摩擦。

爱德华会不会希望我此时此刻陶醉于幸福感之中呢？我们之间尚存的一点朋友

情谊足不足以让他如此希望呢？我想他会的。他不可能妒忌：他只不过是把自己不想

要的一点点爱送给我的朋友雅各布。况且，这份爱已不同与从前。

杰克暖暖的脸紧贴我的头发。

如果我转过脸——如果我的双唇触到他赤裸的肩膀....我完全清楚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事。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发生，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解释。（妈妈的！

雅各布你个混蛋，要是你敢碰我们的小贝拉一下，我就砍下你的狼爪，爱德 你在哪

啊 ）

但是，我会这样做吗？尽管我不是全心全意，但为了拯救自己可悲的生活，我会这样

做吗？

我心神不宁地犹豫着要不要转过头去。

就在这时，爱德华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同我遇到危险时听到的声音一样清晰分

明。

"享受幸福吧。"他对我说。

我愣住了。

暮光之城-新月（下）

雅各布察觉到我的身体变得僵硬，不由自主地松开胳膊，伸手去开车门。
等等！我想说，等一会儿！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脑袋里回响

着爱德华的声音。
一阵暴风雨过后的冷风吹进了驾驶室。
“噢！”雅各布猛地吐出一口气，就好像有人在他肚子打了一拳，“真见鬼！”
他呯的关上车门，使劲地拧着点火开关上的车钥匙。他的双手抖动得厉害，我简直不

相信他用这双手拧动了钥匙。
“怎么了？”
他加速过快，引擎噼啪作响，车身跟着抖动了几个。
“吸血鬼。”他狠狠地说。
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整个人觉得头晕目眩：“你怎么知道的？”
“我闻得到！该死！”
雅各布的眼神充满杀气，他扫视着车前黑暗的道路，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身子

颤动的厉害。“变身还是带她离开这里？”他低声地自言自语。
他转过头迅速地看了我一眼，发现了我惊恐的双眼和惨白的脸色，他又调过头去

扫视着前方的道路。“对，带你离开。”
他猛踩油门，发动机听上去像是在怒号。他调转车头，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

声响。车灯的光柱一直从公路延伸到黑压压的森林，最后落在了一辆小轿车身上，它

就停在我家门口的马路对面。
“停车！”我喘着粗气喊道。
这是一辆黑色的车——我认识这辆车。我绝不是个车迷，但是我对这部车了如指

掌。这是梅赛德斯S55 AMG型，我熟悉它的马力和车内的颜色；我熟悉它强大引擎的振

动声；我熟悉它皮座椅的浓浓气味；我熟悉它车窗的暗色，让白天看

上去都像是傍晚

。
这时卡莱尔的车！
“停车！”我又喊道，声音比刚才更大，因为雅各布正不顾一切地朝前方驶去。
“什么？！”
“不是维多利亚。停车，停车！我要回去！！”
他用力踩住刹车，我牢牢地抵住仪表板，才不至于让整个身子冲向前去。
“你说什么？”我惊讶地问道，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神中充满恐惧。
“是卡莱尔的车！是卡伦一家人！我认得。”
他看着我如梦初醒的样子，浑身剧烈地颤动着。
“嘿，镇定下来，杰克。没事，没有危险，明白吗？放轻松。”
“是的，镇定！”他气喘吁吁地说，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当他努力克制自己不变身为

狼的时候，我朝车窗外那辆黑色的轿车望去。
　　　只有卡莱尔而已，我对自己说，别指望还有其他人。也许还有埃斯梅....别再

往下想了！！我警告自己。只有卡莱尔而已，这已经足够了，已经超越了我的预想。
“你家里有个吸血鬼，”雅各布不满地说，“你却想回去？”
我看了看他，极不情愿地将视线从梅赛德斯身上挪开——生怕我一看向别处，它就消

失不见了。
“当然。”我答道，对他提出的质疑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当然想回去。
　　　我盯着雅各布，他的表情变得僵硬，那种带有敌意的神情有凝结在他的脸上，

我还以为再也不会看到这种样子的他，我发现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遭人背叛的痛楚。

他的双手仍在不停的颤抖，整个人看上去老了十几岁。
他深吸一口气，“你确定这不是个圈套？”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这不是圈套，是卡莱尔，带我回去！”
他宽厚的双肩猛地抖动，但他的眼神却冷淡、漠然：“不！”
“杰克，没事.....”

“不。你自己回去吧，贝拉。”他的话如此冷酷无情——我的身子向后退缩，仿佛被

他的话击中，他用力地咬着牙齿又松开。
“你知道的，贝拉，”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我不能回去。不管条约里怎么规定，

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
“不是这样的.....”
“我得马上通知山姆，情况有变，我们不能在他们的地盘上出没。”
“杰克，这不是战争！”
他不理睬我，把换挡器挂到空挡，跳出车门，跑着离开。
再见，贝拉。”他回过头喊道，“我真希望你不会死。”他冲进了森林黑暗深处，身

子抖动得如此剧烈，甚至连背影都变得模糊，我还没来得及叫他，他就已经消失得无

影无踪。
我呆坐在车里，深感内疚，我刚才对雅各布做了些什么啊?
但是，我没时间自责下去了。
　　我还到驾驶座上，发动了小卡车。我的双手就同杰克的一样抖动着，过了好久我

才镇定下来。我小心翼翼地跳转车头，朝家里开去。
　　 我熄灭车灯后，四周一片漆黑。查理走的时候太匆忙了，忘记打开走廊的灯。我

迟疑地盯着黑暗中的房子，如果这是个圈套怎么办?
　　我又回过头看了一眼那辆黑色的车，它几乎隐匿在夜色之中。不，我认得这部车

。
　　但是，当我伸手去取门框上的钥匙时，双手忍不住又抖了起来。我握住门把，轻

轻一扭便打开了大门。我没有关门，门道里黑糊糊的。
我想打个招呼，但是嗓子又干又痛，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我向屋里走了一步，摸索着电灯开关。屋里真黑——就像海底一样黑......开关究竟

在哪儿呢?
　　黑漆漆的海水，海面上还不可思议地跳跃着红色的光亮，那光亮不可能是火，那

会是.....我的手指沿着墙壁摸索着，依旧抖动不止——
　　突然间，今天下午雅各布对我说的一段话在脑海中回响，变得越来越清晰....

她逃到海里了，他说，吸血鬼在水里比较有优势，这是我赶回来的原因——我担心他

会游上岸。我的手停住了，整个身子呆立在那里，我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海面上奇怪

的红色光亮很眼熟了。
维多利亚的头发，被风吹散，火一般的颜色.....
　　她当时就在那里。她就在海湾，同我和雅各布在一起。如果山姆不在那儿，如果

只有我和雅各布两个人.....我觉得呼吸困难、四肢僵硬。
灯亮了，尽管我麻木的手指根本没有摸到开关。
在徒然出现的灯光下，我眨了眨眼睛，看见了那个一直在等待着我的人。

17章　访客

我的访客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厅中央，黑色的双眸直直地盯着我的脸。她显得异乎寻常

的安静而白皙，整个人美得超乎人们的想象。
有那么几秒钟，我双膝大战，险些跌倒，于是便迅速倒向她。
砰然倒向她的同时我不禁叫道：“爱丽丝，啊，爱丽丝！”
我忘了她的身体是很硬实的，碰到她就像一头撞到了水泥墙上。
“贝拉？”她开口了，声音中好似有些解脱又有些迷惑，这种混合甚是奇怪。
我双手搂着她，大口大口地喘气，贪婪地感受她的体香。她的皮肤有着特殊的香

味——既不是花香、辛香，也不是柑橘或麝香。这奇香就是举世的香水亦无法比拟，

比我记忆中她的香味还要美妙。
不知何时我从喘气变成了抽泣——直到爱丽丝费力地把我扶到客厅的沙发，把

我的上身挪到她的大腿上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低泣。我感觉像蜷缩在清凉的石头上

，躺得很舒适，因为这石头极好地贴着我的身体，仿佛是依人赋形的。我反复轻抚着

我的背，等待我冷静下来。
“我.....对不起....我只是.....见到你.....太激动了！”我一边抽噎一边说。
“没事，贝拉，一切都好啦。”
“我知道。”说着便大哭起来。这一刻，一切似乎的确都好了。
爱丽丝叹了口气：“咳 我忘了你是情感多么丰富的人。”语气中有些责备的意

味。
我抬起头，流泪的双眼望着爱丽丝。她直挺着脖子，离我很远，双唇紧闭，眸子像树

脂一般黝黑。
“哦，”我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紧跟着透了一口气。她很饥渴了，而我闻上去

令她更有胃口。我已经有很久不用想这种事情了。“对不起。”
“是我自己不好。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捕猎了。不该让自己饿到这种程度的，可

我今天太匆忙了。”说着，她瞪了我一眼，问道，“说到这事，你说说你是怎么还活

着的？”
这话使我一下子清醒起来，也停止了哭泣。我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明白了爱丽丝

问什么会在这里。
我大声说道：“你看到我跌倒了。”
“不，”她眯起双眼说，“我看到你跳下去。”
我撅着嘴唇，感觉像是在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一个听上去不至于太蠢的解释。
爱丽丝摇摇头说：“我跟他说过这事迟早会发生，可他就是不信。‘贝拉保证过

。’她在模仿他的语气，声音像极了，这突然的震动令我的血液猛然凝固了，一阵剧

痛穿透全身。她又接着模仿他：“‘以后也别去找她了’，我们造成的伤害已经足够

多了。”
“但是我不看并不意味着我不会看见，”她继续道，“我并没有监视你，贝拉，

真的，我可以发誓。和你在一起是如此和谐.....看到你跳的那一刻，我想也没想，就

上了飞机。我知道一定赶不及，但是要我什么都不做，我做不到，于是我就到这儿来

了，心想也许可以帮帮查理。然后我就开车回来了。”说完，她迷惑地摇摇头，声音

变得焦虑起来，“看到你沉没到水里后，我就等啊等啊，等你的头冒出来，但一直没

等到。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查理呢？还有我哥哥？你知不知道爱德华

他.....”
　　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打断爱丽丝。我已经明白她其实是误会了，刚没有打断?

且蛭 不短 缌灏忝烂畹纳 簦 还 衷诓坏貌徽庋隽恕?
“爱丽丝，我没有企图自杀。”
她疑惑地瞪着我：“你是说你没有跳下悬崖？”
“我是跳了，不过.....”我扮了个鬼脸，说，“只是娱乐娱乐而已。”
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僵硬了。
“我以前看过雅各布的一些朋友从悬崖上跳水，”我继续解释，“看起来好像...蛮有

意思的，而且我当时又有些无聊……”
她一言不发，等着我继续说。
　　“我并没想到暴风雨会对水流造成什么影响。事实上，我当时压根儿就没多想水

的问题。”爱丽丝不信我的话。看得出来，她还是认为我是想自杀。我决定换个角度

，说：“对了，既然你看到我跳了，为什么没看到雅各布呢？”
她的头扭到一边，显得心烦意乱。
　　我又说：“要是雅各布没有跟着跳下去，我的确很可能会被淹死的。好吧，不是

可能，是肯定会被淹死，但是他跳下去了，把我拉上来，我猜他又把我拖到了岸上，

虽然那时我已经没有了知觉。从我被淹到他抓住我，最多不过一分钟，你怎么没看见

这些？”
她困惑的皱着眉头，问道：“有人把你拉出来了？”
“对啊，雅各布救了我。”
　　我好奇地看着她的脸上掠过复杂的表情和高深莫测的变化，不知是什么令她如

此不安——是她不够完美的透视能力？我不能确定。这时她特意低下头来，靠近我，

闻了闻我的肩膀。
我顿时僵住了。
“别这么荒唐。”她低声抱怨道，又靠近我闻了闻。
“你干吗呀？”
她没有回答我：“刚才和你在一起的是谁？听起来你们像是在争吵。”
“雅各布?布莱克。他可以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他至少……”我想

着雅格布生气的神情，完全溢于言表的样子，不知现在他与我而言到底算是什么呢?
爱丽丝点了点头，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什么？”
“我不知道，”她答道，“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么说吧，至少我没有死。”
她眼珠子转了转，说：“他还以为你一个人可以生还，真是个傻瓜，从未见过这样致

命的白痴。”
“可我的确活下来啦。”
她在想别的事情：“对了，如果水流湍急，你无法应付，雅格布怎么就能应付呢？”
“雅格布他……很健壮。”
她感觉到了我语气中的迟疑，眉毛向上挑了起来。
我紧抿嘴唇，脑子里在打转：这算是秘密呢还是不算？要是的话，我该对谁推

心置腹，雅格布，还是爱丽丝？
保守秘密太难了。我决定了，既然雅格布知道了一切，为什么就不能告诉爱丽丝。
“是这样的，他是……是个狼人，”我急切地说道，“如果周围有吸血鬼，奎鲁

特成员就会变成狼。他们早就认识卡莱尔，你那时和卡莱尔在一起么？”
爱丽丝呆呆地盯着我，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我猜这解释了我闻不到的气味，”

她自言自语地说，“但是这也解释了我没看到的一切么？”她眉头紧锁，光洁的额头

皱了起来。
“气味？”我重复道。
“你身上的气味很难闻，”她心不在焉地说，眉头依然紧锁着，“狼人？你确定么？

”
“很确定，”我回答道，想起保罗和雅格布在路上打架的情景我情不自禁的感到畏缩

，“我猜上一次狼人来到福克斯的时候你并没有和卡莱尔在一起吧？
”
“不在一起，我还没有找到他。”爱丽丝还是沉浸在沉思中。突然，她双眼睁大，看

着我，惊讶地说，“你最好的朋友是个狼人？”
我羞怯地点点头。
“有多久了？”
“他成为狼人也不过几个星期。”
她愤怒地看着我：“年轻的狼人？这样更糟！爱德华没错——你就像是引来各种危险

地磁铁，不是说要你别自找麻烦吗？”
受她这一刺激，我不禁抱怨说：“狼人又没什么错。”
“不错，可是狼人一发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她猛烈地摇着头说，“随你了，

贝拉。吸血鬼一走，这个城里其他的人都会更好，可是你就不得不和你最先能找到的

怪物待在一起了。”
我不想和爱丽丝争吵——我正在为她的到来而兴奋得发抖。我很高兴她真的在

身边，我可以抚摸她大理石般的皮肤，听她风铃般的声音——可是她所想的全错了。
“不，爱丽丝，吸血鬼没有真正离去——反正不是所有的都离去了，问题就在这里。

要不是狼人，维多利亚这会儿保准已经抓住我了，或者说，要不是因为雅各和他的朋

友，劳伦可能会抢在维多利亚之前抓住我，我觉得是这样的....”
“维多利亚？”她问道，“劳伦？”
　　我点点头，她黑色的双眼中透露的神情令我有点儿吃惊。我指了指自己，说：“

我会吸引危险的大磁铁，没忘吧？”
她又摇摇头，说：“告诉我这一切——从头说起。”
　　我掩盖了开头，省去了摩托车和各种声音的那段，但是之后直到今天的一切都一

五一十告诉她了。爱丽丝对我说无聊和到悬崖边这些轻描淡写的解释很不满意，所以

我就急着告诉她在水上看到了奇怪的火苗以及我以为那意味着什么。听到这里，她眼

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线。她这个样子很怪......很危险的样子——像个吸血鬼。我努力

压制着自己的感情，继续讲述我经历的折磨。
　　她一言不发地听我讲述，偶尔她会摇摇头，额头一直深锁着，直到后来，她的额

头看上去就像大理石似的皮肤上刻了几道痕一样。她没有说话，最后我感到安静了，

又一次为哈里的去世感到难过。我想起了卡莱尔，他很快就会回家了，不知他的境况

怎样？
“我们离开你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对吗？”爱丽丝含糊地问。
我笑了——这笑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味道：“关键不在这里，对吗？这和你为我好

而离开不一样。”
爱丽丝板着脸盯着地板，过了一会儿说：“咳，我觉得自己今天行事有些冲动，也许

我不该介入的。”
　　我感觉到自己脸上的血液仿佛被抽干了，胃部有向下跌落的感觉。“别走，爱丽

丝，”我轻声地说道，我的手指紧急抓住她白衬衣的领子，呼吸开始加快，“求你，

别离开我。”
她双眼睁大了，“好吧，”她说，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今晚我哪儿也不去。你深呼

吸一下。”我想按她说的去做，可这会儿却好像找不着肺部在哪儿似的。
我集中注意力在呼吸，这时她紧盯着我，直到我情绪稳定下来才开始说话。
“你神情很糟，贝拉。”
“我今天险些被淹死了。”我提醒她。
“不止这个，你看上去比这个还糟。”
我开始感觉有些退缩了：“你瞧，我这不是在努力嘛。”
她皱了皱眉，自言自语地说：“我告诉过他的。”
“爱丽丝，”我叹了口气，“你以为你会发现什么？我是说，除了发现我死了还有什

么？你期待我会上蹿下跳。吹口哨表演？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
“我知道，但我本来是期待的。”
“这么说来我不是唯一的傻瓜。”
电话铃响了。
“一定是查理。”说着，我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抓住爱丽丝石头般冰冷的手，拖着

她和我一起到了厨房。我不能让她离开我的视线。
“查理？”我接着电话。
“不，是我。”雅各布说。
“雅各！”
爱丽丝挑剔地审视着我的表情。
“就是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你还没死。”雅各布坏坏地说。
“我没事，我告诉过你不是....”
“恩，明白了，再见。”
雅各布挂了我的电话。
我叹了口气，仰起头，望着天花板。“这会出问题的。”
爱丽丝握紧我的手说：“我来了，他们并不兴奋。”
“不是特别兴奋，不过这本身也和他们无多大关系。”
爱丽丝一手揽着我，若有所思地问：“咱们现在干什么呢？”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暮光之城-新月（下）

“有事要做，还有很多没处理完。”
“什么事要做？”
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小心翼翼：“我也不确定.....我必须见见卡莱尔。”
她这么快就要走？我的胃开始有向下跌落的感觉。
“你能留下来吗？”我请求道，“求你？就一会儿嘛。我一直很想念你。”我的声音

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你要是觉得这主意不错，我就留下来吧。”她的双眼露出不快的神情。
“我觉得不错。你可以待在这里——查理一定会喜欢的。”
“我有房子，贝拉。”
我点点头，虽有些失望，不过也不再强求，她犹豫地看着我。
“不过，我至少得回去拿一箱子衣服过来吧。”
我一把抱住她：“爱丽丝你是最好的人！”
“还有我觉得必须马上觅食。”她声音中略带压抑。
“哦。”我退了一步。
“给我一小时吧？”她疑惑地问。我还没来得及作答，只见她举起一个手指，闭上眼

睛。有几秒钟，她的脸变得很光滑而毫无表情。
然后她睁开眼睛，回答着自己的问题：“好吧，你会没事的，无论如何，至少今晚不

会有事的。”她皱了皱眉，甚至向我做鬼脸，看起来像个天使。
“你会回来吗？”我小声问道。
“我发誓——一个小时。”
我看了一眼厨房里的钟。她笑了起来，靠近我迅速地亲了一下，然后离开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想着爱丽丝会回来的，感觉好多了。
等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必须让自己忙起来，首先得冲个澡。我脱下衣服，闻了闻

自己的肩膀，只闻到盐水和海藻的味道，不知道爱丽丝所我身上很难闻是指什么。
冲凉后我回到厨房，厨房的迹象表明查理最近没怎么吃东西。我一边哼着不成调的音

乐，一边在厨房里走动。

暮光之城-新月（下）

我把星期四的培盘食物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把沙发铺上垫单，放了个旧枕头。爱

丽丝倒用不着这个，但是查理得看看。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不去看钟，免得让自己惊

慌，爱丽丝保证过会回来的。

很快吃完了饭，没什么胃口——只是感觉到吞下食物时喉咙里很痛。最主要是口

渴，到饭吃完的时候，我喝了足有半加仑的水，是体内的盐分引起了严重脱水。

我尝试着在等候的时候看看电视。

爱丽丝已经到了，坐在为她临时准备的床上，双眸像液体的奶油糖果。她拍拍

枕头说：“谢谢。”

“你早到了。”我兴高采烈地说。

我在她身边坐下，头靠在她肩膀上。她用冰冷的手臂挽着我，叹了口气。

“贝拉，我们该对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老实说道，“我真的很努力地尝试过了。”

“我相信你。”

我们沉默了。

“他——他是不是.....”我深吸了口气。虽然此刻我已经能想起来了，但是要叫出他

的名字很困难。“爱德华是不是知道你在这儿？”我忍不住问道，毕竟这是我心中永

远的痛。我对自己承诺说等她走了，我会解决这个问题，想到这个我又有些不舒服了

。

“不知道。”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他没有和卡莱尔和埃斯梅在一起？”

“他每几个月回来一次。”

“哦。”他一定还在外面享受他的生活，我转向另外一个更安全的问题，“你说你是

飞过来的.....从哪儿飞来的呢？”

“从德纳利过来的，我在那儿拜访坦尼娅一家。”
“贾斯帕在这儿吗？他没和你一块儿来吗？”
她摇摇头：“他不赞成我介入。我们发过誓.....”说到这儿，她声音逐渐变小，然后

一改口吻，“你觉得查理不介意我在这儿吗？”她略带担忧地问道。
“查理觉得你很棒呢，爱丽丝。”
“这个嘛，我们得慢慢看了再说呢。”
几秒钟之后，我听到摩托艇停靠在车道上的声音，跳了起来，去开门。
查理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过来，双眼看着地面，肩膀无力地耷拉着。我走上

前去迎接他，直到我抱住了他的腰他才注意到我，然后猛烈地抱住了我。
“哈里的事我很难过，爸爸。”
“我会很想念他的。”查理轻声说。
“苏怎么样？”
“她有些茫然，好像还没有接受事情的真相。山姆陪着她......”他的声音忽大忽小

，“那些可怜的孩子，利亚比你大一岁，赛斯只有十四岁.....”他一边说一边摇摇头

。说着，我们又向门口走去，他搂紧了我。
“对了，爸爸？”我想最好先给他打打预防针，“你怎么也想不到谁在这里呢。

”
他面无表情地看看我，转过头去，看到街对面的奔驰车。走廊上的灯反射出黑色汽车

的光亮。他还来不及做出反应，爱丽丝已经站在门口了。
“嗨，查理，”她用柔和的声音说道，“不好意思，我来得不是时候。”
“爱丽丝?卡伦？”他眯起眼看着面前的人，似乎不确定自己的眼睛，“爱丽丝，是你

吗？”
“是我，”她说，“我从附近过来的。”
“卡莱尔他.....”

“不，我是一个人来的。”
我和爱丽丝都明白其实他想问的不是卡莱尔，他的手臂把我搂得更紧了。
“她可以待在这里，是不是？”我央求道，“我已经跟她说了。”
“当然可以，”查理机械地答道，“我们很高兴你能来，爱丽丝。”
“谢谢，查理，我知道这个时侯不太适合。”
“不，没关系，真的。接下来，我会很忙，要尽量为哈里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贝拉

有你做伴很好。”
“桌子给你留了饭，爸爸。”我说。
“谢谢，贝拉。”说着，他又搂了搂我，然后向厨房走去。
爱丽丝回到沙发上，我跟着她走过去。这次是她主动揽着我。让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

上。
“你看上去有些累。”
“是啊，”我答道，耸耸肩，“是因为在死亡边界挣扎所致.....对了，卡莱尔知道你

来是什么态度？”
“他不知道，他和埃斯梅一起去捕食旅行了。等到他几天后回来，应该能收到他的信

。”
“你不会告诉他.....不过要是他过来呢？”我问道，她知道我说的这个“他”不是指

卡莱尔。
“不，他非得把我杀掉不可。”爱丽丝害怕地说道。
我不禁笑了，然后叹了口气。
我不想睡觉，想这样整晚和爱丽丝聊天。整天坐在雅各布的沙发上当然不会累

，但是险些被淹死的经历的确令我精疲力尽，我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我靠在她冰冷

的肩膀上，头脑不再思考，享受着最美好的寂静。
我睡得很好，没有做梦，早早地醒来了，睡得很满足，只是身体有些僵硬了。我

睡在铺着毯子，原本准备给爱丽丝用的沙发上，听到她和查理在厨房聊天，好像查理

在给她准备早餐。

“情况到底有多坏，查理？”爱丽丝温和地问道。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谈论克里尔

沃特家族。

查理叹了口气：“情况很糟糕。”

“告诉我吧，我想知道我们走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我听到关橱柜的声音和微波炉的计时表走动的声音，他们的谈话暂停了。我在等

待，心里有些害怕。

“我从未觉得这么无助，”查理慢慢说道，“当时我不知该怎么办。第一个星期

——我觉得必须送她到医院里去。她不吃不喝，也不走动。杰兰迪医生说是‘紧张性

精神症’，但是我没让他来看她，我怕会吓到她。”

“不过她振作起来了？”

“我让蕾妮带她去佛罗里达，我不希望自己.....如果她不得不去医院或者发生

什么别的事情。我希望和她母亲在一起会好一些。但是我们开始打点衣服行装时，她

醒过来了，很愤怒。我从未见过贝拉这样大发脾气。她从来不发脾气，但是天哪，她

那天非常生气，她把衣服扔了一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离开——最后她开始

哭泣，我想这是个转折点。既然她希望待在这里，我也不和她争执，一开始，她看上

去的确好起来了.....”

查理降低了声音，听到他说这些，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自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

苦。
“但是？”爱丽丝问道。
“她回到学校去读书，吃饭、睡觉、上学、做功课。别人问她直接的问题时，她会

回答。但是她....内心很空洞。她的眼神很空泛。还有很多细节——她不再听音乐了

，在垃圾箱里我发现了很多被破坏的CD；她不再看书了；不再待在开着电视的房间，

不像以前一样喜欢看电视了。最后我意识到——她是在尽量回避任何可能令自己想到

他的事情。
“我们几乎无话可说，我很担心说错话令她难过———一点小事就可能令她退缩

——她也从未主动和我聊起什么。只有我问到时，她才回答。
她一直很孤独，不给朋友打电话，有一阵子根本就不打电话。夜晚更是空寂，我还记

得她夜里睡梦中哭喊的声音.....”
我几乎能看到他在战栗，想起这些，我自己也在战栗，然后我叹了口气。事实上

，我根本就骗不过他的眼睛，一点也骗不过。
“真抱歉，查理。”爱丽丝忧伤地说道。
“这不是你的错。”他说话的语气暗含着肯定有某个人该对这事负责任的意思，“你

一直是她的好朋友。”
“不过她现在看来好多了。”
“是好多了，自从她开始和雅各布?布莱克约会以来，我注意到她真的好多了。她

回到家里，脸上又有了喜色，眼睛开始又有了生气，变得更快乐了。”他停顿了一下

，声音略微有些变化，“他比她小一岁的样子，我知道她原本一直当他是朋友，但是

现在可能不单是朋友了，或者无论怎么说，是朝那个方向发展的。”查理几乎是带着

防御的意味说出这些的。这是个警告，不是给爱丽丝的，而是希望爱丽丝传达给某人

的，“雅各布比他的年纪更显老，”他继续用带着防备的语气说道，“他在生活上照

顾着他的父亲，就像是贝拉在心理上照顾她的母亲一样，这是他变得成熟。他长得很

帅气——像他母亲。他很配贝拉，你明白的。”
“那么她和他在一起很好。”爱丽丝表示同意。
　　查理长长地叹了口气，由于爱丽丝没有反对，很快说道：“的确，我有些言过

其实了。我不太确定.....即便是和雅各布在一起，我还是常常看到她的眼神中有着特

殊的神情，我可能从来没有体味到她经历的痛苦。这不同寻常，爱丽丝，这.....这令

我感到害怕。根本不正常，不像是某人.....离开了她，而像是这个人死去了。”他的

声音有点儿失控了。
　　不错，我曾经的确感觉像是某个人死了——像我自己死了。这种感觉不单单是对

真爱失去信心了，这好像还不足以置人于死地。这种感觉是好像失去了整个未来，整

个家庭——失去了我所选择的整个人生.....
　查理继续绝望地说道：“我不知道她是否能挺过来——不知道依她的性格，是否可

以从这样的痛苦中走出来。她一直是个坚定不移的小家伙，不能忘却过去，不会改变

想法。”
“她的确是这种人。”爱丽丝应答道，声音有些干涩。
“爱丽丝.....”查理犹豫了一下，“现在你知道我对你很有好感，我也相信她很高兴

见到你....不过我有些担心你来这里会对她产生影响。”
“我也有同样的担心，查理。我要是知道情况是这样也不会来的，抱歉。”
“亲爱的，别说抱歉的话。谁知道呢，说不定会带来好的影响呢。”
“但愿如此。”
接着只有他们用餐的刀叉声和查理吃东西的声音，我在想不知爱丽丝把食物藏在哪里

了。
“爱丽丝，我想问你点事情。”查理笨拙地说。
爱丽丝很镇定：“你说吧。”
“他不会也来这里吧？”我能听出查理语气中压抑着的气愤。
爱丽丝柔和地、肯定地回答：“他甚至不知道我在这里。我最近一次和他聊天时，他

在南美。”
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僵住了，努力听他们下面说什么。
“这样倒好，”查理哼着鼻子说，“当然了，我希望他开心。”
这时，爱丽丝的语气变得更坚定了：“这个我倒不作想当然的猜测，查理。”我

能想象她用这种语气时，眼睛一眨一眨的样子。
我听到一把椅子被迅速移开，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是查理站了起

来，爱丽丝不可能弄出这样的声音。接着听到自来水龙头打开了，冲洗着盘子。
看来他们不会继续讨论爱德华了，于是我决定起床。我翻了个身，用身体敲打着沙发

的弹簧，弹簧发出尖锐的嘎吱声，然后我大声打了个哈欠。
厨房里很安静。
我伸了个懒腰，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声音。
“爱丽丝？”我假装什么也没听到，叫着她的名字，声音有些干涩，正好伪装成刚醒

来的样子。
“我在厨房，贝拉。”爱丽丝叫道，一点也没有怀疑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不过她

隐瞒这些事情很有一套的。
查理不得不走了——他要帮助苏?克里尔沃特安排葬礼的事情。要不是爱丽丝在这里，

今天对我而言又是漫长的一天。她一直未说要离开，我也没问她。我知道她离开是必

然的，但是不愿去想它。
我们倒是聊起了她家——除了一个人，其他所有人都聊到了。
卡莱尔在伊萨卡岛上夜班，同时在科内尔兼职做教师。埃斯梅正在修缮一幢十

七世纪的房子，是座历史纪念馆，在城北的森林区。埃美特和罗莎莉又去欧洲度另一

个蜜月，去了几个月，已经回来了。贾斯帕也在科内尔，在那儿修哲学课程。爱丽丝

一直在作个人研究，研究我去年春天碰巧告诉她的事情。她很幸运找到了那个庇护所

，她曾经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但那段生活她已经没有记忆了。
“我叫玛丽?爱丽丝?布兰登，”她很快告诉我，“有个妹妹叫辛西亚。她的女儿

——也就是我的侄女——现在还活着，在比洛克西。”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送到……那里么？是什么让他们居然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

？而你当时是对未来满怀期望的……”
她只是摇摇头，浅黄褐色的双眼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没有找到很多关于

他们的情况。我查阅了所有旧报纸的缩微平片资料，里面并未频繁的提到我家。他们

不是报纸常常报道的那个圈子里的人。我父母亲的婚约在那儿，辛西亚的婚约也在。

”她不太确定地提起辛西亚的名字，“其中也宣布了我的出生……和我的去世。我找

到了自己的坟墓，甚至还从那个老庇护所的档案中偷到了入学通知单，通知单上的日

期和我墓碑上的日期是一天。”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个更轻松的话题。
卡伦一家现在又团聚了，只有一个人没回来，正在德纳利和坦尼娅共度科内尔的春季

休假。我倾听着每个细节，听她讲讲这个家庭的琐事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曾经梦想着

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查理天黑后才回来，比头一天晚上看上去更加疲惫了。他明天一早还要去为哈里

的葬礼安排预定的事，所以他回来得早了点，我和爱丽丝在沙发上休息。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查理从楼梯上走下来，他看上去全然像个陌生人，穿着一套我从

未见过的旧西服。上衣没有扣，我想是扣上太紧的缘故，领带配这个样式的西服有点

嫌大。他踮着脚尖走到门边，尽量不吵醒我们。我没有出声，假装睡着了，爱丽丝在

躺椅上也假装在睡觉。
他一出门，爱丽丝就坐了起来，仍然盖着被子，不过她已经穿好衣服了。
“那么，你今天准备做什么呢？”她问。
“不知道——你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了么？”
她笑笑，摇了摇头：“不过还早呢。”
　　在拉普西经历的一切也许使我忽略了家里的一堆事情，我决定干点家务活。我想

做点什么，让查理的日子好过些——让他回来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或许这能让

他感觉好点。我从卫生间开始了——这里被忽略的事情最多。

我做家务时，爱丽丝就靠在门框上，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诸如我的，不对

，是我们的高中朋友，问我自从她离开后，这些朋友都怎么样了。她的脸上还是一副

随意的、毫无感情的样子，但是我看得出她对我简单的回答不太满意，或许是我对昨

天偷听了她和查理的谈话有些内疚吧。

我正把袖子挽过胳膊肘，擦洗卫生间的地板，这时门铃响了。

我立刻转向爱丽丝，她的表情有些不知所措，像是很焦虑，令我感到奇怪，爱

丽丝很少会对事情这么惊讶。

“别挂！”我朝门的方向叫道，站起身来，到水槽旁把手冲洗干净。

“贝拉，”爱丽丝有些沮丧，“我能猜到大概是谁，我想我应该回避一下。”

“猜？”我重复她的话，什么时候开始爱丽丝需要去猜测事情了？

“如果情况又像我昨天破天荒地预见到的一些事情一样，那么很有可能是雅各布?

布莱克，或者是他的——朋友。”

我看着她，愣愣地说：“你看不见狼人吗？”

她扮了个鬼脸，“好像是这样。”显然这令她不安——非常不安。

门铃又响了，一连响了两次，听得出来来人有些焦急。

“你哪儿也不用去，爱丽丝，是你先到的。”

她发出银铃般清脆的笑声——但是笑声中有些忧郁的味道。“相信我——让我和

雅各布?布莱克共处一室绝不是明智之举。”

她很快亲了一下我的脸蛋，然后从查理的房间门进去了，无疑地会从查理的房间

后门离开的。

门铃又响了。

18章 葬礼

我快步下楼，打开了门。
当然是雅各布，即便无法透视了，爱丽丝还是很聪明。
他站在离门六英尺远的地方，远看上去，他皱着鼻子，但是脸上却很平滑——像戴着

个假面具一样。不过这骗不了我，我看到他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他的脸上露出一阵敌对的神色，令我想起了那个糟糕的下午，当时他选择了山姆，没

有选择我。此刻，我觉得自己的下颌开始抽搐，进入了防御的状态。
雅各布的"兔子"在路边移动，杰瑞德坐在驾驶座上，恩布里坐在乘客位上。我知道

他们是不放心让雅各布单独过来，这让我有点儿难过，有些不高兴，卡伦家人就不会

这样。
"嘿。"见他最终没有开口，我便招呼了一声。
雅各嘟起嘴吧，还是没有上前，眼睛看着前院。
我咬咬牙说："她不在这儿，你有什么是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只有你一个人在？"
"是的。"我叹了口气。
"我能和你聊一下吗？"
"当然可以，雅各布，进来吧。"
雅各布回头看看坐在车上的朋友。我看到恩布里微微摇了摇头。不知为什么，这让我

很生气。
我咬紧了牙齿。“胆小鬼。”我低声咕哝道。
　　雅各回过头看着我，他浓黑的眉毛在深陷的双眼上方，非常突出，下颌固定不

动，然后迈着步子向前进——这样描述他走路最合适了——走上人行道，他从我身边

闪过，向屋里走去。
　　我的双眼和杰瑞德、恩布里两人的眼睛先后撞了个正着。我不喜欢他们看我时

那种严肃的眼神，他们难道真觉得我会做什么伤害雅各布的事吗？这样对视之后，我

就把门关上了。
雅各布在我身后的大厅，看着客厅乱糟糟的毯子。
“开了卧谈会？”他语气中有些讥讽。
“没错，”我也用同样的语气答道，我不喜欢雅各布这样说话，“你觉得像什么？”
他又皱起了鼻子，好像闻到了什么难闻的气味似的。“你的‘朋友’呢？”从他说话

的语气中我就知道他这个“朋友”是加引号的。
“他有些急事走了。说吧，雅各布，你想怎么样？”
房间的某种气氛使他变得更急躁了，修长的双臂在颤抖。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

去了厨房，双眼四处巡视。
我跟在他后面，他在短短的吧台旁来回走动。
“嘿，”我堵在他面前，他停下来，盯着我，“你怎么啦？”
“我不喜欢不得不到这儿来。”
这话让我很受伤，我不觉向后退缩，他的眼神变得更加严肃了。
“我很抱歉你不得不来，”我喃喃地说，“何不告诉我你要什么，然后就可以走了？

”
“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不会很久的，我们还要回去参加葬礼。”
“好，那你问吧。”我的话可能充满了敌意，但是我不愿意他看出我内心有多受伤。

我知道这样对他不公平。毕竟昨晚我先选了吸血鬼，其次选他，是我伤害他在先。
他深吸了一口气，原本颤抖的手指静止了下来，脸上露出平静的神色。
“和你在一起的是卡伦家族的某个人。”他说。
“不错，爱丽丝?卡伦。”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在这儿待多久？”
“只要她愿意，随便多久，”我的语气中还带着敌意，“这是我对她的公开邀请。”
“你是不是可以.....请你.....向她解释一下另一个.....维多利亚？”
我的脸色变得苍白了，答道，“已经和她说了。”
他点点头：“你知道有 准业娜嗽谡舛 颐侵荒芸椿ぷ约旱耐恋 D阒挥性诶 瘴魁虐跺

谡饫镆信膊荒藿；つ懔恕?rdquo;
“知道了。”我轻声答道。
他转过头向窗外看去，没有说话。
“就这些么？”
他眼睛仍然看着玻璃窗，答道：“还有最后一件事。”
我在等他往下说，但是他没有继续下去。“什么事？”我问道。
“其他人现在会回来吗？”他冷冷地、平静地问。这令我想起山姆通常镇定的举止。

雅各布越来越像山姆了.....我不明白这个为什么让我感到不安。
现在是我没有说话，他双眼期待地看着我。
“怎样？”他问道，努力掩饰着他平静的表情下面的紧张。
“不会，”我最后勉强地答道，“他们不会回来。”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好了，就这些。”
我瞪着他，心里又生出许多怨恨：“好吧，那你快去吧，快去告诉山姆那些可恶的妖

怪并没有来抓你。”
“好吧。”他答道，依然很镇定。
　　好像就这样结束了，雅各布迅速从厨房走了出去。我没有动，等着听前门打开的

声音，但是并没有听到，只听到炉子上时钟的声音，雅各布现在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真令我惊讶。

真是太悲伤了，我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和他变得这样疏远了呢？
爱丽丝走后他会原谅我吗？要是他不能原谅我呢？
我靠在柜台边，把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中。我怎么把一切弄得这么糟呢？要是不

这样我又能怎么做呢？即便事后来看，我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有什么更

得体的方式
“贝拉.....”雅各布不安地问道。
我抬起头，看到雅各布犹豫地站在厨房的门边，我以为他离开了，但是他并没有。看

到自己手上晶莹的泪珠，我才知道自己哭了。
雅各布脸上镇定的神情消失了，他变得焦虑、不确定。很快他走到我面前，低下头，

这样他的眼神可以离我近些。
“我又犯错误了，是吗？”
“什么错误？”我问道，声音有些断续。
“没有履行我的诺言。对不起。”
“没事儿，”我喃喃地说，“这次是我引起的。”
他咧了咧嘴：“我知道你对他们的感觉，我本不该这么吃惊的。”
我能看出他眼神中的变化。我想告诉他爱丽丝是怎样的，希望改变他对爱丽丝

的错误评价，但是我似乎感觉到现在不是时候。
于是我又说了句：“对不起。”
“我们别为这个担心了，好吗？她只是来拜访你的，对吗？她迟早会离开的，一切会

回到正常轨道的。”
“我就不能同时拥有你们两个朋友吗？”我问道，声音中透出一丝受伤的意味。
他缓缓地摇摇头：“不能，我觉得不能。”
我抽噎了一下，说：“但是你会等我，对吗？即便我喜欢爱丽丝，你还是我的朋

友，对吗？”
我没有抬头看他，不知他对我提到爱丽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过了一分钟，他才回答

，我知道自己不看他是明智的举动。
“不错，我永远是你的朋友，”他粗声说道，“无论你爱着什么。”
“你发誓？”
“我发誓。”
我感觉到他的手臂搂着我，我靠在他的胸膛，还在抽噎：“真是糟糕。”
“就是。”说着，他闻了一下我的头发说，“哇！”
“什么！”我抬起头来，看看他的鼻子又为什么皱起来了，“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对我

，我身上没有什么异味。”
他微笑着说：“不对，你身上有味道——你闻上去像他们。黑鞋油，太甜了—

—甜得发腻，还有点儿......冰冷。我的鼻子都要被冻僵了。”
“真的？”这倒真是奇怪，爱丽丝身上的气味很好闻，至少一个人闻起来很不错

的，“但是爱丽丝怎么也会觉得我身上有异味呢？”
这时他收起了笑容，说：“哈，说不定她也会觉得我身上有异味呢，哈。”
“不过，你们两个人我都觉得很好闻啊。”我又把头靠在他的胸膛。他一离开这

扇门，我一定会很想他的。这几乎像是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游戏——一方面我希

望爱丽丝永远留在这里，她一走，我就会死去（当然是比喻），但是永远见不到雅各

我又该怎么办呢？真是一团糟。
“我嵯肽愕模 嵅鸥鞑记嵘 担 臀宜 氲囊谎 拔颐渴泵靠潭英谙肽悖M 缧┬肟 ！？
“真的没必要这样，雅各。”
他叹了口气：“不，事实就是这样的，贝拉。你.....爱她，所以我最好不要靠

近她。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要是我违反了协约，山姆会发疯的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有些讥讽，“要是我杀了你的朋友，你一定不会高兴的

。”

听到这话，我不觉想挣脱他的手臂，不想他反而把我抱得更紧了，不让我逃开：

“没有必要逃避现实，事实就是这样的，贝拉。”
“我不喜欢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雅各布腾出了一只手来，托着我的下巴，让我看着他：“不错，当我们都是人类时，

一切要容易得多，不是吗？”
我叹了口气。

我们长久地对视着，他的手使我的皮肤感到发烫。我知道自己的脸上只有郁闷—

—我不想现在就说再见，哪怕相聚很短暂。一开始，他的脸上和我一样充满悲伤，但

是由于我们一直这样对视着，他脸上的表情开始改变了。
他放开了我，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我脸颊上滑过，直到我的下颌。我能感到他的手指在

颤动——这次倒不是因为生气的缘故，他用发烫的双手抚摸着我的脸。
“贝拉。”他喃喃地叫道。
我顿时僵住了。

不！我还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不确定是否可以这样做，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

思考了，但是我要是认为现在拒绝他不会有什么后果，那就太傻了。

我注视着他，他不是我的雅各布，但他也可能是我的雅各布。他的脸很熟悉，充

满爱意。的确，从很多方面看，我都是爱他的。他给我带来安慰，是我安全的港湾。

现在，我可以旋转拥有他。

爱丽丝暂时不会回来了，但是这于事无补，真爱永远失去了。我的王子永远不会

回来把我从施了魔法的睡梦中唤醒。毕竟我也不是公主，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关于亲吻

的神话故事呢？难道是世俗的亲吻，不能打破任何符咒？
　　也许这样会容易一点——就像握着他的手或者让他抱着我一样。也许会感觉不错

，也许不会有什么背叛的负罪感。况且，我背叛了谁呢？只有我自己。
雅各布一直注视着我，低下头来，而我还是完全没有决定。
　　这时刺耳的电话铃声让我们俩同时跳了起来，但是这并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他

从我的下颌看过去，从我背后去拿听筒，但是另一只手还是紧紧地抚着我的脸。黑色

的眼睛依然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变得糊涂了，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也没想到借助这个

电话的干扰做点什么。
“斯旺寓所。”雅各布说，沙哑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有人说话了，雅各布立刻改变了。他放开了我的脸颊，双眼发直，面无表情，我

甚至可以用我仅剩的大学基金来打赌，保准是爱丽丝。
我缓过神来，伸手去拿电话，雅各布没有管我。
“他不在这儿。”雅各布说，声音中带有恐吓的味道。
对方简短地说了点什么，似乎是要求更多的信息，因为他很不情愿地补充说：“他去

参加葬礼了。”
然后雅各布挂掉了电话。“可恶的吸血鬼。”他低声咕哝着。然后转过来看着我，脸

上一副讨厌的神情。
“你挂了谁的电话？”我非常生气，急促地问道，“这是在我的家里！我的电话！”
“放松点！是他挂了我的电话！”
“他？他是谁？！”
他讥讽地答道：“卡莱尔?卡伦博士。”

“为什么不让我和他说话？！”
“他不是找你的，”雅各布冷淡地答道。他的脸上很光滑，毫无表情，但手在发抖，

“他问查理在那儿，我就告诉他了。我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
“你听我说，雅各布?布莱克.....”
但是显然他并没有在听。他很快回过头去，好像听到有人在另一个房间喊他的名字似

的，双眼园瞪，身体变得僵硬，然后开始发抖。我也不觉停下来听，但是什么也没听

到。
“再见，贝拉。”他挤出这几个字，然后朝前门走去。
我追在他后面，问：“是什么？”
只是他一转身，我便撞上了他，他嘴里咒骂着什么，然后又转过身去，把我撞到一边

，我踉跄了几步，跌倒在地上，我的脚绊倒了他的脚。
“该死，诶哟！”在他很快把脚抽出来时我抗议地叫道。
他继续往门口走去，我则艰难地站了起来。突然，他又愣住不动了。
爱丽丝一动不动地站在楼梯脚下。
“贝拉。”她语塞了。
我匆忙站起来，蹒跚地走到她身边。她的双眼有些茫然，脸色比骨头的颜色还要白，

纤细的身躯因为内心的波澜而颤抖。
“爱丽丝，怎么啦？”我叫道，用手捂住她的脸，希望能使她平静下来。
“爱德华。”她只吐出了三个字。
　　　听到这话，我的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一开始我还不明白房子为什么在旋转，

不知道爱丽丝凄凉的脸色怎么会和爱德华有关，而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摆，大脑

还来不及找到答案，我便已失去了知觉。
楼梯倾斜了，而且倾斜的角度很奇怪。
雅各布生气的声音突然回想在我耳边，是一些很粗俗的咒骂。我模模糊糊感到有些反

感，他的那些新朋友显然给他带来了坏影响。
我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却不知道是怎样躺倒这里的，雅各布还在耳边咒骂，感觉像

是地震了，沙发有些晃动。
“你对她做了些什么？”他责问道。
爱丽丝没理他：“贝拉？贝拉，快醒醒，我们得赶快。”
“别过来。”雅各布警告她。
“镇定点，雅各布?布莱克，”爱丽丝命令道，“你不想在她身边这样做。”
“我集中注意力没有什么困难。”他反诘道，但是声音更加冷静了。
　　“爱丽丝？”我的声音很虚弱，“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虽然事情可能是我

不愿意听到的，但我忍不住要问。
“我不知道，”她突然痛哭道，“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忍着头痛，尽力坐起来。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抓着的是雅各布的胳膊，在颤抖

的不是沙发，而是雅各布的胳膊。
　　爱丽丝从她的包里拿出个银色的电话来，迅速拨了个号码，她的手指动的很快，

因而看不清她拨号的动作。
“罗斯，我现在要和卡莱尔说话。”她的声音很急促，“好的，等他一回来就告诉我

。不对，我会在飞机上。对了，你有任何爱德华的消息吗？”
　　爱丽丝这时停了下来，仔细听电话那段的回答，每一秒钟，她的表情变得更加惊

讶，双唇因惊骇而张开，形成一个“0”字形，手上的电话在颤抖。
“为什么？”她气喘吁吁地问，“为什么你要这么做，罗莎莉？”
不知道对方做了什么回答，她的下颌因生气而绷紧着，双眼冒出怒火，眯了起来。
　　“这个，从两方面讲，你都做得不对，罗莎莉，这是个问题，你不觉得吗？”她

生气地问道，“对，没错、她一点事儿也没有——是我错了……这个说来话

长......但是关于那点你错了，所以我要打电话来.....没错，我看到的就是这个。”
她转过头看着我，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爱丽丝，”我很快说道。我得抢在她前面说，而她接下来的话摧毁了我生命中

紧剩的一切，“爱丽丝，卡莱尔回来了，他刚打过电话.....”
她愣愣地看着我，空洞地问：“什么时候？”
“就在你回来前半分钟。”
“他说什么了？”现在她开始集中注意力了，等待我的回答。
“我没和他说话。”说着，我看了看雅各布。
　　爱丽丝严厉地瞪着雅各布。他退缩了，但还是站在我身边，他笨拙地坐下，好

像是要用他的身体来挡住我似的。
“他找查理，我告诉他查理不在。”雅各布愤慨地答道。
“就这些了？”爱丽丝用冰冷的声音问道。
“然后他就挂了我的电话。”雅各布应答道。他的脊椎骨一阵战栗，我也因此被震动

了。
“你告诉他查理在葬礼上。”我提醒他。
爱丽丝很快转过头看着我问：“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不在这儿，’然后卡莱尔问查理在哪儿，雅各布说，‘在葬礼上’。”
爱丽丝发出一声呻吟，突然跪在地上。
“告诉我爱丽丝。”我轻声说。
“电话上的不是卡莱尔。”她无助地说。
“你认为我说谎？”在我身边的雅各布叫道。
爱丽丝没理他，专注地看着我困惑的脸。
“是爱德华，”爱丽丝低声说，“他以为你死了。”
　我的大脑又恢复运转了，爱丽丝的话并不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我感到如释重负。
“罗莎莉告诉他我自杀了，不是吗？”我一边说，一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没错。”爱丽丝答道，眼睛里又闪现出愤怒的神色。
　　“从她的角度来看，她的确认为这就是事实。他们过于依赖我的视觉了，而我的

视觉并不完美。但是她居然寻找到他，把这事告诉他了！难道她不知道.....或者不在

乎.....”她的声音带有恐惧，渐渐地隐去。
“爱德华打电话来的时候，他以为雅各布说的是我的葬礼。”我突然意识到了。

想到刚才曾经离他那么近，和他的声音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我感到一阵刺痛。我抓着

雅各布的手臂，指甲深深陷进了手臂中，但是他没有丝毫退缩。
爱丽丝奇怪地看着我，“你一点也不难过。”她喃喃地说。
“咳，他打电话来时时机的确不巧，但是一切都会弄明白的。下次他再打电话来

，有人会告诉他.....到底.....什么.....”说着说着我没了声音。她迷惑地看着我，

期待我留在喉咙里的话。
他为什么这么惊恐呢？问什么她一脸的痛苦、疑惑和恐惧？她刚才在电话中为什

么和罗莎莉那样说话？和她看到的有关....还有罗莎莉的自责；罗莎莉对于任何发生

在我身上的事从未感到自责，但是如果她伤害了她的家人，伤害了她的哥哥.....
“贝拉，”爱丽丝轻声说，“爱德华再也不会打电话来了，他相信她说的。”
“我.....不明白。”我一字一顿地说，费力地挤出这句话，爱丽丝开始向我解释。
“他要去意大利”
听到这儿，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这时我的脑海又回荡着爱德华的声音，这声音并不是我的错觉，而是留在记忆中

的平和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足以穿透我的胸脯，在我的胸中留下一道裂口。这些话

是他深爱着我的时候说的，他当时对我的爱我深信不疑。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记得他是在我们一起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死去时说这话的，恰

恰就在这个房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个死法....我知道艾美特和贾斯帕一定不会帮我

的....所以我想也许可以去意大利，犯点事，激怒沃尔图里....我们不能激怒他们，

除非自己想找死！除非自己想找死！
“不！！”我几乎尖声叫道，和刚才的轻声喃语比起来，这声音非常大，我们大

家都跳了起来，当我意识到她看到了些什么时，血液顿时冲上脸来：“不！不！！不

！！！不！！！！他不能！他不能那样做！！”
“当从你的朋友的电话中得知已无法挽救你了，他就下定了决心。”
“但是他.....他离开了！他再也不想要我了！这样又有什么不同？他知道我早晚会死

的！”
“我想他从来没想过要比你活得长。”爱丽丝很快答道。
“他怎么敢这样做？！”我叫道，跪在了地上，雅各布不确定地站在爱丽丝和

我的中间。
“哦，别挡在中间，雅各布！”我绝望中，不耐烦地用手肘挤开全身颤抖的雅各

布，到爱丽丝跟前，“我们该怎么办？”我央求道，总该有个办法吧，“我们不能打

电话给他？卡莱尔能打电话给他吗？”
她摇着头，“我第一下就试了。他把电话留在瑞欧的一个垃圾箱里了——有人接了电

话......”她轻声说。
“你刚才说我们要赶快。赶快做什么？我们快去做，无论什么我都做！”
“贝拉，我——我觉得不能让你去.....”她犹豫不决，没有说下去。
“让我去！”我命令道。
她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手指偶尔抓紧我的肩膀，强调着她的

话：“我们有可

能已经太晚了。我看到他进了沃尔图里.....请求被处死。”我们俩都瑟缩了，我的双

眼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眼泪，“现在一切都要看他们的选择，我必须等到他们

作出决定时才能看见。”

“但是如果他们说不，他们也有可能说不的——阿罗很喜欢卡莱尔，不想得罪他

——爱德华还有个备用计划，他们对城市的保护意识很强。如果爱德华做点什么破坏

那里的平静，他想他们会采取行动阻止他，他想得没错，他们会的。”

我挫败地看着他，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

“所以如果他们同意他的请求的话，我们也太晚了。如果他们说不，然后他又

很快采取备用方案的话，我们也太晚了。如果他会采用更夸张一点的举措.....我们可

能还来得及。”

“我们走吧！”

“听着，贝拉！无论我们是否来得及，我们都会到达沃尔图里城的中心。要是他

的行动成功了，我会被视为他的同谋。而你属于人类，不但知道了太多，而且味道很

好闻。很可能他们会把我们全都消灭掉.....对你来说惩罚就是作为他们的午餐。”

“我们还待在这儿就是为了这个？”我不相信地问道，“要是你害怕我一个人去

。”我在脑海里算了算自己账户上剩下的钱，想着不知爱丽丝能否再借我一些。

“我唯一怕的是你被杀害。”

我反感地说道：“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怎么让自己死去！还要你告诉我

该怎么做！”
“你给查理留个便条，我打电话到航空公司。”
“查理。”我吃力地问。
倒不是说我在这儿能保护他，但我是否可以留下他独自面对......
“我不会让查理发生任何事情的，”雅各布的声音粗暴而充满愤怒，“撕毁条约。”
我抬头看着他，他板着脸看着我一脸惊慌的样子。
“快点，贝拉。”爱丽丝催促道。
我冲向厨房，猛地拉开抽屉，把抽屉中的东西倒在地上，想找一支笔。这时，一只棕

色皮肤的手递来一支笔。
“谢谢。”我喃喃地说，用牙齿卸下笔套。他又安静地递给我便签纸，上面还有

我们记下的电话信息。我撕下第一页，扔在背后。
爸爸，我写道，我和爱丽丝在一起。爱德华遇到困难了。我回来后你再教训我吧

。我知道这是个困难时期。很抱歉，深爱着你。贝拉。
“别走。”雅各布轻声说。这时爱丽丝不在场，他的怒气也全消了。
我不想费时间和他争论，于是说：“请你，一定一定好好照顾查理。”我一边说着，

一边走向前门。爱丽地肩上背着个包，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带上钱包——你需要身份证明。请你告诉我你是有护照的，我可没时间伪造护

照。”
我点点头，冲到楼上，双膝发软，但是此刻我很感谢妈妈曾经一度想要在墨西哥

的海滩上和菲尔结婚。当然，这个想法和她的其他计划一样成了泡影。不过在这事泡

汤之前，我倒是给她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我闯进自己房间，在旧钱包里塞满了钱，背包里装了件干净的T恤，一条长运动

裤，一支牙刷，然后冲下楼去。这整个过程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几乎有点儿令

我窒息。不过，至少和上次不同——上次我是逃离福克斯，避免被饥饿的吸血鬼伤害

，而不是去寻找吸血鬼——我不用亲口和查理说再见。

雅各布和爱丽丝在前门互相对峙，他们彼此距离很远，几乎看不出他们在交谈，

他们俩好像都没有注意到风风火火走下楼梯的我。

“有时候你也许比较善于自我控制，但是你要带她去见的这些吸血鬼.....”雅各

布非常愤怒地指责她。

“没错，你说得对，小人，”爱丽丝也在大吼，“沃尔图里是我们中最厉害的—

—这解释了为什么每次你闻到我的味道时就会毛发倒立。这是你的噩梦，是你本能的

恐惧，对这些我也稍有了解。”

“你把她带去，就像带了瓶酒去参加他们的派对一样。”他吼道。

“你觉得要是我把她留在家里，让维多利亚威胁她会更好受吗！”

“那个红发鬼我们能对付。”

“那为什么她还在到处捕猎？”

雅各布发出一声怒吼，随之一阵颤抖。

“别吵了！”我不耐烦地对他们俩大叫道，“等我们回来后再吵，我们走！”

爱丽丝朝着她的车子快步走去，我紧随其后，又本能地停下来，锁上了门。

雅各布用发抖的手抓着了我的胳膊：“请你，贝拉，我求你了。”

他黑色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我的喉咙哽咽了。

“雅各，我不得不.....”

“不行，你不是非去不可的。你可以在这里和我在一起，你可以活下来，为查

理，也为我。”

卡莱尔的奔驰车已经发动了，由于爱丽丝很着急的发动着，车子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摇摇头，感到一阵心痛，眼泪夺眶而出。我挣脱了雅各布的手，雅各布没有再作劣

力。
“千万别死，贝拉，”他哽咽道，“别走，别.....”
要是我永远见不到他了呢?
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发出了低声的呜咽，我抱着他的腰，紧紧地拥抱着，

唯有觉得这一刻太短暂了。我流着泪的脸扎在他的胸口，他的大手摸着我的头发，好

像这样可以把我拖住一样。
“再见，雅各。”我拉开了他放在我头发上的手，吻了吻他的掌心，忍不住看看他的

脸，“对不起。”我喃喃地说。
说完我便向车子冲去。车子对着人行道一侧的门正开着等我进去。我把背包扔在车座

枕头上，然后闪进车里，呼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照顾好查理！”我回过头来朝着车窗叫道，但已不见了雅各布的身影。爱丽丝

加大了油门——车胎发出像人嘶叫般的刮擦声——然后便调转身子，上了马路。我在

树丛边缘瞟见了一丝白色和鞋子的一角。

19章 厌恶

暮光之城-新月（下）

我们在飞机还有几秒就起飞时赶到了，然后真正的折磨才刚开始。飞机悠闲地停在停

机坪上，乘务员从容地在机舱走廊内来回走动，拍打着顶上的行李舱，确认包裹已堆

放妥当。飞行员头探出驾驶舱，和正好经过的乘务员聊上几句。爱丽丝的手搭在我的

肩上，当我上下颠簸的时候，把我按在椅子上。
“总比跑步要快。”她低声提醒我。
我点头的时候正好被弹了起来。
最后，飞机缓缓地滑过大门，速度逐渐增快，我所受的折磨也越来越大。我还以

为起飞后会好受点，但是我极度烦躁和不耐烦的心情丝毫不减。
飞机还没完全起飞，爱丽丝拿起前座后背里面的手机，转身背对着微微不满的乘务员

。我脸上的表情使得乘务员没有走过来阻止。
爱丽丝和贾斯帕打电话的时候，我试图不去听。我不想听到他们的对话，但是一

些话还是不时地钻进我的耳朵。
“我不确信，我看见他不停做着不同的事情，不断改变主意.....在城市中毫无节

制地瞎闹，袭击保安，在广场上把一辆车举过头顶.....做一些使他们不得不出来制止

的事情——他知道这是最好的逼迫他们的方法.....”
“不行，你不能这样做。”爱丽丝把声音压得很低，使我离她非常近几乎听不到

，于是，我更加用心听，“告诉艾美特.....跟着艾美特和罗莎莉，把他们带回来....

好好考虑一下，贾斯帕。如果他看见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你想他会怎么做？”
她点点头说：“正是如此。我认为贝拉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还

有机会的话.....

我会尽一切努力的。让卡莱尔作好准备，情况不是很乐观。”
　　她随后笑了，从她的声音听来，好像有点儿眉目。“我想过这一点.....好的，

我保证。”她声音带着请求的语气，“不用跟着我，我保证，贾斯帕。不管怎么样，

我会逃出来的.....我爱你。”
她挂断电话，闭上眼睛，倚靠在座位上：“我讨厌对他说谎。”
　　“告诉我一切，爱丽丝，”我祈求到。“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让Jasper阻止

Emmett，为什么他们不能帮助我们？”
“两个原因”她仍闭着眼睛，低声说，
　　第一个我跟他说了。我们能亲自阻止爱德华——如果艾美特拖住他的话。我们

会有足够的时间说服他你还活着，但是我们不能跟踪爱德华。如果他知道我们来找他

，他会加快行动的。他会把一辆别克朝墙上砸去，那么沃尔图里就会抓住他。
　　“第二个原因，我不能告诉贾斯帕，因为他们在场，如果沃尔图里杀死爱德华的

话，他们会打起来的，贝拉。”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恳求道，“如果我们侥幸能

赢......如果我们四个人能救回我哥哥，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不能，贝拉

，我不能让贾斯帕这么白白牺牲。”
　　我意识到为什么她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了。她为了保护贾斯帕，宁可牺牲我们自

己，也许牺牲了爱德华。我理解，一点都不怪她。于是我点了点头。
　　“难道爱德华不能感受到你的心声吗？”我问她，“他不可以通过你的思想了解

到我还活着，然后意识到没有必要那么做吗？”
谁也没有任何解释。我还是不能相信他会这么做。完全没有道理！我很清楚地记

着那天我们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前一后的自杀。他说，你死了我也不

要独自活着！好像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但是她在森林里离开我时说的话硬是把所有的

一切给否定掉了。
“如果他在听的话，”她接着解释，“不管你信不信，我们可以用思想说谎的。

如果你真的死了，我还是会努力阻止他的。我会很努力地一直想着‘她还活着，她还

活着’，他知道这一点。”
我无奈地咬咬牙。
“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贝拉，我不会把你卷入危险之中的，都是我不好。”
“别傻了。你根本不用担心我。”我不耐烦地摇摇头，“告诉我你刚才说讨厌对贾斯

帕说谎是什么意思？”
她苦笑一下：“我答应他我会在他们杀我之前逃出来，这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完全不是。”她扬了扬眉毛，好像提醒我危险性的客观存在。
“谁是沃尔图里？”我小声问，“他们为什么比艾美特、贾斯帕、罗莎莉还有你可怕

？”很难想象比这更可怕地事物了。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突然向我身后看了看。我转过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走廊上

装做没看见我们似的朝别处看，他看起来像个生意人，黑色的西装，膝盖上放着一部

笔记本电脑。当我恼怒地看着他的时候，他打开电脑，装模作样地带上耳机。

我靠近爱丽丝，她轻声对我耳语，告诉了我全部的事情。

“我很奇怪你知道这个名字，”她说，“当我说他要去意大利的时候，你一听就

明白了，我还以为我得解释一番呢。爱德华到底告诉你多少事情？”

“他只是说过他们是一个古老的家族——像皇族一样。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不用和他们为敌。”我小声说，“死”这个字很难说出口。

“你必须明白，”她说着，把声音降得更低，更小心翼翼，“我们卡伦家族比你

想象的更加神秘。我们这么多人和平共处是......不太寻常的。北方的坦尼娅家族一

样。卡莱尔认为是自我克制让我们变的文明，使我们能把关系建立在相爱而不是为了

生存和寻求便利的基础上。即便是詹姆斯的三女巫聚在一起都嫌人多——你可以明白

为什么劳伦这么轻易地就离开了她们。我们一般单独行动，或者俩人结伴。据我所知

，卡莱尔家族是目前最大的，当然是出了另外一个，这另一个就是沃尔图里家族。”

“他们一开始就三个人，阿罗、凯厄思和马库斯。”

“我见过他们，”我低声说，“在卡莱尔书房里的画上。”

爱丽丝点点头：“后来有两个女人加入他们，他们五个人后来组成了家庭。我

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他们能够和谐相处是因为年龄相仿吧。他们都有三千多岁了。

或者是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彼此相互忍耐，就像爱德华和我一样，阿罗和马库斯......

也是法力不凡的。”

她不等我回答就继续说道，“也许是他们对权利共同的热爱把他们连在一起，皇族也

许是个恰当的描述。”
“如果只有五个人......”
“那个家庭一共五个人，”她纠正道，“不包括守卫。”
我深吸一口气：“听起来.....很严重。”
“是的，”她对我说，“上次我们听说现在那个家族有九个固定守卫，其他的都

是.....暂时的，一切都在变。这些守卫中很多人法力也很强，他们的才能让我觉得自

己的能力像是雕虫小技。沃尔图里家族根据个人的能力、体能，或者其他方面的特长

来选拔守卫。”
我张开嘴，又闭上了，我不太想知道困难有多大。
她又点了点头，好像明白我在想什么：“他们和别人没有太多的冲突，没有人会

蠢到去惹他们。他们待在自己的城市里，有差遣才出去一下。”
“差遣？”我不明白。
“爱德华没有告诉你他们都干些什么吗？”
“没有。”我一脸的迷茫。
爱丽丝朝我后面的生意人看了一眼，把冰冷的嘴凑到我的耳边。
“他叫他们为皇族是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一千多年了，他们夺到了执行法律的权

利——事实上是惩戒违规者的权利，他们执法很果断。”
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很大：“还有规则？”我的声音有点儿大了。
“嘘！”
“怎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我小声地抱怨着，“我是说，我想成为.....加入你们！

怎么没人跟我提过规矩？”
爱丽丝被我的反应逗笑了：“没那么复杂，贝拉，只有一条核心准则——如果你好好

想想，也许就会猜到的。”
我想了想：“不知道。”
她失望地摇摇头：“可能是太明显了，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身份保密。”

“哦。”我嘀咕着，过去是很明显。

“很好理解，我们大都不需要管制，”她接着说，“但是几个世纪过去了，有些人觉

得无聊了，或者说疯了，我不清楚。沃尔图里家族就插手了，防止把大家都牵扯进去

。”

“所以，爱德华他......”

“计划在他们的老巢捣乱——那座他们隐居了三百年的古城，从伊特鲁利亚时期

开始就隐居在那儿。他们对城市保护有加，不允许在城内捕杀。沃特拉城也许是世界

上最安全的城市了——至少不会有吸血鬼的袭击。”

“但是你说他们不离开那儿，他们吃什么呢？”

“他们不离开城，但是从外面把猎物带进来，有时候从很远的地方。这使得守卫在不

镇压独立行动，或者不需要保护沃特拉的时候有事可做.....”

“像这次爱德华的行为就需要他们。”我接着她的话讲。现在说出他的名字简单多

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见不到他我也没打算多活，如果我们太迟了的话，我根

本不想活了，知道自己会死得比较容易反而轻松了许多。

“我怀疑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她喃喃地说，“毕竟一心寻死的吸血鬼不多

见。”

我发出很轻的声音，但是爱丽丝好像听出我的痛苦，用瘦长而有力的手臂挽着我。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贝拉，事情还没结束呢。”

“还没有。”我听着她的安慰，虽然我知道她认为我们胜算很小，“如果我们乱了方

寸，沃尔图里就会抓住我们。”

爱丽丝面部表情僵硬：“听你口气好像这是件好事似的。”

我耸耸肩。

“别想了，贝拉，否则我们只好绕纽约一圈，又回到福克斯了。”

“什么？”
“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迟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你送回到查理的身边，我不想你发

生任何事情，你明白吗？”
“明白，爱丽丝。”
她稍稍向后，以便能看着我：“不要惹麻烦！”
“我保证。”我答应道。
她眼珠转了转。
“让我们仔细想想，看他到底有什么计划。”
　　她手还是搭在我的肩上，但是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另一只手放在脸上，用手指

搓着太阳穴。
我惊奇地盯着她看了好久，最后，她一动不动，脸像雕塑一般。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要不是我事先知道她在想事情，还会以为她睡着了，我不敢

打断她的思路。
　　我希望有什么安全点的事情好想想，不敢去想等待着我们的恐惧，更不敢想万一

我们失败了怎么办。我怕自己叫出来。
　　我不能预料任何事情。也许，很幸运的话，我可以救回爱德华，但是我没有天真

到以为救了他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我和以前一样，他没有理由再喜欢我了。再

见到他然后又失去他.....
　　我忍受住痛苦，如果它是救回爱德华的代价，我愿意这么做。
他们在看电影，我旁边的人戴上耳机。有时候我看着小屏幕上的人影在晃动，但是我

根本搞不清楚那电影是恐怖片还是爱情片。
　　　好久以后，飞机才开始降落纽约，爱丽丝坐着没动。我开始发抖，伸手想碰她

，但又收回来。这样来来回回好多次，知道飞机砰地着地。
“爱丽丝，”我终于叫出来了，“爱丽丝，我们得下了。”
她慢慢睁开眼，晃着脑袋四处看看。

“有什么新发现吗？”我小声问，对另外一边的那个男人保持警惕。
“没有什么，”她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他走近了，正在想怎么开口发问。

”

我们必须赶去换机，这样很好——比干等着好。飞机一起飞，爱丽丝就和之前一

样，以同样的姿势闭上眼睛，我耐心地等待着。天黑了，我打开窗户看着外面和遮光

板一样黑的天空。
真庆幸我训练了还几个月如何控制我的思想，虽然不管爱丽丝怎么安慰，我并不

打算活着离开，但我控制住自己不去想这些恐怖的可能性，相反我开始想一些小的问

题。比如，回到家后，我要怎么对查理说？这个问题够我想上几个小时了。还有雅各

布怎么办？他答应过等我，但是这个承诺还有效吗？我会一个人住在福克斯，孤独终

老吗？也许我根本不想活下去了，不管发生什么。
感觉像是在几秒种后，爱丽丝摇摇我的肩——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不知不觉睡着了

。
“贝拉。”她轻声叫我，但是其他人都在沉睡中，她的声音先得有点大了。
“怎么了？”
爱丽丝的眼睛在后面的灯光下微微发亮。
“没有什么，”我问道，有点晕呼呼的。
“当然，贝拉，别睡。我看看他们说些什么。”
“告诉我。”一位乘务员轻轻走过来：“两位女士需要枕头吗？”他轻声细语，仿佛

是对我们大声交谈的指责。
“不用，谢谢。”爱丽丝给他一个微笑，她的微笑非常迷人。那位乘务员愣住了，转

身的时候晕头转向的，差点绊倒。
“告诉我。”我几乎无声地说。
她对着我的耳朵说：“他们对他有兴趣——认为他的才能非常有用，他们想给他职位

。”
“他会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但肯定很有趣。”她又笑了笑，“这是第一个好消息，他们开始行动了

；他们不想毁了他，‘太浪费’——阿罗会这么认为，这就会使他想尽办法。他计划

拖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但这还不能使我充满希望，我并未能像她一样能松口气。我们迟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如果我没有进入沃特拉城，爱丽丝就会把我拖回家。
“爱丽丝?”
“什么事？”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看得这么清楚?有几次，你预料到很远的事情——还没发生的事

情？”
她眉头紧锁起来，我猜想她是不是知道我在想什么了。
“因为很近，就快要发生，所以很清楚，我只是集中注意力罢了。该发生的事情中就

会发生的——这些只不过是些苗头，而且我比你更明白我的同类。爱德华和我关系更

紧密，也就更容易了。”
“你有时候也明白我。”我提醒她。
她摇摇头：“没那么清楚。”
我叹了口气：“我真希望你能预料我的未来，最开始的时候，你还没遇见我就预料到

……”
“你什么意思？”
“你预见到我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挤出这句话。

她叹了口气：“当时确实有这个可能。”
“当时。”我重复她的话。
“事实上，贝拉……”她犹豫了一下，做出了选择，“说实话，这听上去有点荒唐，

我正考虑是不是干脆把你的命运改变。”
我盯着她，惊呆了。立刻，我顶住了她这话的诱惑，万一她改变了主意我会很失望的

。
“吓着你了吧？”她问，“我想这就是你想要的。”
“是的！”我喘着气，“爱丽丝，现在就做吧！这样我就可以帮助你——不会拖你后

腿，咬我吧！”
“嘘，”她提醒我，“理智点，”她小声说“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明天必须赶到沃

特拉。你需要在痛苦中熬几天。”她做了个鬼脸。“我认为其他乘客会惊慌失措的。

”
我咬了咬嘴唇：“如果你现在不做，以后会改变主意的。”
“不会的，”她皱了皱眉，有点儿不高兴，“我不会改变主意，但是他会生气的，不

过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心跳加速：“他完全没有办法。”
她静静地笑着，又叹了一口气：“你太相信我了。贝拉，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做到，可

能最后只会杀了你。”
“我愿意冒这个险。”
“你太怪了，哪怕在人类当中你也是很怪的。”
“谢谢夸奖。”
“这只是假设，不管怎样，先过了明天再说。”
“好的。”至少我觉得要是活过明天，我就有希望。如果爱丽丝信守诺言，如果她没

杀了我，那爱德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走，我就可以一直跟着他。我不会让他花心

的，或许，要是我变得美丽、强大了，他就不会花心了。
“睡吧，”她对我说，“有新的消息我会叫醒你的。”
“好的。”我应了声，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爱丽丝收回椅子上的腿，双手抱膝，

额头趴在膝盖上，开始专心地听了。
我靠在椅子上休息，看着她，接下来就记得她看着东方微白的天空，关上窗户。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他们跟他说不行了。”她平静地说，我注意到她的热情全无。
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哽咽：“那他打算怎么做？”
“开始很乱。我只能听到一部分，他计划变动很快。”
“什么样的计划？”我追问。
“最糟糕的时候，”她说，“他决定去捕猎了。”
她看着我，知道我没完全理解。
“他不想让卡莱尔失望。”我嘀咕着，即便到最后关头。
“也许吧。”她表示赞同。
“还有时间吗？”我说着，舱内气压有所变化，飞机准备降落。
“我想是的——只要他不改变目前的计划。”
“什么计划？”
“很简单，他想走到阳光底下去。”
走到阳光底下，就这样。
这就足够了。爱德华站在草地中间——闪闪发光，好像他的皮肤是由上千颗宝

石组成的——对此我记忆尤为深刻，任何人看过这样的情形都不会忘怀的。沃尔图里

如果不想引人注目，就绝不会允许这事发生。
我看着窗外的微弱的晨光，“我们赶不到了。”我小声说着，喉咙哽咽。
她摇摇头：“现在他正看着热闹的人群，他想等到人最多的时候。他选择了钟楼下的

中心广场，那边的墙很高，他会等到太阳当头照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有时间。”
“是的，如果我们够幸运，而且他没有改变计划的话。”
飞行员走到机舱连接处，先用法语，然后用英语，宣布我们即将降落。指示灯闪烁提

醒系好安全带。
“从佛罗伦萨到福克斯要多久？”
“根据你行驶的速度而定.....贝拉？”
“什么？”
她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是否强烈反对我偷车子？”
　　一辆崭新的黄色保时捷在我身边急停下来，车声后面镶嵌着银色的“最强涡轮

TURBO”字样。拥堵的机场中，在我身边的行人都盯着我们。
“快点，贝拉!”爱丽丝急切地从车窗里喊我。
我跑到车门，钻了进去，恨不得套双黑袜子在头上。
“爱丽丝，”我抱怨道，“你怎么不挑选个更显眼的车子啊？”
车内是黑色的皮革，车窗也是黑的，在车子里面黑糊糊的，挺安全。
爱丽丝已经穿梭在车辆当中——穿过车辆之间的空隙，我赶紧摸寻到安全带系上。
“重要的是，”她纠正我说，“能不能偷到一辆更快的，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运气

很好了。”
“恩，相信碰到路障的时候会很舒服的。”
她笑了笑：“放心，谁要是设路障的话，我保证超过它。”她踩足油门，好像为了证

实她的话。
　　我本来似乎应该欣赏窗外的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风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远

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爱丽丝开得太快，尽管我相信她的车技，但还是有些害

怕。我太焦急了，而没有心思好好欣赏窗外山脉和古城堡的墙。
“你看见其他东西了吗？”
“好像有什么活动，”爱丽丝说，“一个节目，街上都是人和红色的旗子。今天是几

号？”
我不是很确信：“十九号，也许？”
“真讽刺，今天是圣马库斯节。”
“什么意思？”
　　她冷笑道：“这个城市每年都要庆祝这一节日。传说一个基督徒传教士、沃尔

图里的马库斯神父一千五百年前把所有的吸血鬼逐出沃特拉城，传说他在罗马尼亚驱

逐吸血鬼过程中牺牲了。当然是一派胡言，他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但是一些迷信就

是这么来的，像关于十字架和大蒜的迷信。马库斯神父很会利用这些。吸血鬼没有再

骚扰沃特拉城，所以它们见效了。”她的笑声变成嘲讽，“节日逐渐变成了城市的庆

典，表达对警察的敬仰——不管怎么说，沃特拉是座很安全的城市，警察功不可没。

”

我明白她为什么说很讽刺了：“爱德华在这天闹事，他们肯定不会开心的，不是

吗？”

她摇摇头，表情很严肃：“他们很快会行动的。”

我向别处看去，努力不让牙齿咬到下嘴唇，流血在这个时侯可不是好事。

太阳在浅蓝色的天空上已经升得很高了。

“他还是计划中午行动吗？”我确认道。

“是的，他决定等到那个时候，他们也等着他行动。”

“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

她盯着前方弯曲的道路——时速表上的指针已经偏到最右边了。

“你为什么都不用做，他只要在走出来之前看到你就可以了，他看到我之前必须先看

到你。”

“我们有什么办法实现这一计划呢？”

一辆红色的小车子似乎跟在我们的车子后头。

“我会尽量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然后你沿着我指的方向跑去。”

我点了点头。

“不要摔倒，”她补充道，“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瞎激动。”

20章 沃特拉城

我们的车开到一个陡坡，这时道路变得拥挤起来。越往上开，车子越多，爱丽丝再也

无法肆无忌惮地在车群中随意穿梭了。我们减速，慢悠悠地跟在一辆棕褐色的“标志

”后面。
“爱丽丝。”我嘀咕道，车前的时速表上显示车速又快起来了。
“这是唯一一条道。”她试图安慰我，但是她的声音极不自然，无法使我放松下来。
车辆继续前行，一辆又一辆地和我们擦身而过。太阳光强烈地照射着，好像已经是当

头直照了。
车子一辆接一辆地向那座城市行驶。开近些了，我看见车辆都停在路边，人们下

车步行。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们等得不耐烦了，这样的感受我很能理解，但是当我们到

了一个Z形路轨，我看到城墙外面的停车场上排满了车辆，成群的人们蜂拥进城门，没

有人可以把车子开进城去。
“爱丽丝。”我紧张地低声叫她。
“我知道。”她说，她的脸僵硬得像冰凿出来的一般。
我们的车开得很慢，我看得出外面风很大。那些朝大门走去的

人用手紧按住帽

子，不停地拂去被风吹到脸上的头发，他们的衣服也被风吹得鼓鼓的。我还注意到到

处是红色，红衬衫、红帽子、红色的旗子像长丝带般沿着城墙随风飘舞。我正出神地

看着，有位妇女系在头上的鲜红头巾被一阵风刮飞了。头巾在她上方飞舞，仿佛是有

了生命。那个妇女跳起来，想抢回头巾，可是它越飞越高，这座沉闷的古城上方就这

样多了一块鲜红的色彩。

“贝拉，”爱丽丝急促地低声说道，“我不清楚这里的门卫会怎么做——如果我

们车开不过去，你只好一个人进去了。你必须快跑，边跑边打听普奥利宫殿，然后朝

着人家指的方向跑，千万不要迷路了。”

“普奥利宫殿，普奥利宫殿。”我一遍遍地在心里默念着，努力记牢了。

“如果对方说英语，你就问‘钟楼’在哪儿。我会绕着城墙，看能不能找到没人

的角落翻墙过去。”

我点了点头：“嗯，普奥利宫殿。”

“爱德华会在广场的南边的钟楼下等你，右方有一条狭窄的小巷，他就在阴暗的

角落等着。你要先让他看到你，他才会走出来。”

我使劲地点点头。

爱丽丝车子快开到队伍前头了。一个身穿深蓝色海军制服的人正在指挥交通，把

车辆从拥挤的停车场疏导开来。前面的车辆绕了个弯往回开，在路边找个地方停靠，

现在轮到爱丽丝了。

暮光之城-新月（下）

那个穿制服的人心不在焉地懒洋洋地指挥着，爱丽丝乘机加速，从他身边窜过，

向大门驶去，他朝我们大叫，但是没有追上来，拼命地挥手阻止后面的车辆学我们的

样。
城门口的守卫穿着一套陆军制服。我们朝他行驶的时候，成群的观光者向两边散开，

瞪大双眼盯着我们的保时捷闪着车灯，向前直冲。
那个守卫一脚跨到路中间，挡住我们的去路。爱丽丝小心地把车开到一个合适的

方位，然后才停下来。阳光从我这边打窗子射进来，爱丽丝那边没有。她敏捷地伸手

到车后座，从包里拿出东西。
守卫绕到车子另一边，满脸恼怒地敲着她那边的车窗。
她摇下一半车窗，我看到那个守卫朝着车窗里的脸孔看了两眼。
"非常抱歉，小姐，今天只有观光车才可以开进城去。"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道。 城敢猓 M 梢杂懈 玫南 8.棼哐矍罢馕恚 览龅呐印?
"这是私人观光车哦。"爱丽丝回答道，脸上洋溢着迷人的微笑。她一只手伸出

窗外，暴露在阳光下。我惊呆了，后来才意识到她戴着到肘上的棕褐色的手套。她抓

住守卫举着的叩车窗的手，把它扯进车内，把一样东西塞到他手中，让他握紧。
他抽回手，一脸迷惘，盯着手上拿着的厚厚的一沓钱，最外面的一张可是千元大

钞啊。（欧元哦￣）
"您是在开玩笑吧？"他咕哝道。
爱丽丝笑得更加灿烂了："如果你觉得有趣的话。"
他瞪大双眼看着她，我瞥了一眼时速表。如果爱德华按时到达的话，我们只有五分钟

了。
“我时间有点儿紧。”她暗示道，仍然微笑着。
那个守卫眨了两下眼睛，把钱塞进里面的衣服。从我们车窗后退一步，示意我们

开过去，边上的行人都没有注意到刚才静悄悄发生的一幕。爱丽丝开进城内，我们都

松了一口气。
街道非常狭窄，路上铺着的碎石颜色和路边褪色的棕褐色的建筑一样，这些建筑

的影子使得道路更加阴暗。
感觉就像在一条幽深的小巷一般，两边的墙上有红旗装饰，旗与旗相隔没多远。

这些旗子迎风飘舞，在狭窄的小巷中呼呼作响。
街上很挤，路上的行人使我们的车子不得不很慢地行驶着。
“不远了。”爱丽丝鼓励我说。我抓着车门的把手，只要她一说到我随时准备冲下车

子。
她一下子加速一下子突然刹车，边上的行人向我们挥舞拳头，嘴里生气地骂着，

真庆幸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她把车子拐到一条不适合车辆行驶的小道上，我们开过

的时候，惊奇的行人不得不侧身贴在两边的房门上。在小道的尽头又有一条街，街上

的建筑比之前的高，它们的顶层几乎连在一起，所以夹在中间的街道几乎晒不到阳光

，而且在上头飘扬的旗子几乎连在了一起。这里的人群比哪儿都拥挤，爱丽丝停下车

子，我还没等车停稳就把门打开了。
她指着街道前方一块宽敞点的地方：“那儿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广场的南面。

一直跑过去，就到钟楼右方了。我会知道条路能绕过去……”
她突然打住，等她再次开口说话，她的声音很轻：“他们到处都是。”

我愣在那里，但是她把我推出车子：“别管那么多了。你只有两分钟，贝拉，快

跑啊！”她喊着，一边也跨出车子。
我没有看爱丽丝怎样退到阴暗处的，也顾不上关车门。
我推开挡在我前面的一个胖女人径直往前冲，我低着头，看清脚下凹凸的石头，其他

什么也不管。
走出那条黑巷子，我被主广场上空强烈的阳光射得睁不开双眼。
风迎面吹来，把头发吹到眼中，是我无法看清楚一切，难怪我没注意到一堵堵人

墙，直到我狠狠地撞到他们。
这些人简直水泄不通，我拼命地往前挤，不停地拨开别人的手臂。我听到人群愤

怒的声音还有疼痛的声音，但我都听不懂。人们脸上的表情又怒又惊讶，夹杂着星星

点点的红色。一个金发女人瞪了我一眼，她脖子上的红围巾看起来像一处恶心的伤口

。人群中，一个小孩儿被一个男人高高举在肩上，他朝着我咧嘴笑着，他的双唇被那

一副塑料吸血鬼的假牙撑得鼓出来。
我身边的人群使劲挤，把我朝各个方向挤。幸好那个钟很显眼，否则我肯定走错

方向，但是钟上的时针和分针都齐刷刷地指向酷日，尽管我死命地在人群中往前挤，

我知道我已经迟到很久了。我只走了一半的路程，而且肯定是不能按时赶到的。我作

为一个人类，又蠢又慢，就因为这样我们人注定要死的。
我多么希望爱丽丝能够从某个阴暗的角落出来，希望她从某个角落看

到我知道我失败

了，然后回到贾斯帕那儿。
　　我仔细听，希望能在嘈杂的声音中听到某人看到惊奇事物的声音：当他们看到

爱德华时发出的惊叫声。
　　突然，人群中有了一个空隙，我看见前面有一小块空地。我急忙往前冲去，直

到我的胫骨撞到砖块上时，我才发现是广场中央一个比较大的方形喷泉。
　　我跨过喷泉的矮墙，踩到过膝的水，此时我松了一口气，几乎就要哭出来了。我

淌水过去，水花四处乱溅。虽然太阳晒着，可是风很冷，身上湿了，我冷得发痛，但

是喷泉很宽。我从喷泉里穿过广场中心，一下子就到喷泉的另一边，我一刻也没停，

踩在稍矮的墙上翻过高墙，又投入人群中去。
　　人们自觉地给我让道，小心地不让我衣服上滴下的水溅到他们身上，我又看了看

钟。
一串悠长而急促的钟鸣在广场上响起。钟声使得脚底下的石头也震动起来，小孩儿捂

着耳朵哭了起来，我尖叫着向前跑。
“爱德华！”明知无济于事，我依然大声叫着。人群太吵了，我气喘吁吁地叫着也没

用，但是我还是不停地喊叫。
　　钟声又响起。我跑过一个抱着小孩儿的妇女，那小孩儿的头发在强烈的阳光照

射下几乎成了白色的了。当我穿过一堆穿着红夹克的高大的男人，他们嚷着警告我，

钟声又一次响起。

暮光之城-新月（下）

在这堆穿着红夹克的男人的另一头有一道空隙，观光者漫无目的地在我身边转悠

，留出一块空地。我努力搜寻通向广场右边建筑间的那条幽暗道路，往前我还是看不

清地面，路上还是有太多的人，钟声又响了。

现在越发难以看清楚了。前面没有人群挡着，风迎面吹进我的双眼。我不知道

我的泪水是北风吹出来的，还是因为听到一遍又一遍的钟声急出来的。

离路口最近的是一家四口。两个女孩儿一身红色，配上马尾辫上黑色的丝带。那

位父亲不是很高，从他头顶上，我憋见阴暗处有点儿亮的东西。我向他们的方向疾飞

过去，努力睁开含泪的双眼。钟声响起来，最小的那个女孩儿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大一点的女孩儿也只有到她的妈妈腰间那么高，她抱着妈妈的腿，盯着他们身后

的阴暗处。我看着她扯扯妈妈的肘，指着那片黑暗。钟声再一次响起时，我已经很近

了。

我离他们很近了，可以听到女孩儿刺耳的声音。看到我闯入他们当中，一遍遍地叫着

爱德华，那位父亲惊奇地看着我。

稍大的女孩儿嘻嘻笑着，一边和她妈妈说着话，一边迫不及待地指着阴暗处。

我突然绕到那位父亲的身后——他迅速把小孩儿拉开——我嗖地窜进他们身后的暗处

，上方的钟又响了。

“爱德华，不要啊！”我尖叫着，但是我的声音被钟声淹没了。

我看见他了，但是我发现他看不见我。这次真的是他，不是幻觉。我的想象比我预料

的还要失误，现实中的他远比我想象中的好。
　　爱德华像雕像那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离巷口只有几步的距离。他的双眼紧

闭，眼袋呈深紫色，两只手臂自然下垂在身体两边，掌心向前。他的表情极其安详，

好像正做着好梦。他胸前的衣服敞开着，胸膛的皮肤好像大理石一般光华——他的脚

底下还有一小堆白色的东西。光线从广场走道上反射到他的皮肤上，微微发光。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美的——虽然我一路尖叫跑来，气喘吁吁的，我还能细细

欣赏。过去的七个月根本不算什么，他在森林里和我说的那些话也没有任何意义，他

不需要我也不要紧。不管我多么老，我只要和他在一起。
钟声响起，他大步地走出阴暗。
“不要！”我叫道，“爱德华，你看着我！”
他没有听我的，他微微笑着，他抬起脚步就要跨进阳光中。
我冲向他，由于用力过猛差点儿把自己甩到地上，幸亏他接住了我。我几乎吓晕了，

我猛转过头。
钟声再一次响起的时候，他缓缓睁开双眼。
他低头看着我，暗暗感到惊奇。
“太奇妙了，”他说道，磁性的声音充满了惊奇，还有点儿窃喜，“卡莱尔说得没错

。”
“爱德华，”我试图说话，但是发不出声音，“你必须退回阴暗处，快啊！”
　　他好像觉得挺有趣，他的手抚过我的面颊，似乎没有注意到我正试图把他推回阴

暗处。可是就跟推一堵墙似的，我的力气全白费了。钟声再响的时候，他依然毫无反

应。

真奇怪，我明白我们两个人当时的处境都很危险，但是，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好，

我感觉到我的心脏在胸膛内跳动，血液在血管里沸腾、涌动。他皮肤散发出来的香气

沁入我的心肺，塞得慢慢的，就像我的胸腔内没有任何出口。我感觉很完美——不是

大病初愈的那种感觉——就像从来未曾受过伤那样美好。
“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来得这么快。我毫无感觉——它们太棒了。”他自得其乐，闭上

眼睛又一次吻着我的头发。他的声音像蜂蜜一样甜，像天鹅绒一样软。“死亡，就算

汲走你呼吸的香蜜，却无法夺走你的美丽。”他轻声说着，我记得这句话是罗密欧在

坟前说过的。最后一次钟声响起了。“你和以前一样那么好闻，”他接着说，“就算

它是地狱，我也不在乎，我要拥有它。”
“我没有死，”我打断他，“你也没有！爱德华，快点，我们快走，他们很快就会赶

到的！”
我在他的怀里挣扎，他眉头紧锁，很是不解。
“怎么了？”他礼貌地问道。
“我们还没死，没有！但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在沃尔图里之前.....”
我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闪过理解的表情。我话还没讲完，他突然把我从阴暗处

边缘猛拉开，轻而易举地把我甩到靠墙的地方站着，他自己则背对着我，面对着巷口

，双臂张开挡在我前面保护我。
我从他的手臂下方看到两个黑影站在阴暗的不远处。
“好啊，先生们，”爱德华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沉着而轻快，“我没想到今天会遇见

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代我向你们的主子道谢的话，我会感到更加荣幸。”
“我们可以换个更合适的地方谈话吗？”一个平淡的声音不怀好意地说道。”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爱德华的声音变得更加生硬了，“我明白你的规矩，费力克

斯，但是我也没有犯规啊。”
　　“费力克斯只是想说太阳快照到这儿了。”另外一个人解释道，他们两个都披着

拖地地灰色斗篷，斗篷在风中不停地摆动，“我们找个更阴的地方吧！”
“好，我跟你们去，”爱德华冷淡地说道，“贝拉，你为何不回到广场去享受节日的

气氛？”
“不，把那女孩儿一块带过来。”第一个人不怀好意地说道。
“我不同意。”表面的客套顿时消失了。爱德华声音冷淡极了。他的重心稍微转变，

我知道他已经作好战斗的准备了。
“不要。”我说道。
“嘘。”他轻声说，只有我听见。
“费力克斯，”第二个人提醒道，他显得比较讲理，“不是说这话的时候。”他转向

爱德华，“阿罗只是想和你谈谈，希望你不要比我们出手。”
“当然可以。”爱德华回答，“可是必须先放这女孩儿离开。”
“恐怕不行，”比较礼貌的那人抱歉地说道，“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那我恐怕也不能接受阿罗的邀请了，德米特里。”
　　“那正好。”费力克斯嘀咕道。我眼睛开始适应黑暗的光线，能看清费力克斯是

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他强壮的体形使我想起了艾美特。
“阿罗会很失望的。”德米特里叹了口气。
“他肯定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失望的。”爱德华回答说。
　　费力克斯和德米特里悄悄走近巷口，俩人散开以便可以两面夹攻爱德华。他们

想把爱德华逼近巷子，以免被其他人看到。没有光能找到他们的皮肤，有斗篷裹着他

们非常安全。
爱德华纹丝不动，为了保护我他置自身安危于不顾。
突然，爱德华把头转过来，面对黑暗的深巷。德米特里和费力克斯也做了同样的

动作。他们听到一些声响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
“我们就不能安分点吗？”一个轻快的声音提议，“可有女士在场啊。”
爱丽丝走到爱德华身边，她步履轻快，漫不经心的样子，没有一丝紧张的气氛

。她看起来那么小巧，那么脆弱，她的两只手臂像小孩儿那样甩着。但是德米特里和费力克斯都站直了身子，他们的斗篷轻轻地飘动了几下，好像一阵风

刚从巷子里刮过。费力克斯面露难色，显然他们不喜欢双方人数相当。
“我们还有人哦。”她提醒他们。
德米特里回头看看。广场上离我们不远处，那穿红衣服女孩儿的那一家子人正

看着我们。那位母亲紧张地和她丈夫说话，眼睛看着我们五个人。那个男人朝广场方

向走了几步，拍了拍其中的一个穿红夹克的男人的肩膀。
德米特里摇了摇头。说：“爱德华，让我们冷静一下吧。”
“好啊，"爱德华说，“那我们现在走开吧，互不相犯。”
德米特里沮丧地叹了口气：“至少让我们私下再谈谈吧。”
又有六个穿红衣服的男人和那一家子人一起紧张地盯着我们，我很清楚是爱德

华挡在我前面保护我的姿势是他们感到紧张的，我想大声叫他们快跑。
爱德华的牙齿开始咯咯响了：“不。”
费力克斯笑了。
“够了。”一个声音又高又尖，从我们身后传来。
我从爱德华的另一只手臂下方偷看，一个矮小的黑影朝我们走

来。从他飘动的衣

服判断，这个人是敌方的，可是是谁呢?

一开始我以为新来的那个人是个年轻人和爱丽丝一样小巧，留一头稀疏平直的浅

褐色短发，斗篷下的身躯——几乎是黑的——很消瘦，分不出是男是女，但是如果是

个男的，他那张脸实在长得太漂亮了。大大的眼睛，饱满的双唇，即便是波提切利画

中的天使和他比起来也像个丑八怪了，尽管他的双眼是血红的。

他是那么娇小，可是其他人对他的到来的反应着实令我吃惊。费力克斯和德米特

顿时放松了下来，调整了防备的姿态退到墙壁的阴影中去。

爱德华也放下手臂，调整姿势——但是像已经战败了似的。

爱丽丝双手交叉于胸前，表情冷漠。

“跟我来。”简说，她稚嫩的声音很平淡。她转身悄然无声的走进黑暗中。

费力克斯示意我们先走，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爱丽丝紧随在简后面。爱德华挽着我的腰，和我一起走在爱丽丝身边。小巷变得

越来越窄，微微有个下坡。我抬头满脸疑惑地看着爱德华，可他只是摇摇头。虽然听

不到任何声音，但我确定他们跟在后面。

“爱丽丝，”爱德华边走边和爱丽丝谈起话来，“我想我应该预料到你会来这儿。”

“是我的错，”爱丽丝以相同的语调回答，“我有责任挽回这一切。”

“怎么回事？”他的语气很礼貌，好像他不是很在乎的样子，我想可能是由于后面

有人跟着吧。

“说来话长了。”爱丽丝瞥了我一眼又把目光转开，“总之，她确实跳下了悬崖，但

并不是想自杀，贝拉最近迷上了各种极限运动了。”

我脸上一阵发烫，眼睛看着前方那个已经看不清的影子。我可以想象他现在从爱

丽丝的话语中听出了言外之意。尝试溺水，收留吸血鬼，和狼人交朋友……

“嗯。”爱德华随口应着，声音中那随意的语气已经消失了。

小巷深处有一个小拐弯，依然向下倾斜，所以在走到那堵平坦，无窗的砖墙之

前我没有意识到回到了路的尽头，那个简已经无影无踪了。爱丽丝毫不犹豫地一直朝

墙走，脚步也不放慢，然后，她从容地滑进街上的一个洞里去了。

那个洞又小又黑，看起来像个排水沟，一直延伸到石头路的最低点。直到爱丽丝

消失了我才注意到，那个洞的盖子已经半开着了。

我犹豫着不敢进去。

“没关系的，贝拉，”爱德华小声说，“爱丽丝会接着你的。”

我满怀疑虑的看着那个洞，我想要不是德米特里和菲利克斯不怀好意的跟在后

面，埃德华一定会先下去。

我蹲了下来，双脚在洞边晃着

“爱丽丝？”我的声音有些颤。

“我在这儿，贝拉。”她安慰我道。但是声音听起来好远，这并没让我感觉好一点。

爱德华抓着我的手腕——他的手冷的像冬天的石头——把我放到漆黑的洞口。

“准备好了么？”他问道

“放手吧。”爱丽丝回答道。

我闭上眼睛让自己看不见下面的漆黑与恐怖，同时紧闭着嘴巴防止自己叫出声来。爱

德华放开了手，让我掉下去。掉下去的过程很快，没什么声音。空气所发出的声音如

同我叹出的气一般(上帝啊但愿是这个意思），维持不到半秒钟。爱丽丝在下面摆好姿

势等着接我。我身上有些擦伤，她的手臂很有力，接着我的时候站的

还直。

洞的底部光线很弱，但并不是没有光亮，洞口的微光从脚下的潮湿石头上反射

过来。光线没有了一阵子，但是爱德化在我身边泛着微光。他把我紧紧地搂在身边，

轻轻的往前带。我双手抱着他冰冷的腰，蹒跚的走在不平的路面上，后面排水沟盖上

盖子的声音像是一种终结。（开始乱翻了）

街上反过来的微光很快消失了，我不稳的脚步声在洞里回荡。洞应该很宽，可我

不确定，除了自己的心跳和脚步声之外听不到其他——只有一次来自后面的不耐烦的

叹气。

爱德华紧紧地搂着我，他的一只手从身体的一边伸到我的脸上（九头蛇柏...）光滑的

拇指抚过我的嘴唇，我能感到他不时地把脸贴到我的头发上，我感觉到这是我们唯一

的汇合方式，更加紧紧地靠向他。

此刻我感觉到他需要我，而这足够抵消在地道里被吸血鬼尾随的恐怖。或许这

只是内疚——他对于他的错误的离开造成我想自杀就到这儿找死而产生的内疚（这都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当他问我额头的时候我并不在意他的动机。死前能和他在

一起比活的更长更重要。

我想问他后面会发生什么。我想知道一会我们会怎样死去，或许提前知道会感觉

好一些。但是我不能说话，即便是小声也也不行。别人什么都会听到包括我的呼吸与

心跳。
路一直往下，我们在向更深的地方走去，我越来越害怕。爱德华的手一直抚摸着我的

脸才没让我叫出声来。
　　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光线，让洞里逐渐亮了一点，我们走在低矮的拱形地道

上，.........（厄，有不认识的不会翻）
　　我浑身颤抖让我以为自己很害怕，当牙齿开始作响我才觉得寒冷。我的衣服依然

是湿的，地下城的温度冷得像冬天，也像爱德华的皮肤。
当他也发现我很冷时他放开了我，只握着我的手。
　　“别..."我哆嗦着用手臂挽着他。就算冻僵我也不管，没人知道我们还能活多久

。
他用冰冷的手搓着我的手臂，想让我暖和一点。
　　我们很快走过地道，也许是我的感觉。我的缓慢速度惹恼了一个人，我猜是费力

克斯，我能听道她的叹气声。
　　地道的终点是一扇扶手已经生锈的门，那扶手和我手臂一样粗。有扇扶手细点的

小门开 着，爱德华很快的通过，进到一个稍大点有光线的石室。后面的铁门当的一声

被关上并发出上锁的声音。我很害怕却没敢回头。
　　房间的另一端有扇看起来很矮也很重的木门，门很厚——我看得出来是因为它开

着。
我们走进那扇门，我惊讶的四处张望，这让我放松了些，相反爱德华却要紧了牙关。

21章 宣判

我们来到一条明亮的、普通的走廊。两边的墙壁是白色的，地板是灰色的。天花板上

均匀地挂着很平常的矩形煤油灯。这个地方暖和些，我感到很开心，在走过阴森的下

水道后感觉这个大厅尤其温馨。
爱德华的感受似乎和我很不一样。他眉头紧锁，看着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的电

梯口似乎站着一身黑色的人。
简等在电梯旁，一只手扶着门，她面无表情。
进了电梯后，那三个沃尔图里的吸血鬼更加没有顾忌了。他们拿掉斗篷，把帽子

留在肩上。费力克斯和德米特里的肤色都有点儿橄榄绿——和整体粉笔般的苍白很不

协调。费力克斯的黑头发减得很短，但是德米特里的头发却长及肩膀。他们的眼膜周

边鲜红，越往中央越黑，到了眼珠子那里已经是漆黑的了。他们的斗篷里面的衣服是

现代的、苍白的，说不上有什么特色。我蜷缩在角落，紧紧靠着爱德华，他的手依然

在我手臂上搓着，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简。
我们乘电梯时间很短，走出电梯，来到一个像是邮局前台的地方。墙壁是木头

做成的，地板是很深很深的蓝色。没有窗户，取而代之的是大幅的色彩鲜艳的托斯卡

纳风格的乡村风景画。白色的皮沙发整齐地摆放着，光滑的桌面上摆着水晶花瓶，插

满了艳丽的花束，这些花的香气使我联想到殡仪馆。
房间的中间是一个高高的、光泽的桃花心木柜台，我惊奇地看着柜台上的女人。
她很高挑，皮肤黝黑，眼睛是绿色的。换个地方她可以说是美人——但在这里她算不

上，因为她和我一样是人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在这里，那么从容地整天和

吸血鬼在一起。
她微笑表示欢迎，
“下午好，简。”她说。
看到和简一起的这班人她一点也不惊奇。就算看到爱德华袒露的胸膛在白色的光线下

微微发光，还有我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她也毫不奇怪。
简点了点头，打个招呼。
“吉安娜。”她径直朝房间的两层门走去，我们跟在后面。
　　木门的后面的接待处和前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有个穿着白珍珠颜色西装的男

孩儿看起来像简的双胞胎兄弟。他的头发比简黑，嘴唇没有简饱满，但是同样那么讨

人喜爱。他迎上来，微笑地和简打招呼：“简。”
“亚力克。”简回应他，拥抱那个男孩儿，互相亲吻对方的脸颊，然后他看着我们。
“他们派你出去带他一个回来，你带回来了两个....半，”看着我，他纠正了一下，

“干得不错！”
她笑了——笑声像小孩子的声音一样，让人觉得很开心。
“欢迎回来，爱德华，”亚力克对他说，“你看起来情绪不错。”
“还好。”爱德华冷淡地应了声。我看了看爱德华僵硬的脸，丝毫不记得什么时候他

的情绪比此时更低落过。
亚力克冷笑了几声，打量了爱德华身旁的我。“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吧？”他怀疑地问

道。
爱德华微笑了一下，一脸的不屑，然后他愣住了。
“迪布斯。”费力克斯在身后随意地喊了一声。
　　爱德华转过身去，胸中充满了怒火。费力克斯微笑着——他举起手，掌心朝上，

手指弯了两下，叫爱德华过去一下。
爱丽丝碰了碰爱德华的手臂。
“忍耐。”她提醒他。
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我真希望自己能听见她对他说了什么。我猜大概是让爱德华不

要出手打费力克斯，因为爱德华深吸一口气，然后转向亚力克。
“阿罗看到你会很高兴的。”亚力克说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要让他久等了。”简提醒道。
爱德华点了点头。
　　亚力克和简牵着手带领我们穿过另一个宽敞、华丽的大厅——这样何时是个尽头

？
　　他们走过大厅尽头的几扇门——这几扇门完全镀了一层金——在大厅中间停下

，拉开一块嵌板，露出一扇普通的木门。这门没上锁，亚力克推开门让简过去。
　　爱德华把我推过门的时候，我都快呻吟了。和广场、小巷、下水道一样，又是一

些古老的石头，又变得又冷又暗了。
　　石头砌成的接待室不大。很快我们就来到一个亮堂些，洞穴般的房间，圆圆的像

极了一座城堡的大灯塔.....可能它就是座灯塔。
　　再往上两层楼，两道阳光从长长的窗户射到石板地面上，没有其他的光源。房间

里仅有的家具就是几张很大的木椅，像君主的宝座，毫无秩序地摆在那里，和弯弯绕

绕的石墙相互反光。在圆圈的中间，光线很暗，又是一个排水道。我猜想他们是不是

把它当成一个出口。就像街上的洞那样。

这房间不是空着的，有几个人好像正在轻松地开会讨论什么，他们低沉、平淡的

声音在空气中嗡嗡作响。我正看着，两个穿着夏装的女人停在一束光中，她们的皮肤

像棱镜一样，把阳光反射到黄色的墙上，像彩虹般色彩斑斓。

我们一走进房间，那些尊贵的脸孔都转过来。大部分的吸血鬼都穿着普通的裤子

和衬衫，在街上不会被认出来，但是第一个说话的人穿着长袍，长袍很黑，拖地的长

度。一开始，我还以为他那很长的黑发是他斗篷的头巾。

“亲爱的简，你回来啦！”他很高兴地叫道，他的声音就像柔和的叹息声。

他轻快地走过来，那动作是如此的优雅，显得不真实，我看傻了眼，嘴巴张得大大的

，即使是举手投足都像是在跳舞的爱丽丝也望尘莫及。

当他飘得更近了，看到了他的脸，我更是惊呆了。他那迷人的脸不像其他人那样

美得不自然（因为不仅仅他走进我们，所有人围绕着他，有些跟在后面，有些像保镖

似的警觉地走在前方）。我说不清楚他的脸是不是很美丽，我认为五官长得很完美，

但是和我一样，他长得和他身边的吸血鬼不一样。他的皮肤白得透明，像洋葱的皮，

看起来也非常精致——这张脸镶嵌在他那头乌黑的头发衬托出的轮廓

中显得异常突出

。我突然有种奇怪、可怕的冲动，我想摸摸他的脸，看看是不是比爱德华或爱丽丝的

脸柔软，还是像粉笔那样粗糙。他的眼睛和其他人一样是红色的，但是红色上面有朦

朦胧胧的薄膜，我怀疑他的视力会不会受这个影响。
　　他滑到简那儿，白纸般的双手捧起她的脸，轻轻地亲吻她那饱满的双唇，然后他

后退了几步。
“是，主人。”简微笑道，这个表情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天使，“如你所愿，我把他活

着带回来了。”
“啊，简，”他微笑着，“你真是我最大的安慰。”
他那朦胧的双眼转向我们，笑得更灿烂了——几乎欣喜若狂了。
“还有爱丽丝和贝拉！”他开心极了，那双纤瘦的手不停地拍着，“真是很大的惊喜

！太好了！”
　　我奇怪地盯着他，听他亲切地叫我的名字，好像我们是多年不见得老朋友意外地

遇见一般。
　　他转向我们的护卫：“亲爱的费力克斯，麻烦通知我的兄弟们我们的客人到了

，我肯定他们不会错过这样的场景。”
“是，主人。”费力克斯点点头，沿着我们来时的路原路返回。
“现在明白了吗，爱德华？”那个奇异的吸血鬼转向爱德华，对着他微笑，就像是一

位慈爱同时又严厉的祖父，“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以前我没有给你想要的东西，你现在还耿耿于怀吗？”
“不，阿罗，我很开心。”他表示赞同，把我的腰搂得更紧了。
　　“我太爱圆满的结局了。”阿罗长叹一声，“这样的结局很少见的，但是我还想

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爱丽丝？”他转向爱丽丝，用他那双充

满好奇的迷离的眼睛看着她，“你的兄弟认为你很可靠，但是显然他还是看错了你。

”

“我一点都不可靠。”她微微一笑，看起来很从容，但是她的小手握起了小拳头，
“正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我经常出娄子，不过往往能挽救过来的。”
“你太谦虚了，”阿罗责备道，“我看到过你的一些成就，我得承认你的能力是我见

过最棒的，简直是太棒了！”
爱丽丝向爱德华使了个眼色，但是被阿罗看到了。
“很抱歉，我们还没有正式地相互认识吧？只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和你认识了，

我这人意识有点超前。你的兄弟昨天和我说过你，他从很意外的方式介绍了你。你看

，我和你兄弟的能力相当，只是我比他多一些限制。”阿罗无奈地摇了摇头，语气中

透露出嫉妒之情。
“他的能力比我强上千百倍。”爱德华冷冷地插话，他看着爱丽丝简短地解释了一番

，“阿罗他接触到你就能了解你在想些什么，比我更敏锐，你知道我只能了解你当时

的想法，但是他能知道你所有的念头。”
爱丽丝扬了一下漂亮的眉毛，爱德华随即低下把头凑近些。
阿罗又看见了。
“至于远处听音.....”阿罗叹了一声，指指他们两个刚刚做的动作，“那就太容易了

。”
阿罗朝我们身后看去，其他人，包括站在我们边上的简、亚力克和德

米特里都不约而

同地往后看。
　　我最后一个转过头去，费力克斯回来了，还带了两个穿黑袍的人。两个人都很像

阿罗，其中一个也有随风飘动的黑发。另外一个有着一头雪白的头发——和他的脸一

个颜色——头发往肩后梳着。他们的脸一模一样，仿佛吹弹击破。
“马库斯，凯厄斯，你们快过来看看！”阿罗轻声叫着，“贝拉还活着，爱丽丝和她

一起来了！多好啊？”
　　他们两个看起来都不认为有“多好”。那个黑头发的看起来无聊极了，好像见够

了阿罗一贯的大惊小怪。另外一个白头发的也是一副苦脸。
他们的毫无兴趣并不影响阿罗的兴致。
　　那个白头发的老吸血鬼径直走向一张椅子。另外一个走到阿罗身边，伸出手来，

我以为是要和阿罗握手，但是他只是轻轻碰了下阿罗的手掌，就垂下手去，阿罗皱了

下眉头。我都担心，他那纸般的皮肤会皱了。
　爱德华轻轻地哼了一下，爱丽丝奇怪地看着他。
“谢谢，马库斯，”阿罗说道，“这样挺有趣。”
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马库斯刚才是告诉阿罗他的想法。
　　马库斯看上去不怎么感兴趣。他走到那个凯厄斯那边，和他一起坐在墙角。两

个随从吸血鬼跟着他，大概也是保镖。我看到那两个穿背心裙的女人也站到凯厄斯的

身后，吸血鬼还需要保镖？真滑稽，不过可能老的吸血鬼需要，像他们衰老的皮肤那

样。
阿罗摇着头。“太奇妙了，”他说，“简直奇妙极了。”
爱丽丝一头雾水。爱德华转向她，低声解释道：“马库斯可以看透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对我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很惊讶。”
阿罗笑着。“我一听就听到了，”他自言自语，然后对我们说，“我说啊，让马库斯

感到惊讶可不是很容易的。”
“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难理解。”阿罗笑道，看着爱德华紧紧拥着我，阿罗的话语

毫无逻辑，我努力地跟上他的思路，“你怎么能够和她站得这么近？”
“一点不难。”爱德华平静地回答。
“但是——我们的歌唱家！多浪费！”
爱德华不带感情地冷笑一声：“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代价。”
阿罗反驳道：“代价也高了点吧。”
“机会成本嘛！”
阿罗笑了笑：“如果不是我从你的记忆力闻到她的味道，我还真不能相信会有

人血的味道这么强烈，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大部分人都会不惜代价想得到这样

的礼物，可是你......”
“却浪费了。”爱德华接过他的话，声音里满是嘲讽。
阿罗又笑了笑：“啊，我多么想念我的朋友卡莱尔！你让我想起了他——只不过

他没你这么怒气冲冲的。”
“卡莱尔还有很多方面比我强。”
“我从未见过卡莱尔为了任何东西克制自己，你让他蒙羞了。”
“不见得。”爱德华不耐烦了，好像他已经受够了这开场的客套。这使我更加害怕起

来，我不禁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对他的成功我感到很满意，”阿罗笑道，“
虽然出乎意料，但是你对他的记忆对我来说很珍贵。没想到它能使我.....这

么开心。我指的是他选择了一条叛逆的道路，而且成功了。我曾经还拿他的计划开玩

笑，以此警告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不管怎样，我很高兴是我错了。”爱德华没有回

答他。
“但是你的忍耐力！”阿罗叹声道，“我一直以为你没有这样的忍耐力。能够经受住

这么强大的诱惑，而且不是一次，而是经常性的——要不是我从你脑袋感受到，我是

不会相信的。”
面对阿罗的赞扬，爱德华无动于衷。我对他的表情很熟悉——时间没有使他改变

——所以能猜到他冷静的表面掩盖下的激动的内心。我努力保持呼吸平稳。
“仅仅想到她对你的吸引力.....”阿罗笑道，“就让我感到饥渴。”
爱德华紧张起来。
“不要担心，”阿罗安慰他，“我不会伤害她的，但是我对一件事很好奇。”他

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可以请教下吗？”他急切地问，举起一只手。
“问她吧。”爱德华平静地说。
“好吧，恕我冒昧！”阿罗大声说道，“贝拉，”他叫我的名字，“我很惊奇，

爱德华惊人的才能在你身上失效了。这可不常见！我想，既然我和他的能力相当，你

能不能让我尝试一下——看看我的能力在你身上是否也会失效？”
我恐慌德看着爱德华，尽管阿罗的措辞优雅，我不认为我有其他选择。一想到要

他触碰到我，我恐惧的同时，对于能够感触他奇怪的肌肤报有强烈的好奇心。
爱德华对我点头，略带鼓励。也许是因为他确定阿罗不会伤害我，或者我们确实没有

其他选择。我无从判断。
　　我转向阿罗，慢慢把颤抖的手伸向前面。
　　他滑动到离我更近的地方，他努力使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可靠。但是他如纸一般的

皮肤太奇怪，太陌生，太吓人了。他脸上的表情比他之前说的话更有信心.
　　阿罗伸出手，好像要与我握手。他虚幻的皮肤按压在我的上面。我感觉到他的皮

肤，比起花岗岩更像粘性页岩，比我预计的更冰冷。他朦胧的眼睛对我微笑，使人很

难不看着他的眼睛。它们如此使人着迷，令我感到古怪，并不舒服。
　　阿罗的脸变色了，从前的自信消失了，开始怀疑的神情，接着恢复了镇定，换回

友善的表情。“非常有趣”他说着，松开我的手，退回去。
　　我看了爱德华一眼，尽管他的表情沉着，在我看来那表情甚至有点沾沾自喜。阿

罗继续沉思着，他的眼睛在我们三个之间来回看着，突然，他摇了摇头。
“首先”他自言自语“我要知道她是不是对我们其他天赋也免疫。。。简？”
“不要！”爱德华喊。爱丽丝拽着他的胳膊。他把她摇开。
简微笑地看着阿罗“在，主人？”
爱德华咆哮着，声音嘶哑，眼神凶恶地盯着阿罗。
　　房间空气瞬间静止了似的，每个人都不置信地盯着他，好像他正在犯言语行为上

的失礼的罪过。我看到FELIX露齿笑着，向前移了一步。阿罗朝他看了一眼，他在那里

站住，表情变得有些愠怒。
阿罗对简说，“我很好奇，亲爱的，是否贝拉对你免疫”
在爱德华的狂暴的咆哮声中我勉强听到阿罗的话。爱德华松开我，紧紧把我护在身后

。凯厄斯带着他的随从鬼魅般朝我们的方向过来，监视着。简转向我们，天使般地笑

着。
“不要！”爱丽丝哭喊着，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在任何人可以跑到他们之间之前，在

阿罗的侍卫处于紧张状态之前，爱德华冲向这个女孩。
爱德华跌倒在地上。
没有人触碰到他，但是他此刻躺在石头地板上，因极度痛苦身体扭曲着，我惊恐

地看到简只是微笑的面对着他。爱丽丝说出了简的天赋，为什么每个人对简如此顺从

，为什么爱德华在她能这样对待我之前冲向她。
“停下！”我尖叫着，声音在一片安静中回响，我跳起来冲到他们之间。但是爱

丽丝紧紧地抱着我无视我的抵抗。爱德华撞到石头上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看到这

些我的头快要爆炸了。
“简，”阿罗平静地叫住她。她很快收手，仍然微笑着。她的眼睛略带疑问。爱德华平静了下来。阿罗转向我。
简对我微笑。
我没有看到她的注视。我在爱丽丝的紧紧怀抱中挣扎着，看着爱德华。
“他没事”爱丽丝紧张地对我低语。她正说着，他坐着，慢慢站起来。
他看到我，眼睛中带着惊恐。起初我以为他的惊恐源自刚刚他经历的痛苦。但是

他立刻又转向简，然后又看向我——然后他的表情变得放松起来。
我也看着简，看到她再也没笑。她盯着我，我退缩了一下，以为会有巨大的pain

。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爱德华重新回到我身边，他碰碰爱丽丝的胳膊，让她把我交给他。
阿罗大笑起来。“哈哈哈，太奇妙啦”
简对于自己的挫败发出嘶嘶的不满声，身体前倾，象是准备进攻。

“不要这样，亲爱的。”阿罗安慰道，把苍白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把我们弄糊涂了。”
简继续盯着我，上嘴唇向后张开露出牙齿。
“哈哈哈”阿罗又笑起来“你很勇敢，爱德华，能够不发出声。我曾经要简这样对待

我——仅仅因为好奇。”他摇摇头，羡慕德说。
爱德华厌倦地看着他。
“现在我们该怎样对待你呢？”阿罗轻语。
爱德华和爱丽丝身体僵硬。他们一直在等待这部分。我开始发抖。
“你会不会改变主意呢”（原文I don′t suppose there′s any chance that you′ve

changed your mind?）阿罗充满希望地看着爱德华。
　　“你的天赋很精彩”爱德华犹豫了一下。我的眼角瞥见费力克斯和简表情变得因

厌恶而扭曲。
爱德华斟酌他的字“我。。不改变主意。”
“爱丽丝呢？”阿罗问，仍然满怀希望。“你可能对加入我们感兴趣呢”
“不，谢谢”爱丽丝说
“你呢？贝拉？”阿罗挑起眉毛。
　　爱德华在我耳边发出嘶嘶声。我茫然地看着阿罗。他在开玩笑吗？或者他只是

问问我是不是要留下来吃晚餐？
　　长着白发的凯厄斯打破了沉默。“什么？”他对阿罗低语。“凯厄斯，你肯定看

见了她的潜力。”阿罗亲切地对他说“自从见到简和ALEC之后，我再没见过这么有期

望的未知的能力了。你能想象到她假如我们之后的可能性么？”
　　凯厄斯表情怪异地转开，听到阿罗把我和她作比较，简眼中充满了愤怒。
爱德华在我身边暗暗发怒，我可以感受到他胸中的怒气再聚集就要爆发了，我不想他

发脾气而受到伤害。
“不，谢谢。”我很小声地说，都被吓傻了。

阿罗叹气道：“真不幸，太浪费了。”
爱德华说道：“要么加入，要么死，是不是这样？我来这之前就预料到了，这是

你的规矩。”
他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他好像很生气，但是语气中好像有点儿故意挑衅——好

像他是特意这么说的。
“当然不是这样。”阿罗惊奇地眨了眨眼，“我们本来就在这里开会，等待海蒂，而

不是等你。”
“阿罗，”凯厄斯叫道，“按照规矩他们得死。”
爱德华瞪了凯厄斯一眼，问道：“凭什么？”他肯定明白凯厄斯的意思，但是他

就是想让凯厄斯说出来。
凯厄斯用他那消瘦的手指指着我：“她知道的太多了，你暴露我们的机密。”他

的声音很细，和他的皮肤一样。
“你们的队伍本来就有人类。”爱德华提醒他，我马上想到下面服务台那位漂亮的女

人。
凯厄思的脸换了一副表情，他是要笑吗？
“不错，”他承认道，“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不再有用，我们就会吸干他们的血

。对于她你没有这样的打算吧。如果她泄露了我们的秘密，你会毁了她吗？我想不会

。”他指责道。
“我不会的.....”还是很小声。凯厄思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示意我闭嘴。
“你也不打算把她变成我们的一员，”凯厄思接着说，“所以，她是潜在的隐患。因

此她必须死，你们想离开的话请便。”
爱德华露出了他的牙齿。

“我是这么认为的。”凯厄思说，似乎很开心。费力克斯等不及地向前倾。

“除非.....”阿罗打断他的话，他好像对谈话的进展不太满意，“除非你愿意让她成

为不死的吸血鬼？”

爱德华抿了抿嘴，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我真这么认为呢？”

阿罗又开心地笑了：“那你们就可以离开了，然后代表我向我的朋友卡莱尔问好

。”他的表情变得更加急切，“但是恐怕你不是说真的。”

阿罗把手伸到他面前。

凯厄思本来是怒目而视的，现在也舒开眉头。

爱德华的嘴抿成一条线，他注视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他的双眼。

“就这么决定吧，”我轻声说，“拜托了。”

变成吸血鬼真的有这么糟糕吗？他真的宁可死也不这么做？我感到心口阵阵疼痛

。（这里的贝拉认为爱德华是因为不再爱她，不愿意和她在一起而难过）

爱德华带着痛苦的表情看着我。

然后爱丽丝向阿罗走去。我转过头看她，他的双手和阿罗一样举了起来。

她什么也没说，阿罗示意紧张的护卫让开。阿罗迎上前去，急切而好奇地抓住她的

手。

他低下头看着他们的手，他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爱丽丝一动不动，面无表情。我

听到爱德华牙齿咯咯的响声。

没有一个人动一下，阿罗似乎被爱丽丝的手冻结在那里。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我越来越紧张。不知道还要多久才到头，事情还会变得有多糟糕。

又过了难耐的一会儿，阿罗打破沉默。

“哈哈哈哈，”他大笑着，头还是低着。他突然抬起头，眼中异常兴奋，“太神奇了

！”

爱丽丝冷冷地笑了笑：“很高兴你喜欢。”

“看到你见过的食物——特别是那些还未发生的！”阿罗惊奇地摇着头。
“它们会发生的。”她平静地提醒他。
“是的，是的，这是注定的，毫无疑问。”
凯厄思看起来非常失望——费力克斯和简看上去也一样。
“阿罗。”费力克斯抱怨道。
“亲爱的凯厄思，”阿罗笑道，“不要心急。想想潜在的可能性！他们现在不愿

意加入我们，我们可以等啊。只要想想要是小爱丽丝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家庭就会更

加快乐.....另外，我很好奇贝拉今后会怎样！”
阿罗似乎很有把握，难道他没有意识到爱丽丝的决定很主观么？今天她可以这么

想象我，明天又可以换个想法，许许多多小的决定，她自己的，还有别人的——爱德

华的——会改变她的人生，随之也会改变未来。
真的只要爱丽丝愿意就可以么？如果我不顾爱德华的反对，真的变成吸血鬼，事

情会有什么不同么？对他来说，我整天围绕在他身边，永远地烦他比真地让他死还糟

糕？我充满恐惧，陷入压抑之中，几乎窒息……
“那么我们可以走了？”爱德华平静地问。
“是的，是的，”阿罗愉快地回答，“但是请下次再来，这真得很令人开心！”
“我们也会拜访你们的，”凯厄斯说，他的双眼像厚眼睑的蜥蜴那样半开着，“

回去的时候注意点。如果我是你们，我不会再耽搁了，我们可不会给两次机会。”
爱德华牙咬得更紧了，但他还是点了一下头。
凯厄斯假笑了一声，然后回到马库斯坐的地方。马库斯一直坐着，漠不关心。
费力克斯叹了口气。
“啊，费力克斯，”阿罗笑着说，“海蒂随时会到，耐心点！”
“恩。”爱德华更加认真地说，“那样的话，我们还是走得越快越

好。”
“是的，”阿罗赞同地说，“不错，难保会发生什么意外。但是，如果不介意的话，

请在下面等到天黑再走吧。”
“没问题，”爱德华回答，尽管我希望在离开之前在外面等着。
“还有，”阿罗补充说，用一只手指示意费力克斯。费力克斯立克走上前来，阿罗解

开高大吸血鬼批的斗篷，脱了下来扔给爱德华。“拿着，你走在街上有点儿显眼。”
爱德华穿上斗篷，没把帽子戴上。
阿罗叹了一口气：“很适合你啊。”
爱德华冷笑了一声，看着身后，突然说：“谢谢你，阿罗，我们是在地下等着吧

。”
“再见了，年轻的朋友们。”阿罗说，他朝着爱德华看的方向望去，眼前一亮。
“我们走吧。”爱德华催促着说。
德米特里示意我们跟他走，原路返回，好像那是唯一的一条出路。爱德华快速

地拉着我走，爱丽丝走在我的另一边，表情显得很僵硬。
“再走快点。”她说。
我惊恐地盯着她，但她好像只是随口说的。这时我听到阵阵声音——很响、很粗糙—

—从接待室那边传来。
“好像不太对劲啊。”一个粗粗的声音传来。
“好像是中古世纪似的。”一个女人尖尖的声音，不太高兴地回答
。
一大群人从小门挤进小房间，德米特里示意我们让开，我们紧靠着墙给他们让

路。
那对夫妻走在前头，从口音上听出是美国人，他们的眼睛不停地四处观赏。
“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沃特拉！”我听见阿罗在搭楼里招呼他们的声音。
还有大概四十多人跟着那对夫妻走进房间，有些人像游客一

样欣赏室内的摆设

，有一些人开始拍照，还有一些人很是迷惑，好像是把他们吸引到这里的故事不符合

事实，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矮小、黝黑的女人。她脖子上套了一圈玫瑰，一手紧紧抓着

十字架。她比别人走得慢，时不时地逮到个人问问，我听不懂她的语言。没人听得懂

，她越来越恐慌。
爱德华把我的脸埋到他胸膛前，但是晚了一步，我已经明白一切了。
　　那个小缝隙一出现，爱德华就把我快速地推出门去。我几乎可以看到自己脸上的

惊恐的表情，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涌。
　　那金碧辉煌的走廊很安静，除了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没有任何人。她惊奇地看着

我们，尤其是我。
　　“欢迎回来，海蒂。”德米特里在我们后门和这个女人打招呼。海蒂不在意地笑了笑。她使我想起了罗莎莉，虽然他们长得一点也不像——只是她们

的美貌是那么出众，难以忘记。我无法将目光移开。
　　“德米特里。”她的声音像丝绸那般柔和，她的双眼在我的脸和爱德华灰色的斗

篷间移动。
“钓鱼收获不小啊。”德米特里赞扬道，我这才注意到她身上穿的那引人注目的外

套.....她不仅是钓鱼，她还是诱饵。
“谢谢。”她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你不一起来吗？”
“马上，给我留几条。”
海蒂点点头，串过门去之前又看了我一眼。
我必须小跑才能跟上爱德华的速度，但是我们还是没能在尖叫声之前穿过那扇门。

22章 逃亡

德米特里把我们带到宽敞、明亮的服务台前，那个叫吉安娜的女人还在那个柜台上，

轻快、祥和的音乐从隐藏的扩音器中传来。
“天黑之前不要离开。”他提醒我们。
爱德华点点头，德米特里匆忙离开。
吉安娜对于我们的对话一点也不惊奇，但是她狡黠地打量了爱德华借来的那件斗篷。
“你还好吧？”爱德华压低声音问我，以免那个女人听到。他的声音因为焦虑而有点

儿粗糙——如果天鹅绒有时也会粗糙的话，我想他对我们的境况依然担忧。
“你最好在她倒下之前找个地方给她坐下。”爱丽丝说，“她都快崩溃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不停地颤抖，我的整个身体猛烈地抖动直到牙齿都咯咯作响，眼

前一片模糊，周围的房间都摇晃着。当时有一瞬间，我感觉和雅各布蜕变成狼人那样

痛苦。
我听到一个莫名的声音，一个奇怪的、尖锐的声音，和轻快的背景音乐极不协调

。由于颤抖得厉害，我搞不清楚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嘘，贝拉，嘘......”爱德华把我拉到离那个好奇的女人很远的桌

子旁边。
“我怀疑她正歇斯底里呢，你最好扇她一巴掌。”爱丽丝建议说。
爱德华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这个时侯，我才明白，那个声音是我发出来的。从我胸膛中爆发出来的呐喊，它使我

浑身颤抖。
“没事了，安全了，没事了。”他不停地重复着。他把我抱到他的腿上，用斗篷垫着

，把我和他冰冷的身体隔开。
我知道这个样子看起来很蠢，但是谁又能知道我还能看着他的脸多久？他没事了

，我也获救了，我们出去之后他就会离开我，让自己的眼睛含满泪水而不能看清他的

脸，我真是疯了。
但是，我的泪水无法洗去我双眼背后的一个形象，那个带着玫瑰花环的小女人的

惶恐的脸始终在我眼前晃荡。
“那些人。”我抽噎着说。
“我知道。”他轻声说。
“太可怕了。”
“是的，我多希望你没有看到那一幕。”
我靠在他冰冷的胸膛上，用那厚厚的斗篷擦着泪水。我深吸了几口气，试图让自

己平静下来。
“你需要点什么吗？”一个声音有礼貌地问道。是吉安娜，她从爱德华肩上低头

看着我，眼神中流露着关心，同时又有着职业惯性的漠然。她并不害怕自己离一个吸

血鬼仅仅几厘米的距离，她的工作态度一般，不是很认真但也还算是过得去。
“不需要。”爱德华冷冷地回答。
她点了点头，对我微笑了一下，离开了。
我等她走远了，问道：“她知道我们所发生的一切吗？”我的声音很

低沉。我已经平

静下来了，呼吸也顺畅了。
“是的，她什么都知道。”爱德华告诉我。
“她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把她杀了吗？”
“她明白有这样的可能。”他说。
我很惊奇。
爱德华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希望他们能让她活下去。”
我突然觉得脸上毫无血色：“她想成为一名吸血鬼？”
他点了点头，眼睛注视着我，想看我的反应。
我打了一个冷战，“她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低声对自己说，而不想得到一个回答，

“她怎么可以看着这些人走进那件恐怖的房间，还想着成为他们的一员呢？”
爱德华没有回答，当他听到我的话时，他的脸上抽搐了一下。
我盯着他那俊美的脸，想猜出那下抽搐的意味，但是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我躺在爱德

华的臂弯里，尽管很短暂，至少我们不会死——在那一刻。
“哦，爱德华。”我哭出声来，然后开始抽泣，多么愚蠢的行为。泪水使得我看不清

他的脸，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只有等着太阳落下，就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等待一个

结束的终点。
“怎么了？”他焦急地问我，轻轻拍打着我的背。
我双手钩住了他的脖子——他会怎么做？把我推开吗——我更加紧紧地抱住他。“我

现在觉得很幸福，难道不对吗？”我问他，声音断断续续。他没有推开我，他把我抱

得更紧了，紧得我都不能呼吸，虽然我现在呼吸已经顺畅过来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轻声说，“但是我们有好多值得庆幸的理由。不如说，我们

还活着。”
“是的，”我回答，“很好的理由。”
“还有我们还在一起。”他说。他的呼吸如此舒适，我几乎开始神游

了。
我只是点点头，心里明白他在这一点上和我的看法不完全一致。
“而且，明天我们也一定会活着。”
“但愿如此。”我不安地回答。
“未来很乐观的。”爱丽丝安慰我。她一直在旁边安静地等着，我几乎忘了她的存在

，“很快我就可以见到贾斯帕了。”她满意地说。
爱丽丝真幸运，她对未来还满怀信心。
我眼睛久久无法从爱德华的脸上移开，我注视着他，希望未来永远不要降临，希望这

一刻可以永恒。如果不能，在未来到达的那一刻我宁愿结束生命。
爱德华也看着我，他的目光那么温和，你可以很轻易相信他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这

么做的，这样就可以使这一刻变得更加甜蜜。
他的指尖顺着我的眼睛周围滑过：“你看起来很累了。”
“你看起来很渴了。”我轻声回答，看着他黑色眼膜下方紫色的淤青。
他耸耸肩：“没关系。”
“你确信？我可以和爱丽丝坐在这等。”我不情愿地提议，我宁可他杀了我，也不想

从现在这个位置移开。
“不要开玩笑了。”他叹了口气，他清新的呼吸拂过我的面颊，“我没有什么时候比

现在更能控制住我的那个天性了。”
我有好多好多问题想问他，有一个已经到了舌尖了。但我还是没问，我不想破坏这样

美好的时刻，虽然此时，在这个是我不舒服的房间里，面对一个潜在的吸血鬼，这样

的时刻并不十全十美。
躺在他的臂弯里，很容易使我相信他需要我。我不愿去想他这么做的原因——他这样

做是否只为了让我平静下来，还是他对我们的处境感到内疚，在我幸存下来后他感到

如释重负？再或者我们分开的日子足够久，以至于他不介意现在的枯燥？但是，这一

切都不重要。即使是自欺欺人，我也觉得很幸福。
我静静地躺在他的臂弯里，记住他的脸，自我陶醉着....
他看着我的脸好像他也在陶醉，但是同时他和爱丽丝讨论怎么回去。他们的声音很快

、很低，我知道吉安娜是听不到的。我也只能听到一部分，听起来需要偷一些东西，

我猜想那辆黄色的保时捷是不是已经物归原主了。
“讨论那些歌手干什么？"爱丽丝问道。
“我们的歌唱家。”爱德华说道，他说这些词的时候是用唱的。
“好的，就是她了。”爱丽丝说，我集中注意力听了一会儿，我遐想联翩。
我感觉到爱德华耸了耸肩：“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个人，那个人的味道就像贝拉对我的

吸引那样。他们称她是我的歌手——因为她的血液就是我的音乐。”爱丽丝笑了。
我又累又困，但是我现在忘记了疲劳，我不愿浪费和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他和爱丽

丝谈话的过程中，会时不时地低头亲吻我——他光滑的嘴唇拂过我的头发、我的前额

，还有我的鼻尖。每一次对我那早已臣服的心都是一次悸动，我心跳的声音仿佛响彻

了整个房间。
这儿是天堂——地狱里的天堂。
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当爱德华抱着我的时候，他和埃里斯的眼睛都转向那个房间

，这让我感到一阵恐惧。亚力克近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让我想到红宝石，看着他穿着干

净无暇的浅灰色西装——我紧紧地靠在爱德华的身上。
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们可以走了，”他说，声音很热情，好像是我们相识很久的老朋友，“你们不能

在这个城市长时间停留。”
爱德华很直接，“正和我意。”
亚力可笑着点点头，然后消失了。
“沿着走廊到第一个转角做第一部电梯，”爱德华抚我起来，安娜说道，“大厅向下

两层就是街道出口，再见了”她的声音让人觉得她似乎很愉快。我不知道凭她的能力

她能够活多久。
爱丽丝看了看她。
知道有另一条出口让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我不敢保证自己还有能力走过那条地下通道

。
我们路过那个装修华丽的大厅。只有我回头看了那座被那些商业建筑包围的古堡，让

我庆幸的是我从这儿能看到那座塔楼。
街上的狂欢这在高潮。我们穿过狭窄的胡同时，街灯也刚亮不久。天空是忧郁的浅灰

色，周围密密麻麻的楼层使得天空更加的阴暗。
狂欢节看起来很消沉。
　　这样到显得爱德华的斗篷不那么扎眼了。别的人也有披着斗篷的，有的大人也开

始带我早晨看见的那个小孩戴的塑料假牙。
“真可笑。”爱德华说到。
爱丽丝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我回头想和她说话时才发现她已经不在了。
“爱丽丝呢？”我有点紧张的小声问到。
“他去拿你的包，早晨来时藏起来了。”
早晨我还刷牙了呢，这让我有了些精神。
“她是不是还得偷辆车。”
爱德华笑了，“这个一会儿出去再说。”
快到入口的时候爱德华发现我走不动了，就用手搂着我的腰，好把我的重量转嫁到他

身上。
我战战兢兢的任它带着我走过石门，头顶上的闸门看起来像是一个随时都会掉下来把

我们罩住的笼子。
我们走到一辆黑色轿车旁，站在阴影里等着汽车发动。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没去开车

，而是陪着我坐在了后面。
爱丽丝一脸歉意，“抱歉，”他指着仪表盘，“没什么车让我选。”
“不要紧爱丽丝，总不能到处都是保时捷911Turbos吧。”
她谈了口气，“我应该用合法手段弄一辆。”
“圣诞节我送你一辆。”爱德华承诺到。
爱丽丝对着他微笑,这让我担心,因为与此同时她正加速把车开入黑暗且崎岖的半山腰

中
“我要黄色的” 她告诉他
爱德华将我紧紧的拥入怀里,包裹在灰色斗篷下,我感到温暖且舒适甚至比舒适的感觉更好
“你现在可以好好睡了,贝拉”他低语 “都结束了”
我知道他意思指的是在那座古老的城市中的所有危险以及噩梦,但我还是得狠狠的吞咽

一大口水才能开口说话
“我不想睡,我不累” 说不累其实是骗人的,但我还是不想阖上眼睛.整台车内只有从

仪表板上传来的隐约微光,但这些光已经足够让我看见他的脸
他将唇轻轻的落在我的耳后 “试着闭上眼” 他鼓励着
我摇摇头
他叹息 “你还是这么顽固”
我很顽固;我努力抵抗我沉重的眼皮,我赢了
这黑漆漆的道路是整段旅程中最令人难受的一段，Florence(意大利城市)中的机场里

明亮的光线让人稍微好过些,因为这让我有个机会可以刷牙并且换套干净的衣服;爱丽

丝也帮爱德华找了套新衣服,然后他将黑斗篷丢再街道上的一堆垃圾

堆里. 到罗马的这

段飞机旅程实在太短让我根本没机会因为疲累而昏睡过去.我知道从罗马到Atlanta会

是另一段长长的航程,所以我问空姐是否能帮我拿杯可乐
“贝拉,”爱德华出声表不赞同,他知道我对caffeine有很低的抵抗力
爱丽丝坐在我们后面,我听到她正低声的和贾斯帕讲电话
“我不想睡”我提醒他,我给他一个真实而且可信的理由,”如果我闭上眼睛,我会看到

我不想看的东西. 我会做恶梦”
他之后没有再和我争论
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谈话时刻,能听到我需要的—但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已经准备好要

为我可能听到的答案而绝望伤心了. 我们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且不会被打扰的时间,

况且他没办法从飞机上逃走—嗯,至少很不容易办到. 除了爱丽丝,没人会听到我们俩

说话;已经很晚了,大部分的乘客都已熄灯且轻声的要了个枕头. 谈话能帮助我对抗疲

累但我依旧很顽强的咬住舌头不让排山倒海的疑问问出口,我想或许是因为我累了,但

我希望能拖延这次谈话,这样我就能在之后能有多些时间与他相处—将这次谈话留到下

一晚,Scheherazade方式
所以我不停得喝可乐，甚至忍住不眨眼睛。有我在他的臂弯里，爱德华似乎非常满足

，他不时地用手指碰触我的脸颊，我也抚摸着他的脸庞。我控制不住，虽然我知道这

样会使分别后的时光更加难过，他不断地亲吻我的头发，我的额头和手，幸好他没有

亲吻我的双唇，毕竟，说能在心碎后还能再指望强烈的心跳感觉呢？过去的几天我经

历了很多苦难，但我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坚强，相反，我觉得自己极其脆弱，仿佛一

句话就能把我摧毁。
爱德华没有说什么，也许他是希望我能睡着，或者他也无话可说。
我战胜了沉重的睡意，一直到达亚特兰大机场我都是睁着眼睛的，我甚至还在爱德华

关上窗户之前看到了西雅图的日出，我感到满足，我没有浪费一分钟。
爱丽丝和爱德华看到西塔机场迎接我们的排场时都毫不意外，但是我却着实吃了一惊

。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贾斯帕，但是他根本没有看到我，他的眼里只有爱丽丝，她快

速走到他身边，他们没有像其他爱人见面那样拥抱，他们只是很深情地相互对视，我

不得不转开目光。
卡莱尔和埃斯梅在离金属探测器很远的角落里等着，躲在一根柱子的阴影中。埃斯梅

来到我面前，紧紧地拥抱着我，但是动作有点儿奇怪，因为爱德华的手臂一直挽着我

。
“真的很感谢你。”她对我说。
然后她拥抱了爱德华，如果可以她真的想哭出来。
“你再也不要让我们这么担心了！”她几乎咆哮着说。
爱德华歉疚地笑了：“对不起，妈妈。”
“谢谢，贝拉，”卡莱尔说，“我们欠你太多了。”
“哪里。”我嘀咕着，我终于禁不住一整夜的无眠，感觉头和身体快分离了。
“她累坏了，”埃斯梅责备爱德华，“快带她回家！”
并不确定所谓的家是不是我所期望的那个，我跌跌撞撞的，半盲的穿过了机场。爱德

华和埃斯梅分别在两边拖着我。我不知道爱丽丝和贾斯帕是不是在我们后面，我也没

有力气再回头看了。
当我们走到车前时，我想我几乎要睡着了，尽管我仍然在行动。在停车场昏暗的光线

下，看到埃美特和罗莎莉靠在黑色的轿车上的惊喜让我稍稍精神了一点儿。爱德华变

的有些不自然。
“不要”埃斯梅小声说，“她感觉很难受”
“她应该的”爱德华说，毫不压抑他的声音。
“这不是她的错。”我说，我的话说的很不清楚，且极度批疲惫。
“让她道歉吧”埃斯梅恳求着。“我们和爱丽丝，贾斯帕一起走”
爱德华愤怒的盯着等着我们的奇异的，可爱的金发吸血鬼
“贝拉，不要”我说。我不会比他更想和罗莎莉一起走，但是我已经给他的家庭造成

够多的冲突了。
他叹了一口气，拉着我走向了车。
爱德华把我又一次拉近了后面。埃美特和罗莎莉沉默着坐进了前座。我知道我无法再

和自己的眼皮抗争了，因此我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胸前投降了，眼睛终于闭上了。我

感觉到车子呜呜的开动了。
“爱德华” 罗莎莉说
“我知道”爱德华严厉的语气并不宽宏大量。
“贝拉？”罗莎莉轻声问道。
在震惊下，我的眼皮不停的跳着睁开了。这是她第一次直接和我说话。
“怎么了，罗莎莉?” 我犹豫的回答道。
“我真的很抱歉，贝拉。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难受，并且十分感激你在我做了这一切之

后，你仍然这么勇敢的去营救我的哥哥。请你说你会原谅我的。”
由于她的窘迫，这些话听起来很不自然而且很尴尬，但是他们看起来很真诚。
“当然了，罗莎莉.”我嘟囔着，贪心的抓住任何机会使得她对我的

厌恶能少一点。“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跳下了哪该死的悬崖。我当然会原谅你。”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糊在了一起。
“别考虑这些了，直到她神志清醒了，罗莎莉。”埃美特咯咯的笑着
“我是清醒的”我说，只是听起来不清楚罢了。
“让她睡觉。”爱德华坚持说。但是他的嗓音听起来温和一些了。
之后一直很安静除了发动机在轻轻的敲打着。我一定已经睡着了，因为似乎几秒钟之

后当门打开，爱德华把我抱出车时，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睁开。一开始，我认为我们还

在飞机场呢。
之后，我听到了查理的声音。
“贝拉!”他在不远的地方喊叫着
“查理”我嘟囔着，试图要从昏迷中醒过来。
“嘘”爱德华耳语说。“一切都好了，你到家了，安全了。睡觉吧。”
“我不敢相信你还有脸站在这儿.”查理对爱德华咆哮着，他的声音现在近多了。
“停下来，爸爸“我呻吟着，他没有听见我。
“她怎么了？”查理关切的问道。
“她只是太累了，查理” 爱德华安静地使他确信这一点“请让她休息吧。”
“不用你告诉我怎么做！”查理嚎叫着“把她给我。拿开你的手！”。
爱德华想把我递给查理,但是我卡主一样的紧粘不放的手指紧紧的抱住他。我可以感觉

到我的爸爸猛拉我的胳膊。
“放开我，爸爸”我说了大声了一点儿。我试图用朦胧的双眼看着查理，“对我发火

吧！”
我们在我家门前。前门一直开着。头顶上的一大片云笼罩着我们，云太厚了以至于猜

不出现在已经几点了。
“你打赌我会这么做。”查理保证说。“进来”
我叹口气说“放我下来吧。”

爱德华让我站了起来。我可以看见我是直立着的，但是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步履艰

难地向前走，直到人行道像漩涡一样打着转扑向我的脸。爱德华的胳膊在我落地之前

接住了我。

“让我把她带上楼去吧。”爱德华说。“然后我就走。”

“不。”我哭着，惊慌失措。我还没有得到我的答案。他至少应该留到那个时候，但

是不是吗？

“我不会走远的。”爱德华保证道，在我耳旁如此小声的说，因此查理绝对不会听到

。

我没听见查理的回答。但是爱德华走进了房子。我睁着的眼睛只保持道了楼梯。我所

感觉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爱德华冰凉的手把我的手指从他的衬衣上撬下来。

23章 真相

我感觉我已经睡了很久了——我的身体都僵硬了。就好像我一直都没有动过一下。我

的思想很恍惚，而且迟钝。奇怪的，混乱的梦——梦和无法摆脱的恐

惧——在我脑里

不停的旋转，让人头晕眼花。他们是如此生动，可怕的和神圣的，都混在了一切形成

了怪诞的大杂烩。有锐利的急躁和恐惧。也有一部分令人沮丧的梦，在某个地方，你

的双脚不能走的够快。。。
而且有很多的怪物，在他们的上流社会中，红眼睛的恶魔全都更苍白恐怖。梦还很清

晰—我几乎能记住那些名字。但是最强大，最清晰的部分不是恐惧。是最洁净的天使

。
很难让他离开并且醒来。这个梦不想被乱堆进我拒绝再临的梦的墓穴。我与它搏斗着

当我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警觉，聚焦真实。我想不起来今天是星期几。但是我确定雅各

布或者学校或者工作或者其他的什么事在等着我。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想着怎样面对

新的一天。
什么冰冷的东西轻柔地碰了碰我前额
我的眼睛闭的更紧了，我还在做梦，并且感觉异常真实。我是如此接近醒来。。让你

和现在一秒，都将逝去。
但是我一直到它感觉太真实了，对我而言真实的太好了。我想象着的包裹着我的石质

的手臂太真实了。如果我让思绪走的更远一些的话，我不久就会后悔的。随着一声顺

从的叹气。我猛的睁开了眼睛来驱散这些幻觉。
“哦！”我喘着气，将拳头丢向眼睛。
好吧，显然我走的太远了。让我的幻想这么信马由缰的行走实在是个错误。好吧。“

让”是个错误的词。我强迫他逃脱控制——悄悄的跟着我的幻觉很美妙——而现在，

我的思绪已经被折断了。
看起来我是在不到半秒前才意识到的，如果我现在真的疯了，我兴许也会享受着那些

愉快的错觉。
我再一次睁开了眼睛，爱德华还在那里，他完美的脸距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
“我吓到你了吗？“他低沉的声音很急切。这棒极了，就像幻觉那样。那张脸，那声

音，那声音，那气味，所有的东西——比溺死要好多了。我幻觉中的美丽的人观察着

我不断变化的表情，忧虑极了。他的虹膜时深黑的，还有一圈一圈的阴影在下面。这

让我很惊讶，我幻想中的爱德华通常都是精神奕奕的。
我眨了两下眼，拼命的想要想起来我确实真实的最后一样事。爱丽丝是我梦中的一部

分，并且我想知道她到底有米有真的回来过，还是那只是序言。我想她在我快要溺死

的那一天回来了。
“哦，大便” 我发牢骚。我的嗓子睡得很粗。
“怎么了，贝拉?”
我皱着眉不开心的望着他。他的脸比之前更急切了。
“我死了，对吗？”我抱怨道。“我溺死了，大便！这会杀了查理！”
爱德华也皱眉了，“你没有死。”
“那为什么我还没有醒来？” 我质问他，挑起了眉毛。
“你醒了，贝拉”
我摇了摇头。“当然，当然。那是你想让我想的事。当我确实醒了之后会更糟。如果

我醒了，我当然不会，因为我死了。这是很难受的。可怜的查理,蕾妮和JAKE。。。”

我为我所做的事情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
“我知道你可能把我和噩梦搞混了”他短暂的微笑变得憨严厉。“但是我不能想象你

能做了什么会落到地狱里。在我不在的时候你犯下了很多凶杀案吗?”
我做了个鬼脸。“当然没有了。如果我在地狱，你就会不会和我在一起了。”
他叹了一口气。
我的头脑越来越清晰了。我的眼睛闪烁着离开了他的脸——极不情愿的——有那么一

秒，面对黑暗，打开窗户，然后又回到了他那儿。我开始回忆细节。。然后我感觉到

微弱的，不熟悉的，让人脸红的温暖了我颧骨的皮肤，这时我慢慢意识到爱德华是真

实的，真的和我在这儿，而卧却像个傻瓜一样在浪费时间。
“那所有的一切都真的发生了吗?”很难让人相信我的梦居然时真实的。我不能总结我

脑里的那些概念。
“那分情况了”爱德华的微笑还是很严厉。“如果你指的是我们在意大利几乎要被杀

的事，那么是真的”
他转了转眼睛。“或许你应该再睡一觉。你的头脑不是很清楚。”
“我一点儿都不累。”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现在几点了？我已经睡了多久？”
“只是第三天的早上，所以，差不多14个小时。”
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展了展腰，我实在太僵硬了。
“查理?”我问
爱德华皱起了眉。“睡觉的呢。你应该或许知道我已经打破了规定。好吧，不是从技

术层面上讲，因为他说我不准再踏进他的们，而我从窗户进来的。。。但是，目的很

明显。”

“查理不准你进房子？”我问，不相信很快转变称了愤怒。
他的眼神很悲伤。“你还期待别的什么吗？”
我的眼神充满怒火。我准备去和我爸爸谈谈——也许这是个好时候去提醒他我已经成

年了。这米什么大不了，当然，除了在原则上。不管怎么说，都没有理由颁发什么禁

令。我扭转我的想法，尽量少一些伤害。
“故事是什么？”我问，由衷的好奇，但是也尽力的想保持听谈话的漫不经心，我牢

牢的控制住自己，这样我就不会害怕他被我体内汹涌的纷乱的痛苦的欲望给吓走了。
“你指什么?”
“我该告诉查理什么呢？我失踪的理由时什么？不管怎么说，我走了多久？” 我试图

计算出时间。
“只有三天。”他的眼睛绷紧了，但是他这次笑的更自然了。“实际上，我希望你有

一个好的解释。我什么都没有。”
我抱怨道，“太好了！”
“恩，或许爱丽丝可以想出点儿什么。”他建议说，试图安慰我。
现在我感觉很好。谁在乎我以后要面对什么呢？他在这里的每一秒——如此接近，他

的完美的脸在从我的闹钟上的数字发出的昏暗光线下显得光辉而美好——这是如此珍

贵而不能舍弃。
“所以”我说道，选择最不重要的——尽管仍然极为有趣的问题去开始。我被安全的

解救回家，而他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刻选择离开。我不得不和他继续谈话。此外，这暂

时的天堂没有了他的声音并不完整。“直到三天前，你究竟都在干什么？”
他的脸在一瞬间变得小心翼翼。“不可怕，也不令人兴奋。”

“当然不了”我嘟哝着。
“你为什么做出那个样子？”
“恩。。。”我皱起嘴唇，考虑着。“如果你是，终究只是一场梦，那确实是你会说

的话。我的幻想一定被用完了。”
他叹了口气，“如果我告诉了你，希望你最终会相信你不是做了一场噩梦？”
“噩梦！”我轻蔑的重复着。他在等我的回答。“也许，”我考虑了几秒钟说道。“

如果你告诉我。”
“我。。。去捕猎了。”
“那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了吗？”我对他非难。“那确切的说并不证明我是醒着的

。”
他犹豫着，慢慢说道，用他关切的词语。“我不是在捕猎食物。。。我实际上是在试

图跟踪。。。我并不是很擅长。”
“你在跟踪什么呢？”我问道，这激起了我的兴趣。
“没什么结果。”他的话并不搭配他的表情。他看起来很不安，很不舒服。
“我不明白。”
他犹豫着，他的脸，在闹钟的墨绿色光线的投影下，一闪一闪的。被撕扯开。
“我——”他深呼吸了一口。“我欠你一个道歉。不，当然我欠你很多，比那更多。

但是你必须知道”——话语开始流动的很快，在我记忆中有时当他很焦虑时会这么说

话，我真正不得不集中精神去听他说话。“我不知道。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留下的困境

。我以为你在这里是安全的，这么安全。我不知道维多利亚”当他说道那个名字时，

他的嘴唇卷起来了。“会回来。我承认，当我看到她那次时，我把过多的注意放到詹

姆斯的想法上了。但是我只是没看到她会这样答复。她竟然和他有这样的联系。我想

我意识到为什么现在——她如此确信他，他思想的失灵没有发生在她身上。这是她过

度自信的感觉笼罩了他——那使我看不到深处，那儿的联系。”
“那不是我留你去面对那一切的理由。当我听到你告诉爱丽丝的——她自己所看见的

——当我意识到你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浪人，不成熟的，易变的，在那儿除了

维多利亚之外的最坏的东西——他战栗着，喷涌而出的话语也停顿了几秒钟。”请你

相信我不知道这一切。我感觉生病了一样，病入膏肓，哪怕是现在，可以看见你，可

以感觉到你安全的在我的臂弯之中时。我是最可怜的借口——”
“停下来”我打断了他。他用极其痛苦的目光凝视着我，我想要找到哪句话——那句

能够让他从让他如此痛苦的设想中的责任中解脱的话。这些很难说出口。我不知道我

是否能消除它们而不破坏什么。但是我尽力正确的去做。我不想成为他生命中内疚和

痛苦的根源。他应该高兴，不管我为之付出了什么。
我确实希望能够延迟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它将把事情如此之快的带向结尾。
我利用几个月的练习和努力想对查理表现的正常一些，我的嘴变得很流利。
“爱德华”我说。他的名字灼烧着我的喉咙快要废了。我可以感觉到孔眼里的幽灵，

正等着当他一消失就把它撕扯的更大。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次要怎么去拯救它。“现在

不得不停止了。你不能那样想事情。你不能让这。。。这罪恶感。。。左右的人生。

你不能为我在这儿发生的事情负责。这不是你的错，这只是生活给我的一部分。因此

，如果我被一辆公车撞到了或者下次发生了什么，你必须意识到承担指责并不是你的

工作。你不能就这样跑去意大利仅仅因为你没有救我而感到伤心。即使我跳下悬崖死

了，那也是我的选择，并不是你的错。我知道那是你。。。你的天性去承担所有事情

的罪责，但是你实在不应该让它把你逼的这么过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想象埃

斯梅和卡莱尔和——我快要失去它了。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想要镇静下来。我必须

解救他，我必须确定这不会再发生了。
“ISABELLA MARIE SWAN”他耳语道，他的脸上掠过最奇怪的表情。他看起来几乎疯了

。“你相信我请求VOLTURI 处死我因为我感到内疚吗？”
“感到内疚？强烈的是这样。比你能理解的要多。”
“那么。。。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贝拉，我去VOLTURI那儿时因为我以为你死了。”他说，声音很柔和，眼神狂热。“

即使我没有导致你的死亡”——他颤抖着当他说最后一个单词时——“即使那不是我

的错，我也会去意大利。很显然，我应该更仔细，我应该直接和爱丽丝说话，比从罗

莎莉那儿知道来的强。但是，事实上，当那个男孩说查理在葬礼上时我应该怎么想呢

？几率是多少？”

“几率。。。”他喃喃自语，恍惚着。他的嗓音如此低沉，我不确定挺的对不对。“

几率总是成堆的摆在我们面前，错误紧接着错误。我不会再责怪罗莎莉了。”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我说。“那是我的事。那有怎么样呢？”
“什么？”、
“我死了又怎么样呢？”
他怀疑的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才回答。“你难道不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的事情了吗？

”

“我记得每一件你所告诉我的事情。“包括那些否定了其他的的话。”
他刷着他冰冷的指尖对着我的下嘴唇。“贝拉，你看起来误解什么了。” 他闭上眼睛

，来回摇着头，脸上挂着一半微笑。那不是高兴的笑容。“我以为我已经解释的很清

楚了。贝拉，我不能生活在没有的世界。”
“我。。。”我的头开始眩晕当我寻找合适的词时。“糊涂了。”是的，我无法理解

他所说的。
他的目光直射入我的眼睛，真挚而热切。“我是一个好的说谎者，贝拉，我必须是。

”

我像被冻结了，我的力量好像被抽空了一样。我胸口泛起错乱的波纹，它的痛苦带走

了我的呼吸。
他摇晃着我的肩膀，尽力放松我僵硬的姿势。“让我说完！我是个好的说谎者，但是

仍然，对于你而言相信我太快了。”他退缩着。“那。很痛苦。”
我等着，仍然觉得被冻结了。
“当我们在森林的时候，当我和你说再见时——”
我不允许自己去想起。我尽力使自己只注意当前的这一秒。
“你不准备让我走。”他耳语着。“我能看出来。我不想那么做，那

么做像是杀了我

一样，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能使你信服我不再爱你了，那只会让你花费更长的时间去适

应你的生活。我希望那样，如果你认为我走开了，那你也会。”
“干净的分手”我没嘴低语着。
“确实。但是我从未幻想过这很容易做到！我认为这几乎不可能——你会如此相信我

对你说的数个小时的谎言，甚至把怀疑的种子种到了你的脑中。我说谎了，我是如此

抱歉——因为我伤害了你，因为这是无价值的努力。我抱歉我不能保护你。我撒谎说

我是在救你，但是这不起作用。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你怎么会相信我呢？在我说了上千遍的我爱你之后，你怎么会让一句话打破了

你对我的信任呢？”
我没有回答。我太震惊了，没法形成一个合理的答复。
“我可以从你的眼里看到，你诚实地相信我不再想要你了。最荒谬的，最不可思议的

事——就像我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需要你而活下去！”
我仍然感觉像被冻结了。他的话这么不可思议，因为它们太不可能了。
他再一次摇晃着我的肩膀，不很用力，但足以让我的牙齿来回碰撞。
“贝拉”他叹息着，“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哭了起来。眼泪像泉水般涌出来，滔滔不绝的流过我的面颊。
“我知道”我哭着说。“我知道我在做梦。”
“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着，最终笑了起来——僵硬的笑，灰心丧气的。“我该怎么做

你才能相信我？你不是在睡觉，你也没有死。而我很爱你。我一直都那么爱你，并将

一直爱下去。我成天都在想着你，在我不在的日子里，我每一秒都在脑海中念着你。

当我告诉你我不想要你时，那是最黑暗最可耻的亵渎。”
眼泪不停的从眼角里渗出，我狠狠的摇了摇头。
“你不相信我，是吗？”他耳语着，他的脸比平常更苍白了。——甚至时在昏暗的灯

光下我都可以看见。“为什么你可以相信谎言，却不相信事实呢？”
“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来爱我。”我解释道，我的声音破碎了两次。“我一直都

知道”
他的眼睛紧缩着，下颚变紧了。
“我会证明你是醒着的”他保证道。
他把我的脸安全地捧在他像烙铁一样的手间，我想要扭过头去，他却完全无视我的挣

扎。
“请不要”我低声说。
他停下了，他的嘴唇只离我的有半英寸。
“为什么不？”他询问，他的呼吸喷在我脸上，我的头一阵眩晕。
“当我醒来时”——他张开嘴要抗议，因此我改口说“好吧，忘了吧——当你再次离

开，没有这些我也已经够难熬了。”
他向后退了一英寸，盯着我的脸。
“昨天，当我想碰你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犹豫，这么小心，现在也一样我必须知

道为什么。是因为我太迟了吗？因为你变心了。就像我对你而言一样？那将是。。。

非常公平。我不会辩驳你的决定。所以别试着分享我的感情，请——告诉我你现在是

否还能爱我，在经过了我对你做的这些事后，你能吗？”他耳语着。
“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啊？”
“回答它，求你。”
我长时间的深深的凝望着他。“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不会变。我当然爱你——你做什

么都阻止不了我！”
“这就是我想要听的全部”

他的嘴唇覆上了我的，而我不能抗拒他。并不是因为他比我强壮一千倍，而是因为当

我们嘴唇相碰的那一刹那，我的意志就瓦解的烟消云散了。这个吻并不像我记忆里的

吻那样小心翼翼，极好的配合我。如果我想把自己进一步撕裂的话，我也许同样会索

取尽可能多来交易。
因此我回吻他，我的心怦怦的猛跳出杂乱的节奏，我的呼吸变成了喘息，手指也贪婪

的移到了他的脸上。我可以感觉到他大理石般的身体紧贴着我身体的每一条曲线，而

我时如此开心他没有听到我——这个世界上没有痛苦可以大过错过这些。他的手记下

了我脸的轮廓，我也以相同的方式追寻着他，在短短的几秒钟后，当他的嘴松开，就

地狱着我的名字。
当我感到眩晕时，他移动了。只把耳朵贴在我的心上。
我躺在那儿，有点恍惚，等着我的喘息平静下来。
“顺便说一句”他随意地说道，“我不会再离开你。”
我什么也没说，他似乎在听我沉默中的怀疑态度。
他抬起脸使得我只能望着他。“我哪儿也不去。没有你我那儿也不去。”他又严肃的

加了一句。
“我只把你放在首位因为我想你有机会过一种正常的，高兴的，人类的生活。我看见

了我对你做了什么——持续不断的吧你推向危险的边缘，把你带出你所属于的世界，

我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都在威胁着你的生命。因此我只好试试。我不能不做些什么，

而看起来，离开时唯一的方法。如果我不是认为你会过的更好，我永

远都不会让自己

离开的。我实在是太自私了。只有你比我所想要的更重要。。。我所需要的。我所需

要的就是和你在一起。而且我明白我永远不会强大到能够再次离开。我有太多的理由

要留下了——感谢上帝！无论我离你多远，你都不会安全的。”
“不要向我保证任何事。”我低声说。如果我让自己有希望，那么我就会失望。。。

。那会杀了我的。那些残忍的吸血鬼不会完结我的生命，但希望会。愤怒在他的眼里闪耀着金属般的光芒.“你是说我在骗你了？”
“不——不是骗”我摇着头，试图连贯地想清楚。我要保持客观的，临床的检验他确

实爱我的这个假设，这样我才不会掉进希望的圈套中。“你可以想。。。现在。但是

明天会怎么样？当你考虑让你留在这儿的所有理由的首位时？或者下个月，当JASPER

咬我时？”
他退缩了。
我又回想起在他离开我之前的最后的那段日子，想要从他现在告诉我的话中过滤出那

些时光。从那个视角看来，想象他爱着我却离开了我，为了我而离开我，他的沉思和

冷漠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这不是好像你没有考虑过第一个决定的通过，是吗？”

我猜道“你最终会做你所认为时正确的。”
“我不像你所信任的那么强大”他说。“对与错对我来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不管怎

样我回来了。在ROSALIE告诉我消息之前，我已经在想方设法的熬过每一个星期，甚至

是每一天。我在斗争着去度过每一个独自一人的小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并且不

会很久——在我来到你窗前并乞求你带我回来之前.我现在很高兴乞求，如果你喜欢那

样。"
我扮出苦相。"请严肃点儿"
"哦，我会的。"他强调，现在怒视着我。"你会乐意听到我要告诉你的吗？你会让

我解释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他等着，研究着我的脸，以确定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在听。
"在你之前，贝拉，我的生活就像时没有月亮的深夜。非常黑暗，但是有星星——星

星点点的光亮和理由。。。。然而，你划过我的天空就像是流星一样。突然一切都被

点燃了，我拥有了灿烂，拥有了美丽。可当你消失之后，当流星落在了地平线上，一

切都归于黑暗之中。没有什么被改变了，但是我的眼睛却被那光亮灼吓了。我再也看

不见星星了。而世间的任何事情也再也没有理由。"
我想要相信他。但是这是他所描述的我没有他的日子，不是相反的他的。
"你的眼睛会适应的。"我嘟囔着。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适应不了。"
"那你平常消遣吗？"
他大笑起来，没有一点儿幽默的痕迹。"只是谎言的一部分，亲爱的。没有消遣来自

于。。痛苦。我的心已经跳动了快九十年了，但是这不一样。就好像我的心不见了，

好像我是个空壳。就像我把心里的一切都留在这里陪着你。"
"那很有趣。"我轻声低语。
他弓起了一边完美的眉毛，"有趣？"
"我是说很奇怪——我以为这应该是我。我被分成了很多块，也不见

了。我事实上不

能真正的呼吸这么久。”我鼓起我的肺部，沉迷于这样的感觉中。“还有我的心。它

的确是不见了。”
他闭上了眼睛把耳朵再一次贴在了我的心上。我的脸轻轻靠在他的头发上，感受着那

贴在我肌肤上的感觉，闻着他身上芬芳的味道。
“跟踪不是你的一项消遣吗？“我问道，好奇的，也想要让自己转移注意力。我沉浸

在希望中太危险了。我无法长时间的阻止自己，我的心在跳动，在我的胸腔中歌唱。
“不”他叹息道。“那绝不是消遣。那是责任。”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尽管我不盼望由维多利亚所带来的危险，我也不准备让他逃脱。。。恩，

就像我说的，这对我而言糟糕透了。我跟踪她直到德克萨斯州，但是我跟随错误的引

导去了巴西——事实上她却到了这里。“他抱怨着。“我几乎不在正确的那个州！并

且始终比我最大的恐惧还要坏——”
“你在捕捉维多利亚?”我半尖叫着，当我发现我的声音居然跨越了两个八度。
查理在远处的打鼾声停顿了，然后又以一个均称的节奏再次响起。
“不是很好”爱德华回答说，研究着我脸上困惑和震惊的表情。“但是我这次会做的

更好，她不会再以一进一出的呼吸来污染洁净的空气太长时间了。”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快要窒息了。太疯狂了。即使他有埃美特和贾斯帕

帮忙。这比我其他的幻想要糟糕多了：雅各布站在离恶毒的像猫一样的维多利亚不远

的整个小空间里。我不能忍受想象爱德华站在那里，即使他比我那个

半人好朋友更持

久。
“对她来说已经太晚了。我可能会让其他的时间溜走，担不是现在，不是在经过——

”
我又一次打断了他，尽力让自己听起来很镇定。“你不是刚刚承诺过你不会离开吗?

”我问他，当我说这些字母的时候努力赶走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那和不断眼神的跟踪探险队是不匹配的，不是吗？”
他皱起了眉。他的胸中响起了一阵低沉的怒吼。“我会遵守诺言的，贝拉。但是维多

利亚”——怒吼更明显了——“必须要死，尽快。”
“我们不要这么草率。”我说，极力掩饰我的惊慌。“也许她不会再回来了。JAKE的

队伍可能把她吓走了呢。实在没有必要去寻找她了。另外，我已经遇到了比维多利亚

更大的麻烦。”
爱德华的眼睛缩紧了，但是他点了点头。“是这样。狼人是个麻烦。”
我哼着鼻子说，“我说的不是雅各布。我的麻烦比那糟糕多了，是一小撮青春期狼人

正在把他们自己陷入麻烦中。”
爱德华看起来似乎想要对此说些什么，但最后想了想作罢了。他的牙齿发出咔哒咔哒

的声音，而他通过它们说出了话。“真的吗？”他问道，“那什么是你最大的麻烦呢

？与之相比，维多利亚的归来对你而言会这么微不足道？”
“第二大的怎么样？”我遮掩道。
“好吧”他怀疑的同意了。
我暂停了。我不确定我可以说那个名字。“还有别人在寻找我。”我

抑制着声音提醒

他。
他叹了口气，但是在我看到他对维多利亚的反应之后，他的回响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强

烈。
“维多利亚只是第二重要的？”
“你看起来并不是很担心嘛”我注意到。
“好吧，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去彻底的全面考虑。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时非常不同的，相

当于你，甚至是我来讲。他们数年就像你数日子。我丝毫不会觉得惊讶，如果你再一

次遇到了他们，那时候你已经过了30了”他轻微的补充说。
恐惧又一次淹没了我。
三十岁。
所以他的承诺一文不值。最终，如果我有一天三十岁了，那么他不可能计划呆在我身

边更长久。了解这个所带来的严厉的痛楚让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取得自己的允许就已经

开始在希望了。
“你用不着害怕。”他说，看到我的眼泪又一次从眼眶中奔涌而出，他看起来焦虑极

了。“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当你在这儿的时候。”不是我所在乎的当他离开之后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他用石质一般的手臂捧起我的脸，紧紧地托住。他那午夜时分的眼睛散发着耀眼的强

光直射我眼底，就像是受重力影响的黑洞一样吸引着我。“我永远不会再离开你了。

”
“你是你说了三十岁”我低语着。泪水又涌上眼眶。“什么？你是要留下，却看着我

渐渐的变老？”
“ 对。” 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但他的嘴却变得僵硬起来。“那就是我准备要做的事

。我有选择吗？我不能失去你，但是我绝不会摧毁你的灵魂。”
“这真实。。。”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声音，但这个问题太残酷了。我还记得当阿罗几

近恳求的要他考虑让我不死时，他的脸是怎样的。那是病人的脸色。究竟是保持我人

类的身份真的会关系到我的灵魂，还是因为他根本不确定他愿意让我在他身边待上那

么久？
“怎么了？”他问我，等着我的问题。
我问了一个别的问题。几乎——不那么——一样残酷。
“但是当我变得非尝老以至于人们觉得我是你的母亲该怎么办呢？你的祖母？”我的

声音如此苍白并且发生的巨变。我又看见在梦境里奶奶的那张脸了。他整张脸现在都变得柔和了起来。他用嘴唇吻掉了我脸上的泪珠。“那对我来说没有

任何意义”他呼出的气喷到我的皮肤上。“在我的世界里，你永远时最美好的事物。

当然。。”他踌躇着，轻微的退缩着。“如果你看起来比我年长——如果你想要别的

什么的话——我会理解的，BELLA。我保证如果你想要离开我，我不会阻挡你的。”
他的眼睛像晶莹的玛瑙，十分地诚恳。他那么说着好像已经把最后的想法加进了他那

该死的蠢主意里了。
“你已经意识到了我最终会死亡的，对吗？”我询问道。
他也已经想到了他的那部分。“我会一直跟随你，尽我所能。”
“这是很严重的。。。”我在寻找恰当的词“病态”
“贝拉，这是我们唯一剩下的路——”
“让我们都退一步，歇个一分钟吧”我说道，感觉愤怒让事情变得很

容易清晰了，这

是决定性的。“你记得VOLTURI，对吗？我不能作为人活一辈子，他们会杀了我的。即

使他们到了我三十岁时还没有想起我——我发出嘶嘶声以表不满——“你真的认为他

们会忘记吗？”
“不”他缓慢的回答说，摇了摇头。“他们不会忘记的，但是。。”
“但是？”
我小心翼翼的看着他，他咧开嘴笑了。也许我不是唯一疯了的那一个。
“我有一些计划”
“并且这些计划”我说道，我每说一个字，声音都变得更酸。“这些计划全都围绕着

我作为一个人类”
我的态度使他的表情变得僵硬了。“当然”他的语气是那么唐突，那张神一样的面孔

在此刻显得如此的狂妄自大。
我们盯着彼此看了好几分钟。
我深呼吸了一次，挺直我的双肩。我推开了他的手臂这样我可以坐起来。
“你想要我走吗？”他问我，这让我紧张的发现我的做法伤害了他，尽管他努力在掩

饰。
“不”我告诉他，“我走”
他怀疑的看着我爬下床并在黑暗的房间里摸索着找我的鞋。
“我能问你你要去哪儿吗？”
“我要去你家”我告诉他，仍然觉得四周黑糊糊的。
他站起来走到了我身边。“这是你的鞋。你准备怎么去那儿呢？”
“我的卡车”“那样可能会吵醒查理”他威慑性的提议。
我叹了口气。“我知道，但是老实说，如果我那么做了我将会被监禁好几个星期的。

我到底能惹上多少麻烦？”
“不会的。他会职责我，而不是你。”
“如果你有个好一点儿的主意，我会洗耳恭听的。”

“呆在这儿”他建议我，但是他的表情不是那么希望的。
“没门儿,但是你要大胆向前并使你自己呆在家里，”我鼓励道，惊讶的发现我戏弄的

语气时多么自然，并且正向门走去。
他比我先到那儿，堵住了我的道儿。
我皱起了眉，随即象窗户走去。它离地面其实并不是那么高，而下方几乎全都覆盖着

厚厚的草。。。
“好吧”他叹了口气，“我会载你一程。”
我耸了耸肩，“怎么都好，但是你可能也应该在那儿。”
“为什么？”
“因为你尤其固执己见，我确定你想找个机会陈述观点”
“我哪方面的意见？”他垫着牙问我
“反正和你无关，你知道，你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我的小宇宙，当然，是一个不同

寻常的故事。“如果你准备愚蠢的让我保持人类的身份而去打到VOLTURI的话，那么你

的家人应该说些什么。”
“说什么？”他问倒，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我的死亡概率。我准备弄一个投票。”

24章　投票

他并不高兴，这在他脸上很容易就能读出来。但，没有再争吵下

去，他把我拥在怀里

，轻柔的从窗户跳了下去，几乎没有什么震动，就像猫一样。这比我想象中的要进展

的更快一点。
“好了”他满是不愿意的说，“走吧”
他把我背上背，飞快地跑着离开了。即使是分开了这么久，这一切仍然很习以为

常，　很轻松。显然这是一些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事，就像骑自行车一样。
他背着我穿越森林，呼吸很慢，四周宁静而漆黑，甚至连那些飞驰过我们的树木

都看不见。只有气流迎面扑来，展示了我们的速度。空气很潮湿，它不像大广场上呼

啸而过的风一样刺痛我的眼睛，而是给我一种很舒适的感觉。正如夜晚，同样，在那

令人胆怯的黑暗背后，就犹如一张薄被覆盖在调皮玩耍的孩童身上，夜色让人觉得亲

近，安全。
我想起像这样在森林中疾驰曾经让我害怕，我总是会闭上眼睛。现在看来，这像是愚

蠢的反应。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下巴磕在他的肩上，我的双颊紧贴着他的后背。这

样的速度让人兴奋，比摩托车要好上一百倍。
我转过脸朝着他，嘴唇触碰到了他背上冰冷的，大理石一般的肌肤。
“谢谢你”他含糊不清地说道，黑色的巨大树影掠过我们。“那是不是意味着你

决定你实行者的呢？”
我大笑起来，轻松自然，毫不费力的。听起来是这样。“不完全是。更多的是，

不管怎样，我不想醒来。不是今晚。”
“我总会赢回你的信任的”他嘟囔着，很有可能是自言自语。“如果这是我最终的表

示。”
“我信任你“我想他保证。“我不信任的是自己”。
“请解释一下那个”
　　他走的慢一点儿了——我只能从风停止了来辨认这一点——我猜我们离家不远了

。事实上，我可以辨认出河流正在黑暗中冲击附近的某处的声音。
“恩——”我努力寻找恰当的方式来表述。“我不信任我自己。。。不够。去配得上

你。我没有任何把握可以
抓住你。”
　　他停下来把我从背上放了下来。温柔的手并没有放开我，在我站直之后，他用

手臂轻柔的包裹着我，将我拥向他的胸。
“你对我的掌握是永久的，是牢不可破的”他耳语着。“永远不要怀疑这个”
但我怎么不怀疑呢?
“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嘟囔着。
“什么？”
“你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我会让你猜一猜的”我叹着气，抬起食指碰了碰他的鼻尖。
　他点了点头。“我比VOLTURI更差劲“他严厉的说“我猜我已经得到那项褒奖了”
我转了转眼珠。“VOLTURI所能做的最坏的事就是杀了我。”
他耐心等着，眼神紧张。
　“你可以离开我”我解释说，“VOLTURI，VICTORIA。。。他们与之相比都不值一提

。”
　　即使在黑暗中，我都可以看到痛苦缠绕着他的脸庞——这让我想起了他在JANE的

折磨下那样的表情，我觉得很难受，并且后悔说了实话。
“不要”我低声说，摸着他的脸。“不要这么悲伤”
　他勉强的提起了嘴唇的一角，但是表情没有影响他的眼神。“如

果非要有什么方

法来让你相信我不会离开你，”他附在我耳旁，“那就是时间，我想，是唯一能说服

的方法。”
我喜欢时间的提议。“好的”我同意了。
他的脸还是很让人心痛。我尝试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么——既然你要留下，我可以把我的东西拿回来吗？”我问他，语气尽可能的轻

快。
我的努力见效了，达到了一个程度：他笑了起来。可他的眼睛里还保留着痛苦。

“你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拿走“他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既然我保证你的宁

静就该拿掉那些纪念品。这看起来很愚蠢并且孩子气，但我想要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陪伴着你。CD，照片，票——都躺在你的地板下。”
“真的吗？”
他点了点头，似乎对我发现这个琐碎的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开心感到有

一点点高兴。这还不足以完全治愈他脸上的痛苦。
“我想”我慢慢说道“我不确定。但是我想。。。我想也许我一直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只想带走他眼中的痛苦，但是当我说这些话时，它们听起来比我想象中更加真

实。
“我的一些部分，我的潜意识或许，从未停止相信，你一直在关心着我，无论我生

或是死。这或许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听见那些声音的原因。”
随即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声音？”他平淡的问我
“恩，只有一个声音，你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他脸上谨

慎的表情让我希

望那不是我引起的。他会觉得我疯了吗，就像别人那样？每个人都对此很确信吗？但

至少那个表情——让他看起来像是被什么烧着了一样的表情——终于退去了。
“我有时间”他听起来那么不自然。
“那实在是很感伤”
他等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你记得ALICE所说的极限运动吗？”
他说话没有音调变化，也没有重音。“你跳崖寻开心”
“恩，是的，在那之前，还有摩托车——”
“摩托车？”他问道。我太了解他的声音了，听得出那镇定之后的急躁。
“我想我没有告诉ALICE那部分。”
“你没有”
“恩，关于那个。。。恩，我发现。。当我在做一些危险或者愚蠢的事情时。。

。我可以更清晰的想起你。”我坦白了，“我可以响起你生气时候的声音。我可以听

到它，就像你站在我身边一样。大多数时候我试图不要想你，但是着没有什么用——

就像你又一次在保护我。就像你不想我受伤害。
“而且，恩，我想知道我能如此清晰的听到你的原因是不是就隐藏在这一切下面，我

一直都知道你没有停止爱我。”
再一次，当我说话时，这些字带来了一种新年，对公正的新年。在我心里的某个深处

，我认清了真相。
他像是被勒着一样，话说的断断续续。“你。。。拿。。你的生命冒险。。去听——

”
“嘘”我打断了他。“别说话。我想我在这儿有了一些顿悟。”
我回想起在PORT ANGELES 我第一次产生错觉的时候。我产生了两个

想法。神经错乱或

者是梦想成真。我没有第三种想法。
但是如果。。。
如果你真诚的相信什么东西是真的，但是你实际上错了？如果你顽固地确信你

是对的，你几乎不会考虑到事实？事实会选择沉默，还是会破裂
想法三：ED 爱我。这种被锤炼出的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会因为距离而被破坏，或是时间。不管他比我多特别，多美丽，多遥远或多完美，

他就向我一样不可逆转的改变。正如我将一直属于他，他也将一直属于我。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诉自己的吗?
“哦！”
“BELLA?”
“哦，好的。我知道了。”
“你的顿悟？“他问道，声音显得不自然，不平坦。
“你爱我”我惊叹道。确信的感觉又一次冲洗了我。
尽管他的眼神仍然很忧虑，我最爱的那歪歪的笑容又掠过了他的脸庞。“事实

上，我是的。”
我的心膨胀了起来就像它要穿过我的肋骨破裂了。它填满了我整个胸腔并堵住了

我的嗓子使我说不出话来。他爱我正如我爱他，那是会持续永远的感情。只是他不愿

意拿走我人类的身份，那所谓的灵魂，这样的束缚对我们的感情而言，是致命一击。

但与他不再爱我的恐惧相比，我的灵魂，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轻轻的捧起我的脸，埋在冰凉的双手之间。之后那深深的一吻直让我觉得天旋地转

。我们两都大口的喘着粗气，他光滑的前额轻靠在我的上面。
“你知道的，你比我更擅长。”他对我说。
“擅长什么？”
“撑下去。你，至少付诸努力。每天早上你按时起床，尽力在

CHARLIE面前表现的

正常一些，一如既往。而在我无法积极跟踪的之后，我。。。一无是处。我无法若无

其事的面对家人，我无法若无其事的面对任何人。我如此窘迫的发现，我只能蜷缩在

一个角落，等着被痛苦无情的吞没。”他无奈的笑了。“这比你听见那些声音要差劲

儿多了。恩，你知道，我也确实是那样的。”
“我只听到了一个声音”我纠正他。
他笑了，并小心翼翼的把我拉过了他的右边，领着我前行。
“我只是这么说着逗逗你”我们边走，他边随意的在我们前方的黑暗中打着手势。

我看见那儿有什么巨大的白色东西——是房子。“他们说什么都无所谓。”
“现在也影响到他们了。”他漠不关心的耸了耸肩。他领我推开了虚掩着的门，在

黑暗中打开了灯。房子还是我记忆中的那样——钢琴，白色的长沙发，实心的乳白色

长楼梯。没有灰尘，也没有盖着家具的白布单。
ED像往常一样轻声唤着他们的名字，“CARLISLE?ESME?ROSALIE?EMMETT?JASPER?

ALICE?”
CARLISLE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他笑着看着我“欢迎回来，BELLA”“早上有

什么我们能做的吗？我想，这个时候来访，一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我点了点头。“我想马上和每个人谈谈，如果你们方便的话。这很重要。”
当我说话的时候我没办法不偷偷瞥了一眼ED。他看起来不太赞成，但是没有反驳

我。我望向CARLISLE,他也在盯着ED.

“当然可以了”CARLISLE说道。“为什么我们不换个房间谈呢？”

CARLISLE带着我们穿过了明亮的客厅，转弯来到了餐厅，顺手打开了灯。这里的

墙是乳白色的，天花板就像客厅那么高。在房间的中心，华丽低悬的枝形吊灯下，是

一张宽大锃亮的椭圆形餐桌，周围放了8把椅子。CARLISLE顺手帮我拉出了一把椅子。

我从没见过CULLENS用过餐厅——那只是个摆设嘛。他们从不在家里吃东西。

我刚一坐下，他们就来了。ESME跟着ED，在她身后是其他的家庭成员。

CARLISLE坐在我右侧，ED在左侧。其他人也都静静的坐下了。ALICE已经明白了我的

计谋，一直冲我笑着。EMMETT和JASPER看起来很好奇，而ROSALIE则试探性地向我笑了

笑。

CARLISL对我点了下头。“现在是你的时间了”

我努力咽下了口水。他们的凝视让我有点儿紧张。ED在桌下握住了我的手。我瞅

了他一眼，他在假装看别人，他突然握紧了。（?原句是his fate suddenly fierce很

奇怪的说。。）

“恩。。。。”“我希望ALICE已经告诉了你们关于VOLTORIA的事?”

“是的，每一件“ALICE向我保证。

我意味深长的看了她一眼。“那在我们途中的呢？”

“也都说了”她点了点头。

“好的”我长吐一口气。“那么我们可以直入主题了”

在我组织语言的时候他们等的很耐心。

“所以，我有麻烦了”我开始说“ALICE向VOLTURI保证我会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他们会派某个人来检查，而我确信那会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我们极力想避免的

。”
“因此，现在，你们所有的人都被卷进来了。我对此感到很抱歉”我依次瞅着他们每

个人的美丽脸庞，最后停留在了ED身上。他拉下嘴，摆出一副臭脸。“如果你们不想

要我的话，我不会勉强你们的，不管ALICE愿不愿意。”
ESME张开嘴想要说话但是我竖起了一根手指阻止了她。
“请让我说完。你们都知道我想要什么。而你们也知道ED所想的。我想唯一公平的裁

决办法就是投票了。如果你们不想要我，那么。。。我猜我会独自回到意大利的。我

决不能让他们来这里。”当我想到那儿的时候，前额的皮肤都褶皱了。
ED的胸腔中隐隐发出一阵低沉的怒吼，被我无视了。
“请慎重考虑，那样我就不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了。我希望你们在我变成吸血鬼这件

事上予以投票。”
我些许微笑着念出了吸血鬼这个词，然后示意CARLISLE可以开始了。

“给我一分钟”ED插嘴说。
我眯着眼瞪着他。他挑起眉毛对着我，紧紧地捏着我的手。
“在我们投票之前我有些话想要补充”
我叹了一大口气。
“关于BELLA所指的危险。。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过分担心。”
他的表情更“生动”了。他空着的那只手撑在闪闪发光的餐桌上，身体不断地向前倾

。
“你们想想”他边解释着边环顾着每一个人，“我那时候不想和ARO握手的理由实在太

多啦。有意见他们没想到，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他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
“哪一件？”ALICE尖声问道。我相信我的表情和她的一样怀疑。
“VOLTURI由于雄厚的实力显得太自信了。如果他们决定找谁，那当然不成问题。你

还记得DEMETRI吗？”他低下头了看了我一眼。我打了个寒战。他知道我的回答是肯定

的。
“他负责找人，那是他的天赋，也是他们收留他的原因。”
“现在，在我们和他们任何一人相处的时候，我努力搜寻他们脑中有利于我们的东

西，信息越多越好。因此我看到了DEMETRI的天赋是怎么施展的。他是个跟踪者——比

JARRES共鸣一千倍的跟踪者。他的能力跟我或是ARO所做的有些联系。他捕捉。。气味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本元？。。。是思想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跟着那个搜

寻。他可以在很远的距离施展。”
“但是在ARO做了一些小小的实验之后，恩。。。”ED耸了耸肩。
“你认为他找不到我。”我谈谈的说道。
他那么自以为是。“我很确定。他完全依靠于那些感觉。一旦这对你不起作用了

，他们就像瞎子一样。”
“那能解决一切吗？”
“太显然了。ALICE可以判断他们来访的时间，而我可以把你藏起来。他们一点辙

儿也没有。”他显得异常高兴。“那就好像在大干草堆里找稻草的碎屑一样！”
他和EMMETT交换了一下颜色，得意洋洋的笑了。
这毫无意义。“但是他们能找到你”我提醒道。
“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EMMETT大笑起来，穿过桌子走到他兄弟面前，伸出了拳头。
“完美的计划，兄弟”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说道。
ED伸出手臂，对上了EMMETT的拳头。
“不行”ROSALIE嘘了一声。
“绝对不行。”我附议。
“好主意：”JASPER看起来赞赏极了。
“简直是白痴”ALICE嘟囔到

ESME 不说话，只是一直瞪着ED。
我坐直了身子，大家都看着我。这是我的会议。
“好了。ED提出了另一种抉择供你们考虑。”我尽力沉着。“我们投票吧”
这一次我望着ED，我最好换一种方法去说服他。“你希望我加入你的家庭吗？”
他的眼睛如燧石般漆黑锋利。“不是以那样的方式。你必须保持人类的身份”
我马上点了点头，极力维持面部肌肉不扭曲，迅速地走开了。
“ALICE?”
“YES”
“JASPER?”
“YES”他这么严肃的回答，让我有点儿惊讶——我根本不期望会得到他肯定的表决—

—但是我抑制住了自己的反正走开了。
“ROSALIE?”
她犹豫着，紧紧咬着自己丰满，完美的下嘴唇。“NO”
我一脸茫然，稍稍转过头继续走，但她举起了双手，手掌冲前。
“让我解释一下”她为自己申诉。“我并没有厌恶你成为我妹妹的意思。只是。。。

成为吸血鬼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我希望曾经能有人为我自己投了NO”
我缓缓的点了点头，走到了EMMETT身边。
“该死，YES！”他笑了。“我们可以找到其他办法去对付DEMETRI”

当我看着ESME时仍旧为了刚才在做鬼脸。
“当然是yes了，BELLA。我早就想让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了。”
“谢谢你，ESME”当我走向CARLISLE时我小声说道。
我突然很紧张，希望我已经第一个问过他了。我知道这是最关键的一票，一票重于剩

下的大多数。
CARLISLE 没有看我。“ED”他说话了
“NO”他咆哮着，下颚不自然的绷紧，嘴唇愤怒的翻卷起来。
“这是唯一管用的一招”CARLISLE坚持着。你选择不和他生活在一起，但这不会影响

我的选择。”
ED甩开我的手，用力推向桌子。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和低沉的怒吼，他

大步走出房间。
“我猜你知道我的那一票了”CARLISLE叹了口气。
我的目光仍然追随着ED“谢谢”
突然，另一个房间里传来震耳欲聋的撞击声。
我有点儿担心，很快地说道“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谢谢你们对我的维护。我对你们也

一样。”说到最后，我禁不住哽咽了。
ESME像闪电般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她用冰冷的手臂抱住我。
“我最亲爱的BELLA”她低声的说。
我也抱住了她。从眼角的余光里，我看见ROSALIE一直在盯着桌子看，我突然意识到我

话可以被解释成两种意思。
“恩，ALICE”ESME一放开我我便说道。“你想在哪儿做这件事呢？”
ALICE盯着我，眼睛睁得老大老大，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不不不！”ED大声叫着，冲回了房间。我还没来得及眨眼，他就奔到了我面前

，怒气冲冲的冲着我后面喊道“你们都疯了吗？”他嚷嚷着，完美的脸因极度的愤怒

而扭曲了。“你们都没脑子了吗？！”
我低低的缩起了身子，使劲儿堵住了我的耳朵。
“恩，BELLA” Alice担心的插了一句，”我不认为我现在能做那个。我需要准备。。

。”
“你保证过的”我提醒她，在ED的手臂之下瞪着她。
“我知道，但是。。这事关重大，BELLA!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不杀掉你”
“你可以的”我鼓励她说“我信任你”
ED陷入一片怒火之中
ALICE快速的摇了摇头，看起来惊慌失措。
“CARLISLE?”我转过来看着他。
ED一只手扳回我的脸，强迫我看着他。另一只手伸向CARLISLE，手掌对着他。
CARLISLE像没看见一样。“我可以做到”他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真希望我能看见他的

表情。
“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会失去控制”
“听起来太棒了”我希望他能明白。ED抓住我的下颚，我很难把话说明白。
“等一等”这几个字像是从ED的牙尖儿里崩出来的“没有必要现在就做”
“没有理由不现在做啊”我艰难的吐出这句话。
“让我想一想”
“你当然能了”我愠怒地对他说“现在放开我”
他松开了我的脸，双手抱胸站在那儿。“两个小时之内，CHARLIE将会到这儿来找你，

我不想把警察牵涉在内”
“他们三个”但我皱起了眉头
这总是最困难的一部分。CHARLIE,RENEE,现在JACOB也进来了。我会失去他们，伤

害他们。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独自来承担着一些，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我作为人类会伤害他们更多。和我的亲近关系把CHARLIE一次又一次的

推向危险，而我把JAKE的敌人引到他的保护地让他的情况变得更糟糕。
还有RENEE——怕我的麻烦连累她，我甚至不能冒险去看望我自己的母亲。
我是一块麻烦的磁铁，而我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接受了它，我就必须保护好自己和那些我爱的人们，即使这迫使我不得不离开他们。

我要变得强大。
“为了那些剩余的小福利”。ED仍然从他那砂砾般的牙齿间蹭出这些话，但是现

在正看着CARLISLE“我建议我们推迟这个谈话，至少要等BELLA完成高中学业，并搬出

CHARLIE之后再说。”
“那是个合理的请求，BELLA”CARLISLE指出来。
我想到了CHARLIE早上睁眼之后的反应，如果——毕竟生活让他上周饱尝了逝去

HARRY的痛苦，而现在我又要让他承受我莫名其妙的失踪——他会看见我的空床的。

CHARLIE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只是要再过一段时间而已嚒。毕业也不远了。。。
我皱起嘴唇，“我会考虑的”
ED一下子放松了。他的下颚终于不再紧绷了。
“我或许应该带你回家了”他说着，现在镇定多了，但还是急着想要我离开这儿。
“以防万一CHARLIE醒来的很早”
我看了看CARLISLE。“毕业之后？”
“我向你承诺”
我深呼吸了一口，微笑着走向ED.“好吧，带我回家吧”
ED在CARLISLE来得及向我保证其他事情之前，一把抓起我，跑着奔出了房子。他

把我带回来了，因此我看不见客厅里的什么被撞坏了。回家的路上一直很安静，我为

我的胜利而感到小小的得意。当然，还有变成吸血鬼时的恐惧，但是我努力不去这一

部分。考虑这带来无论是身体上或是精神上的痛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不

到不得不面对的那一刻起我是不会再去思考它的。
当到达我家的时候，爱德华并没有停下，他直接冲上墙壁，瞬间便飞进我的窗

户。然后他把我的双臂从他的脖子上拉下来，我把安顿在床上。
本来我以为我很清楚他在想什么，但是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我吃惊了。不是愤

怒，而是在阴谋计划着什么。（爱德华啊爱德华啊，从你身上，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他在我黑暗的房间里来来回回无声的踱步，我越来越怀疑

的看着他。

“无论你在算计着什么，我都不会同意的。”我告诉他。
“嘘___，我正在思考。”
“噢___”我叹息道，重新躺下，拉起被子蒙在头上。
突然的，他毫无生息的出现在我身边。他拉开被子躺在我身边，伸手把我的头

发从脸颊边拨开，好看清我的脸。
“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你不要把脸遮起来。看不见你的脸颊，让我无法忍受。现在

…..来回答我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我及不情愿的问道。
“在这个世界上你想得到的东西，任何东西，这会是什么？”（。。。。。。。爱

德啊，你能间接点么？我真想翻译成：你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任何东西。= =#尊

重原著。）
我可以感觉到我眼中的怀疑：“是你”。
他立刻摇头：“你还没有拥有的东西。”（啊啊啊啊__________这就是爱德承认自

己已经是贝拉所有物了，5555555555我好难过。如果对我说的话。。。嘿嘿嘿。。。

。。做梦中。。。。。。。误扰。。。。。）我本来以为我很清楚他在想什么，但是当

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我吃惊了。那不是愤怒，而是在阴谋计划着什么的表情。他

在黑暗的房间里来来回回无声的踱步，我越来越怀疑的看着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正

在引导我走进他的陷阱，所以我很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我最后想到一个答案，是一个

真实的，又很可能做不到的答案。
“我希望。。。。。。。你来帮我转变，而不是由卡莱尔。”
我警惕的看着他的反应，更多的期望看到他的愤怒，就像刚才

在他家那时一样

。我很吃惊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算计着什么，思考着什么。

“你打算用什么来交换这个愿望呢？”

我不能相信我所听到的。我呆呆的看着他那镇定自若的脸，未加思索便回答“

任何事情。”

他温柔的笑了，嘴拢成一线：“五年？”

我的脸因愤怒和惊骇扭曲起来。

“你说了，任何东西的。”他提醒我。

“是那么说过没错。但是。。。。你可能会利用这个时间在耍写阴谋诡计。我不

得不趁热打铁，而且，至少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人类太危险了。所以除了这个的其他

任何事情。”

他皱了皱眉头：“那么三年？”

“不！”

“对你来说这个愿望也太不值钱了。”（娃哈哈哈哈，爱德你太可爱了。）

我知道我有多么期望能够由爱德华来转变我。不过我决定不能让他发现这一点，

这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我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脸“6个月如何？”

他翻了一下他的眼睛：“不够好。”

“那么一年？这是我的极限了”我说道。

“至少得给我两年。”

“绝不，十九岁我一定要转变，我决不能等到二十。如果你永远停留在你的十几岁，

那么我也要这样。”

他考虑了一分钟。“好吧！忘掉时间期限吧！如果你希望由我来转变你，你只需要答

应一个条件。”

“条件？”我的声音显得无力“什么条件？”

他的眼神非常谨慎，他慢慢说道“先嫁给我。”

我盯着他，等待着。。。。“好的。关键的部分呢？你怎么求婚？”（What’s the

punch line?直译：这个笑话的关键是什么？）
　　　他叹了口气：“贝拉，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刚刚就是在向你求婚，你却把

它当成笑话。”
“爱德华，请严肃一点。”
“我百分之百的严肃。”他盯住我，一脸严肃，看不出一点幽默。
“噢，拜托，”我歇斯底里的说“我只有十八岁。”
“当然，我已经快要一百一十岁了，是到我安定的时候了。”
我转过头盯住漆黑的窗外，试图控制住我的惊慌。
　　　“看，准确地说结婚并不在我的优先列表里，你知道吗？这对蕾妮和查理而言就

像死神之吻。”
“很有趣的说法。”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不要告诉我你害怕责任。”他的声音

中充满了怀疑，我知道他的意思。
“不是那样的”我避免作出正面回答。“我。。。。。害怕蕾妮。她会强烈地反对在

三十岁之前结婚的。”
“因为相对于结婚，她更希望你变成一个永生的吸血鬼。”他讥笑道。
“你是在开玩笑。”
“贝拉，如果你将婚姻的责任与用你的灵魂交换成为一个永生的吸血鬼这两件事对比

一下。。。”他摇了摇头，“如果你不够勇敢嫁给我，那么。。。。。。”（这文章

写得也太隐讳了，不过还能理解）。
“好吧”我打断他“如果我同意嫁给你呢？如果我现在就让你带我去Vegas(维加斯)呢

？三天之内我能变成吸血鬼吗？”
他笑了，牙齿在黑暗中闪了一下。“当然，”他说，他诱我摊牌“我

去开车。”
“该死。”我低声说，“我宁可给你十八个月。”
“不行”他笑着说“我喜欢这个条件”
“好吧。我毕业的时候让卡莱尔帮我转变吧！”
“如果你真的希望这样的话。”他耸耸肩，露出了天使的笑容。（==#绝对的魔鬼笑

容。）
“你简直不可理喻。”我叹息地说。“一个怪物。”
他笑了起来“这就是你不嫁给我的原因是吗？”（一！本来应该是咯咯的笑

了起来，我怎么也没办法把咯咯和爱德华连在一起，I am sorry 我忏悔。。。。。。

）
我又叹了一口气。他向我靠了过来，他那黑夜般的眼睛融化了、烧毁了、粉碎了我的

注意力。（你敢再用多点形容词不？）
“拜托，贝拉？”他轻声地说道。（哦，breathed ，我撞墙。。。。）
我一度忘记了怎样呼吸。当我恢复的时候，我快速的摇了摇我的头，想让迷糊的

头脑变得清醒起来。
“如果我现在手上拿着戒指是不是会变得更好一些？”
“不！不要戒指！”我几乎要大叫起来。（吼吼，你不要就给我——）
“这就表示你答应了。”他低声耳语。
“噢——”（狼狈时发出的喊声，凭自己想象了，欢迎踊跃试词）
“查理要起床了，我最好离开。”爱德华温顺的说道。（噢——NONO Charlie,my

nightmare）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观察了一会我的表情，“如果我藏到你的衣柜里，是不是很孩子气？”
“不。”我低声的恳求“留下来，拜托。”
爱德华笑了一下，接着消失了。
我激动的在黑暗中等待查理来查探。爱德华清楚地知道查理的

一举一动，我敢

打赌奇袭也是策略的一部分。当然我仍可以让卡莱尔帮我，但是现在他让我知道了有

一个机会可以让爱德华自己亲自转变我，我强烈的期望他能这样做。他真是个狡猾的

家伙。
我的门啪的一声打开了。
“早上好，爸爸”
“噢，嘿。贝拉”听起来被撞个正着，让他觉得很尴尬。“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

“恩。我只是一直在等你醒来呢，这样我就能冲一澡了”
我说着开始起床。
“等等”查理说着打开了灯。我有点儿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明亮，并小心翼翼地回避

着壁橱。“让我先谈个几分钟吧”
我禁不住吓坏了，脸部肌肉顿时扭曲。我早该和ALICE要个更好的理由的。
“你知道你惹上麻烦了”
“是的，我知道。”
“我过去那三天都快要疯了：我从HARRY的葬礼上回来，而你却不见了。JACOB只

能告诉我你和ALICE CULLEN一起跑了，他想你是遇到麻烦了。你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也没给我留个号码。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或者什么时候——或者是不是——你回来了

。你知道怎么。。怎么”他说不下去了，呼吸突然急促，来回走动起来。“你能给我

个理由不让我把你再送到JACKSONVILLE吗？”
我蹙起了眼睛。这不是在威胁我吗？这是场你来我往的比赛。我坐起来，揪过被子裹

住自己。“因为我不想去”

“现在只有一分钟，年轻的女士——”

“看吧，爸爸。我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全部责任，你当然有权利尽你所能的

追究我。我也会努力做好所有的家务，洗好所有的衣服，端上可口的饭菜直到你认为

我得到应有的教训了。如果你想赶我走，那也是你的权利。——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会

去FLORIDA。”

他的脸变成了亮红色，开口前大大的吸了几口气。

“你愿意说说你去哪儿了吗？”

哦，废话。“有个。。紧急事件。”

他抬起了眼，还在期望我天花烂坠的解释。

我鼓起腮帮，吹出声音来。“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什么，爸爸。这看上去更像一

个误会。他说，她也说。然后就失控了。”

他不相信的等着。

“恩。。ALICE告诉了ROSALIE我跳崖的事。。”我尽力争取让这奏效，好让它听

起来尽可能的接近事实以防我那可怜的撒谎技巧和我的理由自相矛盾。但我还没继续

说呢，CHARLIE的表情就提醒了我他还不知道跳崖的事呢。

该死。就好像我还没有祝酒。（？？？？？as if I wasn’t already toast不知道什

么意思的说）

“我猜我还没有来的及告诉你呢”我快窒息了。“没什么。就是到处闲逛，和

JAKE一起游游泳。总之，ROSALIE告诉了ED，他很不安。有点意外的，这听起来像是我

要自杀之类的。他的电话打不通，所以ALICE拖着我去。。。洛杉矶，解释一下。”我

耸了耸肩，打心眼里希望他不会分心于我的什么疏漏，错过了我精彩

的解释。
CHARLIE的脸像是冻住了。“你在哪准备自杀，BELLA?”
“不是，当然不是了。只是和JAKE开的一个玩笑。跳崖潜水。LA PUSH的孩子们

整天都在做这个。就像我说的，没什么。”
CHARLIE的脸涨红了——被狂怒从冰点烧到了沸点。“这和EDWARD CULLEN有什

么关系吗？”他吼道。“这段时间，他把你撂在这儿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打断了他。“另一个误会”
他的脸又红起来了。“因此他之后回来了？”
“我不确定具体的计划是什么。我想他们都是。”
他摇了摇头，额上青筋暴起。“我想让你离他远一点儿，BELLA。我不信任他。

他对你来讲像毒药一样。我不能让他再像那样把你弄的一团糟。”
“好吧。”我干脆的回答了他。
CHARLIE来回搓着鞋跟。“哦”他有那么有那么几秒很困惑，之后吃惊的大呼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会很难做的。”
“我是的”我直直的盯着他的眼睛。“我指，好吧，我会搬出去。”

他的眼球都快胀出来了，脸色阴沉下来。我开始有点儿担心他的健康，自己是不

是决定的太仓促了。他不比HARRY更年轻。。。
“爸爸，我不想搬出去”，我换了一种更柔和的语气。“我爱你。我知道你很担心，

但你必须信任我。如果你想留下我，那你就得容得下ED.你还希望我住在这儿吗？”
“那不公平，BELLA。你知道我多么向你留下来。”
“那就对ED好点儿，因为我在哪，他在哪。“我自信的说道，仍然坚持着我的信仰。
“不能在我家”CHARLIE发火了。
我重重的叹了口气。“你看，我不准备在今晚就给你下最后通牒——或者我想这个早

晨。好好考虑几天吧，好吗？但是你一定要记住ED和我是密不可分的。”
“BELLA_”
“好好想想”我坚持道。“在你思考的时候，能给我一点儿私人空间吗?我的确得

洗个澡。” CHARLIE的脸变成了奇怪的酱紫色，但是他还是离开了，并重重地关上了

们。我听见他砰砰下楼的声音。我甩开了被子，ED已经坐在摇晃的椅子上了，就好像

他从未离开过一样。
“抱歉”我小声说道。
“我做的远比这要糟的多”他小声嘟囔着。“别再为了我和CHARLIE争论任何事了，求

你。”
“别担心了”我边整理东西，边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低低告诉他。“事实上我会据

理力争的，而且绝不会过分。或者，你是打算告诉我我没有地方可去吗？”我故意惊

恐的瞪大了眼睛。
“你要搬进一个都是吸血鬼的房子吗？”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那儿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另外。。“我偷偷的笑

了。“如果CHARLIE将我扫地出门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等到毕业了吧，是吧？”
他的下颚又绷紧了。“这么迫切的想要那个永久的诅咒”他喃喃说。

“你知道你并不真是那么想的”
“哦，我不是吗？”他有些生气了。
“你不是的”
他愤怒的瞪着我，张开嘴准备说什么，但被我打断了。
“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已经丢掉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当我在VOLETTA那儿找到你时，你

会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以为我们都死了。但是你没有—

—你说你很惊讶

。CARLISLE是对的”我洋洋得意的提醒他，“不管怎么说，你还抱着一线希望。”
第一次，ED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我们都是有希望的，对吗？”我继续教唆他（哦哈哈）“不是那样的。如果

有你的陪伴，我根本不需要天堂。”
他慢慢的站起来，一只手拂过我的脸颊，深情的望着我的眼睛。“直到永远”在些许

震惊的见证下，他向我盟誓。
“那是我期冀的全部”我说着，微微踮起脚尖，吻上了他的唇。

25章　尾声

几乎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那些善良的吸血鬼们也一如往常——比我预想的

快。医院热烈欢迎卡莱尔的归来，毫不掩饰他们的欣喜——埃斯梅并不太喜欢洛杉矶

的生活。多亏我不在的时候误掉的微积分考试，ALICE和ED比我以前更期盼毕业了。突

然之间，大学成了重点（大学仍是B计划，以防万一ED动摇了我毕业后由CARLISLE转变

的想法）。我已经度过了许多个最后期限，但是ED每天都有一大堆的申请表格让我填

。他已经投递了哈佛大学，因此由于我的拖延，我们可能明年都要以在半岛社区学院

而告终的事没有让他烦恼。
CHARLIE对我并不满意，也不愿和ED说话。但至少ED被允许——在我的探访时间内——

再次出现在房子里了。在那之外就不行了。
学校和工作是唯一的例外，教室里那些沉闷呆笨的黄色墙壁在过去不可思议的吸引着

我。这和曾经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有很大关系。
从年初开始，我就幻想着ED还和以前一样继续他的日程安排，出现在我大多数的课堂

上。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就这么做了。自从CULLENS搬到了洛杉矶，当然是假的了，我

身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着。即使是见缝插针的MIKE也和我保持了一定距离。随着ED的归

来，过去的那八个月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几乎是。但也不绝对。一则我受到了软禁；（不太明白）另一则，在秋天之前，我还

不是JHACOB BLACK最好的朋友。因此，当然了，我至少没有错过他。
我多数在晚上打那些电话，就在ED被赶走之后——迅速的在酒店被严厉而又愉快的

CHARLIE赶走——赶在CHARLIE睡觉之后ED从窗户溜回来之前。我挑好时间打那些无用

的电话是因为我注意到每次我提到JACOB时，ED总会很敏感，有点不情愿，并且总是小

心翼翼的。。。或许甚至时生气了。我猜他和狼人之间都有成见，尽管他不是JACOB所

想的“鲜血猎食者”。
因此，我基本上不提JACOB.
有ED陪伴的时候，我很难想起不开心的事——即使我曾经最好的朋友此刻正因为我而

闷闷不乐。当我确实想起JAKE时，我经常为我对他的遗忘感到内疚。童话故事重现了。王子归来，咒语被解除了。我不太清楚我能为过去的留念做些什么

而犹豫不决。在那之后他的快乐从何寻起呢？
几周过去了，JACOB还是不回我电话。我越来越担心他了。就像是我身后滴答作响的水

龙头，我既关不了，也不是无视他。嘀嗒，嘀嗒，
JACOB,JACOB,JACOB.
因此，尽管我不怎么提JACOB,但有时我却按捺不住沸腾了的失望和焦虑。
“这是不礼貌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ED打断了我的工作，我大声的朝他发泄。乱

发脾气显然要比内疚容易的多。“实在是太无礼了！”
我的花样层出不穷，期待着一个不一样的反应。这次我在JAKE工作时找他，得到的又是

一个为难的BILLY.
“BILLY说他不想和我说话”我气坏了，凶狠狠的盯着雨渗下车窗。
“他就在那儿，只要走三步就能拿起电话！平常BILLY只会说他不在或是在忙或是睡觉

或是别的什么。我是说，不是我不知道他在对我说谎，但至少这还算是个礼貌的处理

方式。我猜连BILLY现在都讨厌我了。这不公平！”
“不是你，BELLA”ED安静的说道。
“没有人讨厌你”
“你试试”我嘟囔着，双手环在胸前。这是个顽固的姿势。现在那儿没有洞——我几

乎要忘记空洞洞的感觉了。
“那太蠢了。他知道你不。。。喜欢其他吸血鬼”

“还是有个好理由来保持距离”
我茫然的望着挡风玻璃外，只能看见JACOB的脸，躲在我厌恶的那张仇恨的面具内。
“bella，我们自己决定命运”ED平静的说着。“我可以控制自己，但是我确定他可以

。他还年轻。这很可能转变成一场战争，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阻止它，在我还没伤—

—”他顿了顿，接着快速的继续“在我还没伤害他之前。你会不开心的。我不想看到

那发生。”
我想起了JAVOB在厨房说过的话，我能听见那些字母在他沙哑的喉咙里久久的回荡着。

我不确定我有一幅好脾气去处理那个。。。你可能不会喜欢我杀掉了你的朋友。但是

他能够处理，那次。。。
“EDWARD CULLEN”我低声说道。“你会考虑说‘杀掉他’吗？你会吗？”
他的视线离开了我，望向雨中。在我们面前，我没注意到的红灯变绿了。他再次发动

了车子，行驶的很缓慢。不是他平常的行驶方式。
“我会试着。。。非常努力。。。不去那么做”他最后还是说了。
我的嘴微张着盯着他，但是他一直直视着前方。我们在路边停了下来。
猛然之间，我想起来当ROMEO回来时巴黎发生了什么。舞台上的指示一目了然：他们开

战了。巴黎沦陷。
但是那很荒谬。不可能的。
“好”我深深地吸一气，摇了摇头，想把这些事情从脑中驱散，“那样的事情永远不

会发生，所以没有理由去担心这个。你知道查理现在在盯着闹钟看时间吧。你最好快

点把我送回家，免得惹上更多的麻烦。”

暮光之城-新月（下）

我抬头望向他，淡淡地笑了一下。
每一次我看到他的脸，那张完美到不可思议的脸庞，我的心都会更加剧烈的跳动（直

译：我的心脏在我的胸膛里猛烈的健康的跳动,我撞墙ing，英文怎么这么繁琐，心跳

加速就加速贝，）。这一次比平常的速度还要快一点，我很欣赏他平静如塑像般的脸

上的表情。
“你已经有大麻烦了，贝拉。”他嘴唇一动不动地低声说道。
我靠过去，抓住他的手臂，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我不知道我期望看到什么，没准

维多利亚正站在路中央，她火红的头发在风中飞舞。或者是一排黑色的长斗篷，。。

。。。或者一群愤怒的狼人。但是我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深吸一口气“查理。。”
“我爸爸？”我尖叫道。
这个时候他低头望向我，他的表情很平静，这使我稍微安心一点。
“查理。。。。很可能不会杀了你，但是他正在考虑要不要这么做。”他告诉我。他

重新发动车子向我家开去，但是他顺着街道开过了我家的房子，然后停在了树林边处

。
“我做了什么？”我气喘吁吁的说。
爱德华看向查理的房子。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然后注意到了挨着巡逻车停在车道边

上的东西，发亮，亮红，很引人注意，让人无法忽视。我的摩托车，正停在车道上招

摇。爱德华说查理准备杀了我，所以他肯定知道这辆摩托车是我的，而出卖我的人只

能有一个。

“不—”我愤怒地叫道，“为什么？为什么雅各布要这样对我？”这种被背叛的打击

刺痛了我的全身。我心里是如此的信任雅各布，信任到把每一个秘密都告诉他。他就

好像是我安全的避风港，是一个我可以一直依赖人。当然，虽然现在的情况改变了，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感情奠定的基础变了，我不觉得这基础是可以改变的。
我到底做了什么要受到这处罚呢？查理将会变得很疯狂，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受到伤

害，为我感到担心。难道现在他需要处理的事情还不够多吗？我真无法相信杰克怎么

可以如此的卑鄙，低劣。我的眼中含着泪水，但这不是伤心的泪水。我被背叛了，这

突如其来的愤怒，使我头上青筋暴起，好像要炸掉了一般。
来晚了
“他还在那儿吗？”我不满的发出嘶嘶声。
“恩，他在那儿等着我们”，ED朝那条把森林边界一分为二的蜿蜒小路点了点头。
我跳出了车，扑向树林，双手紧握成拳准备来个致命一击。
为什么ED总是比我快这么多呢？
他在我成功之前拦住了我的腰。
“让我走！我要杀了他！叛徒!”我对着树林的那一边大吼。
“CHARLIE会听见的“ED警告我。“一旦让他逮住了你，他很有可能会把门用砖给封了

的”
我本能的回头瞄了一眼房子，貌似我只能看见光亮的红色脚踏车。我看见了红色。我

的头又胀了起来。
就让我和JACOB斗一次，之后CHARLIE我会处理的”我无力的挣扎着。
“JACOB BLACK想见我。所以他还在那儿。”
这停止了我的愤怒——没有我的战争。我的手一下子软了下来。他们开战，巴黎沦陷

。
我陷入一种暴怒中，但不是那样的暴怒。
“谈话？”我问道。
“差不多吧”
“还有呢？”我的声音颤抖着。
ED拿掉了遮在我脸上的头发。“别打新，他不是来和我开战的。他扮演着。。。那个

群体里发言人的角色。”
“哦”
ED又看了一眼房子，紧紧搂着我的腰把我拖进了树林，“我们得快一点儿。CHARLIE越

来越不耐烦了”
我们不用走的很远，JACOB就在路那头不几步的地方等着。他倚在一棵长满青苔的大树

上，僵硬的脸上写满愤怒，我就知道是这样。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ED.JACOB拉长嘴

，生硬的嗤笑了一声，耸了耸肩站直了身子。他光着脚，向前倾着身体，握紧的拳头

微微颤抖着。他比上一次我们见面时更强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不可能的是，

他仍然在生长。如果他们站在一起，JACOB会比ED高一些的。
我们一看到他，ED就不再前进了，在我们和JACOB之间留下很宽一段距离。ED转过来，

把我挡在身后。我歪着身子盯着JACOB——用我的眼神指责他。
我本以为看见他那让人讨厌的，愤世嫉俗的表情只会让我更生气。事实上，这反而让

我想起上一次见他时他脸上的泪水。在我盯着JACOB时，我的愤怒被减弱着，犹豫着。
“BELLA”JACOB盯着ED，向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为什么？”我小声嘟囔着，尽力想隐藏我嗓子里结了块的声音。“你怎么能这么对

我，JACOB?”
嗤笑不见了，但他的脸仍然很僵硬。“这是最好的办法”
“那是什么意思？你想让CHARLIE掐死我吗？还是你想让他心脏病突发就像HARRY那样

？不管你对我多么愤怒，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呢？”
JACOB退了一步，眉毛都拧到一块了，但他没有回答。
“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他只想你被看起来，这样你就不准再和我在一起了”ED嘟囔

着，说出了JACOB不会说的想法。
JACOB又一次瞪着ED，眼睛里迸发出厌恶的火星。
“AW，JAKE!”我抱怨道“我已经被看起来了！你认为为什么你不接我电话，而我不去

LA PUSH敲你屁股呢？”
JACOB的眼睛闪着光看向了我，第一次露出困惑的表情。“那是为什么？”他问道，收

紧了下颚，像是为他所说的话道歉。
“他认为是我不让你去，不是CHARLIE”ED又解释道。
“别说了”Jacob打断了他
ED没回答。
JACOB立刻颤抖起来，来回磨着锋利的牙齿就像他的拳头一样坚硬。
“BELLA 没有夸大

你的。。。能力”声音从他牙缝里蹦出来。“那你已经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了”
“是的”ED温和的说道。“但是，在你开始之前，我需要说几句”
JACOB等待着，咬紧牙齿，捏紧拳头，极力的控制着手臂自上而下的颤抖。
“谢谢你”ED，他的声音在跳动，露出十分的诚意。“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感激。

我应该将我之后的。。。存活归功于你。”
JACOB 茫然的看着他，在巨大的惊讶之中，颤抖停止了。他飞快的瞥向我，但我的脸

上尽是神秘。
“因为你让BELLA继续活下去”ED澄清了，他的嗓音粗糙而热情。“在我。。没做到的

时候”
“ED——”我开始说话，但他举起了一只手，眼睛看着JACOB。
JACOB恍然大悟，随即又戴上了僵硬的面具。“我不是为你做的”
“我知道。但是那不能抹去我的感激。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如果在我能力范围内有什

么能为你做的。。。”
JACOB挑起了一道黑眉。
ED摇了摇头。“那不在我能力范围内。”
“那在谁的？”JACOB怒吼着。
ED低头看着我。“她的。我是个聪明学生，JACOB BLACK，我不会再犯第二次相同的错

误。我就在这儿直到她赶我走。”
我瞬间沉浸于他金眸的凝视中。我错过的谈话并不很难理解。JACOB唯一想从ED那儿要

走的就是他的离开。
“永远不会”我耳语道，仍然忘情的陷在ED的眼睛里。
JACOB干咳了一声。
我不情愿的离开了ED的凝视，转而皱眉看着JACOB。“你还需要什么，JACOB？你想要

我陷入困境——你的目的达到了。CHARLIE或许会把我送进军事学校。但那不会分开我

和ED.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分开我们。你还想要什么呢？”
JACOB一直盯着ED。“我只想要提醒你的鲜血猎食者朋友注意他们签署了的协定中的一

些关键。协定中唯一阻止我们咬破他喉咙的东西就是现在。”
“我们没忘”ED在我询问的同时答道。“什么关键？”
JACOB仍然瞪着ED，但他回答了我。“协定很具体。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咬了一个人

类，协定就终止了。咬，但不杀死”他强调着。最后，他看着我，眼睛冷冷的。
我只用了一秒就领会了差别，之后我的脸像他的一样冷。
“那和你无关”
“地狱它——”他像是设计好似的噎住了。

我不期盼我草率的话引起了这么强烈的反应。抛开他的警告，他一定不知道。我一定

以为警告只是一个防备。他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想相信——我已经决定了。我是真

的打算成为CULLEN家的一份子。
我的回答引起了JACOB的痉挛。他捏紧拳头抵住太阳穴，紧紧闭住眼睛，缩成一团儿，

尽力控制着。褐色的皮肤下，他的脸变成了病黄绿色。
“JAKE?你还好吗？”我焦虑的问道。
我朝他走了半步，之后ED抓住我把我揪回到他身后。
“小心！他失去控制了”他警告我。
但是JACOB好像又抑制住自己了，只有手臂还在颤抖。他沉下脸极度厌恶的对着ED．“

饿。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我和ED都留心到了音调变化和包含之内的谴责。ED发出低低的嘘声。JACOB条件反射的

捏紧拳头。
“BELLA！”CHARLIE的咆哮声从房子那边传来。“你立刻给我回来！”
我们都冻住了一样，沉浸在那之后的寂静中。
我第一个张嘴，哆哆嗦嗦的说道“该死”
Jacob暴怒的表情缓和了一些。“我很抱歉”他嘟囔着。“我必须尽我所能。。我不得

不试着。。”
“谢谢”我声音中的战栗变成了讽刺。我盯着小路，有一点儿希望CHARLIE像一只狂躁

的公牛般快速地穿过那些潮湿的蕨类。我会是那面红旗的。
“还有一件事”ED对我说道，之后看看JACOB“我在我们的便捷里找不到VICTORIA的踪

迹。你们呢？”
JACOB一想到，他就知道答案了。但是 JACOB还是说出了回答。“VICTORIA上次出现是

在BELLA。。。离开的时候，我们让她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我们缩小了包围圈，想

要埋伏她——”
冰冷的感觉侵蚀了我的脊梁。
“但她就像只地狱里的蝙蝠一样消失了。我们能够辨认出，她寻着你的小妹妹的气味

逃脱了。她再也没接近过我们的领地。”
ED点点头。“如果她再回来，就不会是你们的麻烦了。我们会——”
“她在我们的地盘上杀人”JACOB不屑的说道“她是我们的！”
“不——”我既是拒绝也是声明。
“BELLA!我看见他的车了，我知道你出去了！如果你在一分钟之内不回家。。！”

CHARLIE没能完成他的威胁。
“我们走”ED说。
我回头看着JACOB，泪水奔涌而出。我还能再看见他吗?
“对不起”他的声音这么低以至于我不得不读他的唇语才能理解。“再见，BELLA”
“你保证过的”我拼命的提醒他。“还是朋友，对吗？”
JACOB慢慢的摇着头，我嗓子里的结块几乎要使我窒息。
“你知道我要遵守那个保证有多难吗。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保持了。不是现

在。。。”他努力保持着自己那张僵硬的面具，但是它如此脆弱，随后就消失了。“

我会想你的”他念道。他一只手伸向我，手指张着，似乎他希望它们够长能够穿越我

们之间的距离。
“我也是”我啜泣着,手也伸向他。仿佛我们被联系在了一起，他的痛苦也缠绕着我。

他的痛苦，我的痛苦。（真不愿意翻译这段。。以为自己许仙和白娘子呢！狂吐！！

！）
“JAKE。。”我迈向他，张开双臂想抱住他的腰，抹去他脸上的痛苦。（更恶了。。

。忍无可忍）ED再一次把我拉开，他更像在阻止而不是保护。
“没关系的”我向他保证，用信任的眼神抬头望向他，想读懂他脸上的表情。他会理

解的。他的眼神我读不懂，他的脸上没有表情，那么冰冷。“不，不可以”
“让她走”JACOB咆哮着，又一次狂怒起来。“她想！”他大大向前跨了两步。一种期

待闪过他的眼睛。他的胸膛不停起伏，颤动着。
ED把我推到他身后，旋转着面对JACOB。
“不！EDWARD!” “ISABELLA SWAN!”
“过来，CHARLIE要气疯了！”我惊慌失措的喊道，但并不是因为CHARLIE.“快点！”
我用力拖着他，他稍微放松了一点儿。他慢慢把我拉回去，边撤退边盯着JACOB。
JACOB怒视着我们，脸上充满仇恨。他眼中的期待消退了，在我们消失于森林之前，他

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绝望的痛苦。
我知道望向他的最后那一眼会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我再次看到他的笑容。
而就在那儿我发誓我要看到他的笑容，越快越好。我要找到办法留住我的朋友。
ED一直紧紧搂着我的腰，我们如此靠近的贴在一起。那是唯一的武器，把我的泪锁在

了眼睛里。我有一些很难缠的麻烦。
我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我的敌人。
VICOTORIA仍然在逃，把我爱的每一个人都推入危险之中。
如果我不尽快成为一个吸血鬼，VOLURI会杀了我。
而现在看起来如果我那么做了，QUILEUTE的狼人会亲手做这项工作——顺便杀掉我未

来的家人。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有任何机会，但我最好的朋友会在这样的企图中被杀掉

吗?
非常难缠的问题。那为什么当我们冲出了最后一个树，看到了CHARLIE酱紫色脸上的表

情时，这一切都突然变得没有意义了呢?
ED温柔的挤了下我。“我在这儿”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那是事实。ED就在这儿，用他的手臂搂着我。
我可以面对任何真实存在的事情。
我挺了挺肩，阔步走向我的命运，和我命中注定的那位一起。

暮光之城2　新月　　完结